

广志绎 明 王士性

●自序

余已遍海内五岳与其所辖之名山大川而游，得文与诗若干篇记之矣。所不尽于记者，则为《广游志》二卷，以附于说家者流。兹病而倦游，追忆行踪，复有不尽于《志》者，则又为广志而绎之，前后共六卷。书成，自为叙曰：夫六合无涯，万期何息，作者以泽，量非一家。然而言人人殊，故谈玄虚者，以三车九转，而六艺之用衰；综名实者，尚衡石铸刑书，而结绳之则远；揽风雅者，多花间草堂，而道德之旨溺；传幽怪者，喜蛇神牛鬼，而布菽之轨殊。无惑乎枘凿不相入，而事本末未易言也。余志否否。足版所到，奚囊所余，星野山川之较，昆虫草木之微，皇国策、里语方言之曠，意得则书，懒则止，榻前杖底，每每追维故实，索笔而随之。非无类，非无非类；无深言，无非深言。稗氏之家，其且有取于斯乎？总以六卷次之，一、方輿崖略，二、两都，三、江北诸省，四、江南，五、西南，六、四夷辑。夫夷也而独系之以辑何？盖天下未有信耳者而不遗目，亦未有信目者而不遗心，故每每藉耳为口，假笔于书。余言否否，皆身所见闻也，不则，宁阙如焉。敢自附于近代作者之习乎哉？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，猥以辑云尔矣。

万历丁酉中秋日，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恒叔识。

●卷一 方輿崖略

方輿广矣，非一耳目、一手足之用能悉之崖略者，举所及而识其大也。昔人有言：“州有九，游其八。”余未入闽，庶其近之哉。

僧一行谓：“天下河山之象，存乎两戒。北戒，自三危、积石，负终南地络之阴，东及太华，逾河并雷首、底柱、王屋、太行，北抵常山之右，乃东循塞垣，至貂、朝鲜，是谓北纪。所以限戎狄也。南戒，自岷山、朶豕，负地络之阳，东及太华，连商山、熊耳、外方、桐柏，自上洛南俞江、汉，携武当、荆山至于衡阳，东循岭徼，达东瓠、闽中，是为南纪。所以限蛮夷也。故《星经》谓：‘北戒为胡门，南戒为越门。’河源自北纪之首，循雍州北徼，达华阴，而与地络相会，并行而东，至太行之曲，分而东流，与泾、渭、济渎相为表里，谓之北河。江源自南纪之首，循梁州南徼，达华阳，而与地络相会，并行而东，及荆山之阳，分而东流，与汉水、淮渎相为表里，谓之南河。”观此则南北山脉皆会于太华。

古今疆域，始大于汉，最阔于唐，复狭于宋，本朝过于宋而不及于唐。江南诸省，咸自汉武帝伐南越始通中国，而闽越、瓠越、于越以次归附；西粤则其西路进兵之地也。唐全有汉地，分天下为十道、十五采访使，南北万里，东西万七千里，州府三百五十八，县一千五百五十一，又有通四夷羈縻路，一曰

营州，入安东；二曰登州，海行入高丽、渤海道；三曰夏州，塞外通大同、云中道；四曰中受降城，入回鹘道；五曰安西，入西域道；六曰安南，通天竺道；七曰广州，通海夷道。故东至安东，西至安西，共府州八百五十六。宋北失燕、云、山前、山后十五城于辽；西北失银、夏、灵、盐四城，甘、凉、鄯、廓七城于元昊；西失松、叠十一城于羌；西南失滇云全省于段氏。本朝北弃千里之东胜，南弃二千里之交趾，东北弃五百里之朵颜三卫，西北弃嘉峪以西二千里之哈密。若元人兼有沙漠，六朝偏安江左，其广狭又不在此内。

江南佳丽不及千年。孙吴立国建康，六代繁华，虽古今无比，然亦建康一隅而止，吴、越风气未尽开也。盖萑苇泽国，汉武帝始易暗{勿月}而光明之，为时未几。观孙吴治四十三州十重镇，并未及闽、越，特附于宣州焉已。晋分天下十九州，吴、越、闽、豫通隶扬州。唐分十二道，一、江南东道，遂包升、润、浙、闽，一、江南西道，遂包宣、歙、豫章、衡、鄂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？至残唐，钱氏立国，吴越五王继世，两浙始繁。王审知、李分据，八闽始盛。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，江南始居其八焉，曰两浙，曰福建，曰江南东，曰江南西，曰荆湖北，曰荆湖南，曰广南东，曰广南西，而川中四路不与焉。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，正当全盛之日，未知何日转而黔、粤也。

天下赋税，有土地饶瘠不甚相远者，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殊。想国初草草，未归一也。其后，遂沿袭之。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，姑苏之辖一州七县，毋论所辖，即其地广已当苏之五，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，而真定止十一万七千石。然犹江南江北异也。若同一江北也，如河间之繁富，二州十六县，登州之贫惫，一州七县，相去星渊，而河间止粮六万五千，登州乃粮二十三万六千。然犹别省直异也。若在同省，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，比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，易知也，而汉中粮止三万，临洮至四十八万。然犹各道异也。若在同道，顺庆不大于保宁，其辖二州八县，均也，而顺庆粮七万二千，保宁止二万。然犹两郡异也。若在共邑，则同一南充也，而负郭十里，田以步计，赋以田起，二十里外，则田以亩量，不步矣，五十里外，田以约计，不亩矣。官赋无定数，私价亦无定期，何其悬也。惟是太平之时，民少壮老死，祖孙代易，耳目相安以为固然，虽有贫富轻重不等，不自觉耳。

东南饶鱼盐、亢稻之利，中州、楚地饶渔，西南饶金银矿、宝石、文贝、琥珀、朱砂、水银，南饶犀、象、椒、苏、外国诸币帛，北饶牛、羊、马、骡、戎毡，西南川、贵、黔、粤饶便楠大木。江南饶薪，取火于木，江北饶煤，取火于土。西北山高，陆行而无舟楫，东南泽广，舟行而鲜车马。海南人食鱼虾，北人厌其腥，塞北人食乳酪，南人恶其膻，河北人食胡葱、蒜、薤，江南畏其辛辣。而身自不觉。此皆水土积习，不能强同。

潼关，陕西咽喉也，称直隶潼关，而考核属屯马直指。颍州，南直辖也，而颍州以隶河南。晃州以西，贵州地也，而清浪、偏桥以隶湖广，黄平以隶四川。五开，楚辖也，而黎平以隶贵州。此皆犬牙相制，祖宗建立，自有深意。

江西建昌县不立于建昌府而立于南康，南康县不立于南康府而立于南安。又，吉安有永丰，广信又有永丰，至于安仁、崇仁，安义、崇义，南昌、新昌、都昌、瑞昌、广昌、建昌、会昌，万年、万载、万安之类。立县之初，山川乡镇尽可采用，何必重叠乃尔。南直太平县亦不立于太平府而立于宁国，福建建宁县亦不立于建宁府而立于邵武。至于天下称太平、永宁者，南直太平府，广西又太平府、太平县，台州府、宁国府、平阳府又皆有太平县。云南永宁府，贵州永宁州，吉安府、河南府、隆庆州又皆有永宁县。铨选考课者最不便之。

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。余以戊子典试于川，询之藩司，库储八百万，即成都、重庆等府，俱不下二十万，顺庆亦十万也。盖川中俱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，浙中天下首省，余丁亥北上，滕师少松为余言：“癸酉督学浙中，藩司储八十万，后为方伯，止四十万，今为中丞，藩司言，今不及二十万矣。”十年之间，积储一空如此。及余己丑参藩广右，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，询之，则云，浙藩今已不及十万藏也。广右亦止老库储银十五万不启，余止每岁以入为出耳。余甲午参藩山东，藩司亦不及二十万之储。庚辰入滇，滇藩亦不满十万，与浙同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。今太仓所蓄，亦止老库四百万余，有事则取诸太仆寺。余乙未贰卿太仆时，亦止老库四百万，每岁马价用不足，则取之草料。盖十年间东倭西孛，所用于二帑者过二百余万故也。国初，府库充溢，三宝郑太监下西洋，赍银七百余万，费十载，尚剩百万余归。盖乘元人所藏。而元时不备边，故其充溢至此。可见今闾阎疲惫，去于边费为多。

江北山川彝旷，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，江南山川盘郁，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，如浙之余姚、慈，闽之泉州，楚之黄州，蜀之内江、富顺，粤之全州、马平，每甲于他郡邑。然文人学士又不拘于科第处，尝不择地而生。即如国初，刘伯温以青田，宋景濂以浦江，方逊志以宁海，王子充以义乌，虽在江南，皆非望邑。其后，李献吉以北地，何大复以信阳，孙太初以灵武，李于鳞以历下，卢次便以濮阳，皆在江北。然世庙以来，则江南彬彬乎盛矣。

天下马头，物所出所聚处。苏、杭之币，淮阴之粮，维扬之盐，临清、济宁之货，徐州之车骡，京师城隍、灯市之骨董，无锡之米，建阳之书，浮梁之瓷，宁台之鲞，香山之番舶，广陵之姬，温州之漆器。

中国两大水，惟江、河横络腹背。河受山、陕、河南、半南直四省之水

，江亦受川、湖、江西、半南直四省之水。河口塞外，经五千里方入中国，甚远。而江近发源岷山。□至入海处，河委于一淮而足，而江尾阔至数十里也□。盖江、河所受之水，中以荆山为界。荆山以北，高□燥涸，水脉入地数十丈，无所浸润，又大水入河，止汾、渭、洛三流耳，涑、淮、沂、泗皆不甚大，又止夏月则雨溢水涨，故其流迅驶，而他月则入漕，故河尾狭。荆山以南，水泉斥卤，平于地面，时常涌泛不竭。又自塞外入水二，曰在渡河，曰丽江，自太湖千里延袤入者二，曰洞庭，曰彭蠡，自诸泽藪入者不计，曰七泽，曰巢湖，曰淮、扬诸湖之类，其来甚多，而雪消春涨，江首至没滢，高二十丈。江南四时有雨，霪潦不休，故其流迂缓而江尾阔。江惟缓而阔，又江南泥土黏，故江不移；河惟迅而狭，又河北沙土疏，故河善决。若淮近日明让为河委，济自新室暗入于河中，虽均称四渎，实非江、河比也。

黄河九曲，杨用修谓其说出《河图象纬》。其谓：“河导昆仑山，名地首，上为权势星，一曲也；东流千里至规其山，名地契，上为距楼星，二曲也；却南千里至积石山，名地肩，上为别符星，三曲也；却南千里入陇首间，抵龙门首，名地根，上为营室星，四曲也；南流千里抵龙首，至卷重山，名地咽，上为卷舌星，五曲也；东流贯砥柱，触阙流山，名地喉，上为枢星，以运七政，六曲也；西距卷重山千里，东至洛、会，名地神，上为纪星，七曲也；东流至大伾山，名地肱，上为辅星，八曲也；东流过泽水千里至大陆，名地腹，上为虚星，九曲也。”元学士潘昂霄《河源志》：“黄河九折，胡地有二折，盖乞里马出、必反赤里也。”《禹贡》：“导河自积石。”以此参考之，《河图象纬》及《河源志》与《禹贡》一一皆合。用博雅，当有据。

海潮，有云从日，有云因月，有云随星。从日者，唐卢肇之说也，因月者，元邱处机之说也，随星者，宋苏子瞻之说也。肇谓：“日是太阳，水是纯阴。日西入地时，阴避太阳，东海潮上；日出时，水乃西流，东海潮下。”邱长春驳之，谓“肇之所言，昼夜方是一潮，知肇不曾海上行也。余行海上，分明月初出则潮初上，月卓午则潮满，月西转则潮渐退，月没则潮退尽。北方月出则潮复上，斗北月中则潮满，月东转则潮渐退，月没则潮退尽。又尝较核，东莱与胶西陆地相去二百里许，水行迂曲则千里，潮信不同，莱北潮上则胶西潮下，胶西潮上则莱北潮下；北海、南海约去万里，据大体，北海潮上，则江、淮以北皆潮满，南海潮上，江、淮以北皆潮下方是，如何登莱、即墨盈缩不同？”苏子瞻则谓：“闽、浙之潮皆有定候，惊琼海潮，半月东流，半月西流，潮之大小随长短星，不系月之盛衰。”是三君子之言皆以理测，而不知天地造化有不可专测以理者。果如三子之言，则浙江钱塘之潮又将何因？日乎？月乎？星乎？凡潮皆暗长，独钱塘白浪如堵墙，百里一抹，前水后水高下参差五

六丈或十丈，轰雷掣电而来，以为素车白马胥之怒者，偶然一人所见耳。或又谓，龛、赭二山束之，亦未也。束之能喧う奋击至二百里之外耶？或又谓，龛、赭相对处，暗有礞砂石槛截于水底，纵横激之。如是，则宜日月如一也，何以有大小之潮之异？而潮至吴山相望处，何以散而复聚？或者又谓，海鳅出入。鳅游何以时刻必信如此？矧鳅寿有限，安能与天地相持？是一鳅耶？众鳅耶？余过安宁，问所谓圣水三潮者，觅之，乃在温泉之傍，大树之下，一穴如斗，每日申、子、辰三时水自溢出，余时则乾。此自造化诡幻灵气使然，难以常理论。邱长春所云“圣功道力不可思议”者，是或一道也。

天下惟闽、浙人杀物命最多。宁、台、温、福、兴、泉、漳等处傍海，食鱼虾蛤蜡，即尺罾拳筍，尚不可以类计，况罟网之大者乎？中原北塞，虽日夕畋猎，然獐豕兔鹿之类，咸以数数。唐朝每圣诞，敕僧放生池放生，著为令。其放鱼虾而不放鸡犬者，盖内典六道，鸡犬等为定杀业，鱼虾等为不定杀业故也。然海人则自谓：“此造化食我。”

九边延袤几八千里，墩台关口，联以重墙，亦犹长城之遗而讳其名耳。今自山海关起而东西分疏之。关，京师左辅而内外之限也。关以东，辽阳边路。出关，经高岭驿，又沙河、东关、曹家庄、连山、杏山、小凌河、十三山，至广宁城板桥，又沙岭、牛家庄至海州自在城，及鞍山至辽阳镇，又沈阳、懿路、へ州、三万卫而至开原。经十九驿一千五百里。内开原至辽阳四百五十里，城固无忧，辽阳至山海，常有零虏，然山海至开原皆平野无山。征虏前将军镇之。是关魏国所设。关以西，蓟、宣、大、延、宁、甘边路。蓟州大边，起山海关、迁安驿，过北水关、旱门关，经长谷营、牛头崖营至榆林驿，又经石门营至抚宁芦峰驿，又经燕河营、桃林营至永平泺河驿，又经刘家营、徐流营、建昌营至迁安七家岭驿，又经五重营、太平营、青山驻操营至古城驿，又经泺阳营、汉儿营、三屯营至泺阳驿，又经松棚营、兴州前屯卫至丰润义丰驿，又遵化县卫驿，又经沙波营、大安营、兴州左屯卫至玉田阳樊驿，又至石门镇驿，又经黄崖口营而至蓟州渔阳驿。共关口七十七，塞堡四十一，驿十一。本州之西，边墙分为二重，蓟州城经黑谷关至砖朵子关，共十九营寨；中二重，蓟州城经峰台谷寨至南谷寨共十五关寨；内三重，蓟州城经彰作里关、平谷县、兴州中屯卫、三河县驿、兴州后屯卫至香河县营州前屯卫，共十三营寨。以上边墙三重，至此又合为一，砖朵子关起，接为桃儿冲寨，经古北口、潮河川三寨、石匣营至石匣驿，又经潮河营、白马营至密云中卫驿，又经石塘营至顺义营州左屯卫，至怀柔县，至黄花镇、撞道口。共关口营寨五十四处所。以上蓟镇大边。自山海至此，其关口营寨，皆倚山补筑，边墙参差不齐，难以里计，惟以驿直数之，凡十六驿，得九百六十里。宣、大二边，起居庸、岔道口

、榆林驿，共百里至怀来城，又经土木驿、鸡鸟驿，共一百六十里至宣府，又经万全左右卫、陈家堡、宣、大界上，通白羊口，共二百四十里至阳和城，又一百里至大同镇，又西经大同左卫、威远卫又西经平虏老营，共四百七十里而至偏关，又百五十里至娘娘滩与陕西黄甫川。以上宣、大路。在二重边墙之内，镇朔将军驻宣府，征西将军驻大同。延绥大边，起黄甫川，经清水营、镇羌堡，二百四十五里而至神木，又经柏林、双山，二百三十五里而至榆林镇，又经响水等堡，四百十里至靖边营，又经宁塞等营，百六十里至新安边营，又经新兴、三山等堡，二百里至饶阳水堡，又九十里至宁夏定边营。以上延绥大边，一千三百里，与固原内边形势相接。成化间修筑榆林等城，二十余堡，俱在二边之外，盖重边设险以守内地也。镇西将军镇之。宁夏大边，起定边营，经花马池、安定堡、红山堡渡河，共三百五十里至宁夏镇，又西经广武营、中卫、靖虏、平滩，六百余里而至兰州。以上宁夏边。大约千里。定边至河在河套内，宁镇城至中卫在黄河外，靖虏至兰州在黄河内。征西将军镇之。甘肃庄凉大边，起兰州金城关，经沙井、苦水、红城子、大通山四驿，共二百七十里而至庄浪，又自庄浪在城驿西去，经武胜、岔口、镇羌、黑松、古浪、靖边、大河七驿，共三百六十里而至凉州，又凉州西去，经怀远、沙河、真景三驿，一百五十里而至永昌，又自永昌西去，经水泉、石峡、新河三驿，共百九十里而至山丹，又自山丹西去，经东乐、古城二驿，共百二十里而至甘州镇，又自甘州西去，经西城、沙河、抚彝、黑泉、深沟、盐池、河清、临水八驿，共四百二十里而至肃州，又西七十里至嘉峪关。以上甘肃庄凉大边。计一千五百里。唐阳关又在七百里之外，左番右达，汉所称断匈奴右臂者是也，止线路通中国尔。平羌将军镇之。关以西，内边，居庸、紫荆、倒马谓内三关，亦有重墙，自北而南。其外一重，起居庸，经青龙桥、东口、西口、河合口，共二十口，四百里而至紫荆、沿河口，又过东西小龙门、独石、大谷、紫荆关、盘石驿、忙儿沟口、浮图峪口、广昌县插箭岭口，共五十口，七百余里而至倒马关、狼牙口而止。其内二重，起撞道口，经石湖谷、虎谷，共十口，一百二十里而至居庸关，又自居庸西去，经小岭、西水、柏谷、石羊，共三十四口、一百五十里至紫荆关，沿河口，又经房山、黄山店、涑水、乾河口，共十二口，五百二十里至紫荆关，又自紫荆、盘石口、瓦窑、白石、倒马关，共二十四口，四百八十里而至狼牙口而止。内外两墙又合为一，又起西法、卷沟口，经牛粪口、落路口，共四十七口，三百余里而至龙泉、上关，经下关、北黑山口、白羊口、清风口、青草谷口，改里口后沟口止。内三关边城，大势两重，就山填筑，亦有三重。其雁门、宁武、偏头为外三关，脉自雁门，乱山横迤，为北京、山西之界，亦倚山凑筑，大道为关，小道为口，有人马并通者，有止通人者

，缓急险要不同。固原边，起饶阳，西至徐斌水、半个城界，三百里，乃总制旧边。今新边近广武，包梁家泉诸水，土坚易守，直抵河岸，俱可耕种，止河冻乃守旧边。宁夏路在边墙东北之外，路外又有花马池，墙隔套虏。西宁边，起庄浪，西南去，经大通河口、老鸦城、碾伯三驿，三百里至西宁卫。其卫西抵番南至积石。此充国屯河、湟故地也。

分野家言，全无依据。如以周、秦、韩、赵、魏、齐、鲁、宋、卫、燕、楚、吴、越平分二十八宿，盖在周末战国时国号意分野言起于斯时故也。后世疆域分合不齐，乃沿袭陈言，不知变通，如朝鲜古封建为中国之地，以其后沦为夷狄，故不及之。夫地有此土，则天有此辰，人自不及之耳，彼国土岂本不对天星乎？又如唐交河郡辖五县，去长安九千里，本朝滇云十四五郡，去京师万里，安得不自分野以应天星？而徒曰“附于井、鬼”“附于参、井”，则以其地在前在后，不当言分野者之时，故不及之。后人耳食，真为可笑。

前代都关中，则边备在萧关、玉门急，而渔阳、辽左为缓。本朝都燕，则边备在蓟门、宣府急，而甘、固、庄、凉为缓。本朝土木后，也先驻牧，吉囊、俺答驻牧，皆在松、庆、丰、胜左右，则宣、大急。今互市定，则宣、大为缓。边备无定，第在随时为张弛，视虏为盛衰。惟山东腹内向称安静之地，近乃有朝鲜之变，若倭得志朝鲜，则国家又于登、莱增一大边也。谭东事者，止言辽阳剥肤，而无一语及登、莱，不知辽阳虽逼，然旧边地，辽宿重兵，一时不能得志，且陆行，千里寇至，声息时日得闻，更有山海关之限；登、莱与朝鲜止隔二百里之水，风帆倏忽，烽燧四时，非秋防，非春，其难守比诸边为甚。惟近为“平壤屯田”之疏者得之。夫疏谓：“屯田平壤是因粮于敌之议也，原为省饷，非专为蔽山左，然实暗伐敌谋。平壤与登、莱正对，我师屯平壤，则正蔽登、莱，烽燧无能相及矣。”

各边年例，当时倡议互市自王少保，而少保自宣、大，故议宣、大独多而三边独少。今陕西诸边年例不足用，而宣、大岁岁节省，宣、大边既无备御之事，止以节省为边功，计资迁转，皆少保所遗。

蓟门与陕西边上类报灾异中，非某城楼鸱吻出火，则某墩台枪刀上有火光，无岁无之。想杀死人血所化，遇重宵阴翳则聚而成光，晴则散，不然，何内地之无而独于边也。

海内五岳，余足迹已遍。今所传五岳真形者，云出自上元夫人，皆山川流峙之象，以余所见，殊不相蒙，岂神仙辈凌虚倒景，从太空中俯瞰之，其象与余辈仰视上方一隅者差殊也？至于海外五岳，《灵山道经》志之，其云：“东，广乘之岳，在东海中，上有碧霞之阙，琼树之林，紫雀翠鸾，碧藕白橘；南，长离之岳，在南海中，上有朱宫绛阙，赤室丹房，紫草红芝，霞膏金醴；西

，丽农之岳，在西海中，上有白华之阙，三素之城，玉泉之宫，瑶林瑞兽；北，广野之岳，在北海弱水中，上有琼楼宝阁，金液龙芝；中，昆仑之岳；在八海间，上当天心，形如偃盖，东曰樊桐，西曰元圃，南曰积石，北曰阊苑，上有琼花之阙，光碧之堂，瑶池琴台，金井玉彭。所恨海岳路殊，仙凡地隔，觅之则身不生翰，思之则口为流涎。”

●卷二 两都

两都之制，始自周家，后世间效为之。我朝以金陵开基，金台定鼎。今金陵虽不以朝，然高皇所创，文皇所留，庙谟渊深，实暗符古人之意。余两宦其地，山川谣俗，闻见颇多，兹特其尤较著者。直隶郡邑，各从南北而附。

燕有兴王之理，邵子明以堪舆言也，但不尽吐露耳。燕地，太行峙西北，大海聚东南，气势大于晋中、晋左、山右。河倚空向实，而燕坐实朝虚，黄花、古北诸关隘，峻险相连，庞厚百里。晋已发唐、虞、夏矣，王家安得不之燕也？旧燕在蓟。今京师，乃石晋所赐辽人建为元南都者，金、元因之，在今城西南。今京师正唐渔阳、上谷这间，犹上谷辖，比蓟规模更博大。天寿山自西山东折而来，龙翔凤舞，长陵一脉，真万年宝藏之地也，包络蟠互，倍蓰钟山。或云，此即宋燕山窦氏故居，然今窦氏庄乃又在蓟门城东，岂亦所谓别野者耶？

太行，首始河南，尾绕山海，而出数千里。其至京师则名西山，旧称第八陔。在燕厚数十百里，势则连山巨阪，地轴天关，胜则春花夏果，秋云冬雪，良伟观也。居庸、紫荆、倒马为内三关，咸隶太行。大水如桑乾、清浊漳，咸穿太行东出。

长安宫阙之制，前代极侈丽。秦无论，即如汉世，既用秦长乐宫矣，又治未央，两朝并建，东西对峙，帝后别居。然长乐亦非以狭小也，其垣墙亦周二十里，至未央，墙又加围八里，殿高至三十五丈，是长安城中尽宫阙也。比武帝，又作建章宫于城外，高五十丈，下视未央，跨城为阁道，飞辇以度，而甘泉、明光离宫又百余。意当时积储多而秦、陇大木亦不难致。及至城郭反不立，而惟用缭垣。何缓于设险而惟土木之图也？我国家止建一朝，诸宫殿皆在朝殿之后，垣城之内，高亦至百尺而止。敦朴崇俭，实远迈百代。

宫阙之制，紫金城固正中，而外垣则东狭西阔，西员东方。留都则已先为之，而北都取法焉，不以方整为规。此如宋太祖城汴京，故意元时方为莲花形。创造之君，其规模建置，必有深意。

西苑在禁垣西，内有太液池，池内有琼华岛，岛上有广寒殿。乔松高桧，俨然蓬莱，禄荷开时，金碧辉蘸。永、宣朝，尝敕侍从游之，如三杨业皆有记。此礼数近不闻矣。苑东北万岁山，正直宫门后，隐映城阙，亦禁中胜景也

。然不敢登，其麓以煤土堆叠之。此亦有深意。

京营，十二团营，于公谦所置也。仇鸾以勤王怙宠，入理戎政，乃改为三大营，曰五军，曰神机，曰神枢，总之曰戎政府，为制印章，以王邦瑞为副。鸾请张鹤龄故第改建府衙居之，小廡四周，居大同兵五百自卫，曰用以训练京军。鸾又以给事中、御史巡视不便，请革，从之。今台省虽复，而营军皆跟将儿戏，人马徒费刍粟，实无用也。京师根本之地，诚不得不宿重兵，但存其名，无益于事。

南海子即古上林苑。中、大、小三海水四时不竭，禽、鹿、獐、兔、果蔬、草木之属皆禁物也。据址，周一万八千六百丈，尚不及百里，仅当汉之十一，虽有按鹰等台，亦不为甘泉校猎之用，乃本朝度越处。然非独官家也，即史称茂陵富民袁广汉，筑园于北山下，构石为山，高十余丈，养白鹦鹉、紫鸳鸯、牛、青兕，积沙为洲屿，激水为波涛，致江鸥、海鹤孕雏产卵，延漫林池，奇草异树，重阁修廊，移刻行不能遍。广汉后罪没，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。然袁园称东西四里，南北五里，则亦周十八里。今极称吴中佳丽，然缙绅中何得有此，况民间乎？

南城建于嘉靖癸亥，盖雷司空礼因风灾建议，惩于庚戌之故。近土、孛叛，有议于京四隅五十里外建四城，每城分京营军万人居之，犄角以护京师者，此为土、孛，时议似迂，若就京师论，北虏南倭，平壤无险，城此甚为得策，不过费十万金钱而足也。

玉河源自玉泉山，流经大内，出都城东南注大通河。一以入禁御，一以济漕储，故官民不得擅引，著为令。城内止袁锦衣家分一股作池。旧传，袁指挥彬随英皇北狩，上偶执水灌黄鼠，袁泣曰：“此非我百里外负来者耶！”英皇悔曰：“若还都，令尔家水用不尽。”故回銮析玉河酬之。亦异数也。

金山出城三十里，宫人不得附天寿陵者，咸葬金山，故朱门蜃墙，金铺绣脊，从高望之，俨然一幅画图也。其南曰瓮山，乃元耶律学士墓。耶律博雅，亡论夷狄，即中国，亦季札、公孙侨之俦。

西湖在玉泉山下，泉水所汇。环湖十余里，皆荷蒲菱芡，故沙禽水鸟尽从而出没焉。出湖以舴舺入玉河，两岸树阴掩映，远望城阙在返照间。每驾幸西山，必由此回銮。

长安，勋戚伯、恩泽侯、金吾、駙马、玉带无岁无之。南人偶一封拜，则以为祖宗福荫之奇，而北方尔尔者，盖京师大气脉，官家得以余勇贾人，然缙绅文学侍从竟亦不如各直省之多者，亦文武彼此盈虚消息之理。

缙宫佛阁，外省直纵佳丽，不及长安城什之一二，盖皆中贵香火，工作辄效阙庭，故香山碧云甲于天下。然每一兴造，诸匠役食指动庇千万头，故能为

此者，亦刑余之贤者也，不则，近日贵如保如诚如用，仍转之内帑焉已。

石鼓十枚，乃周宣王田猎之碣，与《小雅 车攻》大同小异。皆籀文，高可三尺，员而似鼓。初在陈仓野中，唐郑余庆迁至凤翔孔庙，失其二，宋皇间，一得之于败墙中，一得于人家，凿之以为臼，靖康末，金人取归燕，今置于北成均庙门。

都城众庶家，易兴易败。外省富室，多起于四民自食其力，江南非无百十万金之产者，亦多祖宗世业。惟都城人，或冒内府钱粮，抑领珠宝价值，抑又赁买中贵、公侯室居而掘得地藏窖金，以故，数十万顷刻而成。然都人不能居积，遂则鲜衣怒马，甲第琼筵，又性喜结交缙绅，不吝津送，及丽于法，一败涂地，无以自存。余通籍二十年，眼中数见其人。

都人好游，妇女尤甚。每岁，元旦则拜节。十六过桥走百病，灯光彻夜。元宵灯市，高楼珠翠，毂击肩摩。清明踏青，高粱桥盘盒一望如画图。三月东岳诞，则耍松林，每每三五为群，解裙围松树团坐，藉草呼卢，虽车马杂沓过，不顾。归则高冠大袖，醉舞驴背，间有坠驴卧地不知非家者。至中秋后游踪方息。昔人谓，鞦韆之下，万姓走集。无怪乎醉人为瑞也。所可恨者，向有戒坛之游，中涓以妓舍僧，浮棚满路，前僧未出，后僧倚候，平民偶一闯，群僧之且死。迨以法严禁之，十数年恶俗一清矣。

都人不善居室。富者一岁止计一岁之用，恣浪费，鲜工商胥吏之业，止作车夫、驴卒、煤户、班头而已，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，悉付外省客民。又嗜辛辣肥农，其气狂盛，多嗜斗狠，常以酒败，其天性然也。妇人善应对官府，男子则否，五城鞭喧闹，有原被干证，俱妇人而无一男子者，即有，妇人藏其夫男而身自当之。

燕、赵古称多悲歌慷慨之士。即如太子丹一事，何一时侠烈者之多也！千古侠骨如荆轲，不惜己头为然诺如樊于期，以死明不言如田光先生，荆卿所待与俱如狗屠，霍目而筑扑秦王如高渐离，报仇而护穷交如燕丹。当时圣泽未远，皆一行偏才，以末世视之，种种亦何可及。至于荆轲《易水歌》与《史》称“宾客皆白衣冠送”与“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”二语，俱千古造化之笔。

盘山在蓟城西北，逶迤沉邃，百果所出，山北数峰陡绝，绝顶有大石，摇之辄动，二龙潭据其上，下有潮井。傍京之地山谷龙从有致者，近称西山，远称盘山。

江南泥土，江北沙土，南土湿，北土燥，南宜稻，北宜黍、粟、麦、菽，天造地设，开辟已然，不可强也。徐尚玺贞明《潞水客谈》欲兴京甸为水田，彼见玉田、丰润间有一二处水田者，遂概其大势，不知此乃源头水际，民已自稻之，何待开也。即如京师西湖畔岂无水田，彼种稻更自香馥，他处岂尽

然乎？余初见而疑之，犹以此书生闲谈耳，不意后乃径任而行之。无水之处，强民浚为塘堰，民一亩费数十亩之工矣，及塘成而沙土不滞水，雨过则溢，止则涸。北人习懒，不任督责，几鼓众成乱，幸被参而其事中止也。余又闻沈大字襄于直沽海口开田百顷，数载，入册升科矣，一夕海潮而没。固知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，尤不可好于有为，事至前，不得已而应者，方为牢矣。

黄金台在京城东南，大小二古墩。然燕昭王筑黄金台于易水以延天下士，则易水为旧址，而各处效筑者非一，京台亦其名尔。

河间者，九河之间也。九河，如徒骇、太史等，《尔雅》所载，旧志兼载其地，然与今书传不甚合。酈道元、程氏皆谓九河沦于海。夫禹疏九河，正谓于海尚远，河为地患，故疏之也，若沦于海，是在海岸，何必疏？且开州有鲧堤，则九河必在大伾丕之东，瀛海左右，但年久湮塞，不可考。而马颊诸河，今山东东昌、济南间多以此冠旧河之名。如云鬲津枯河，自齐河经禹城、平原、德州、德平、陵东北至海丰入海，钩盘枯河，自德州经德平东北至阳信；覆枯河，自庆云经海丰南入海。又济阳县东北至齐河县境有马颊枯河，莘、苑之间，亦有马颊河。

莫州药王庙以祀扁鹊，而右祀三皇，配以岐伯、雷公、鬼臾区、俞跗等十人，两庑则塑自扁鹊至丹溪百数余人。丹垩钜丽，土木精工无比。云此地有越人冢，又有药王祖业庄。然卫辉亦道树扁鹊墓石。

直沽海口为北直诸水尾闾，其流之最远者，有桑乾河，出自雁门之阴，从保安州入下芦沟，会白河入海；滹沱河，出自雁门之阳繁峙县，从灵寿入下河间之易水入海；卫河，出自卫辉，远纳潞州之清浊漳，至临清会运河，至交河北又会邢、贞诸水入海。此皆源出山西、腹穿太行而来者。

碣石在永平、昌黎间，离海岸三十里，远望一山如冢，山顶大石如柱。韦昭谓：“碣石旧在河口海滨，历世既久，为水所渐沦入海。”想此是也。杨用谓：“此右碣石，又有左碣石，在高丽乐浪。”《唐书》云“长城起于此山”。

真定龙兴寺后大悲阁有千手观音像，高七十三尺，其阁高一百三十尺，拓梁九间，而为五层。盖真定之铜像，嘉定之石像，皆大像之选也。

南都，春秋本吴地，无城邑可考。越灭吴，城长干。楚灭越，改金陵。秦灭楚，改秣陵，遂凿秦淮，时已有玄武湖。汉改丹阳郡。吴改建业，立都城八门，作太初宫，东凿清溪，西运渎，俱达秦淮，设朱雀航于大航门，犹今浮桥也。晋改为建康，以宰相领扬州牧，筑城于清溪东，临淮水上，号东府城，别旧治为西州城，以丹阳守为尹，宫城仍吴之旧，新作建康宫、大司马马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因之。隋平陈，建康城邑俱废，于石头旁置蒋州，后又改为丹阳郡

，而扬州治县移于江都。唐改为升州。南唐复为都。宋灭南唐，复升州建制，寻改建康府。后高宗驻蹕，以府地为行宫，置留守。元即建康府治开省，故宫俱存。然则孙吴六朝宫城乃在汉府、珍珠河之间，武定桥为朱雀航处。南唐、宋行宫在今内桥，直对镇淮为御街。本朝宫城，则填东方燕雀湖为之，在旧城之外，惟聚宝、三山、石城三门仍旧，起通济右转至清凉，则皆新拓之，周九十三里，外垣倍焉。此南龙一统之始也。然城寥廓，有警不易守，钟鼓楼以北似可敛而缩之。

宫城填浮土而弃故墟，或疑其故。余谓，以堪舆家推之，则留都之胜似为左仙宫。境内山起摄山，右去则为临沂，而钟山其拇指根也。覆舟而西，鸡鸣、卢龙、直渎、石城而至于冶城，皆当埽之墟，流而不止，六代、唐、宋宫之，正当其覆败处。左武冈、云穴、青龙、石桅、天印、聚宝、天阙，而止于三山，咸环抱而无穴场。皇祖与青田辈亦熟筹之，历朝以来，都宫郡邑迁徙靡常，城隍墩堑填塞代有，以故洼池渠沼，满眼皆是，地脉尽泄，王气难收，六朝奄忽，有自来矣，欲尽弃之，则室庐衢市，人情重迁，不若退卸稍东，挨钟山而填燕雀。昔人谓：“池湖积水，四世不流。”又谓：“山高一丈，水深一尺。”故壅塞各土，承受完胎，免其腾漏，非无自也。但今入红门而右，山麓西走，斜插偏枯，当时若更东去四五里间，直金门南下之处，铺唇展席，余气隆起，正坐钟山，四顾静定，如船泊岸，留湖水旧城以为下手，此其居中得正又不啻百倍。

向余登清凉台，入门见巨井，僧云，此胭脂井也，问台城，则指前冈。今细考之，则知吴苑城据覆舟山之前，对宫门之后，而晋台城即吴苑为之。华林园在台城内，而临春、结绮、望仙皆华林园中阁，胭脂井在阁前。始知僧言之非也。宋造华林园在盛暑时，何尚之谏宜休息，帝曰：“小人常自曝背，不足为劳。”六朝君善谗而不善理多如此。

南京城中，巨室细家俱作竹篱门。盖自六朝时有之。《舆地志》云：“自宫门至朱雀桥作夹路，筑墙，瓦覆，或作竹篱，使男女异行。”又《宫苑记》：“旧京，南北两岸设篱门五十六所。邑之郊门也。”

出西安门，长安街斜掠西南而去，盖宫城缭垣之右原，如舞凤之翼，不与东齐，故街如之。而三山等逵道皆偏颇曲折，不甚方严，惟镇淮、内桥尚存御街之旧，余则四处方隅，时或眯目。

旧院有礼部篆籍，国初传流至今，方、练诸属入者皆绝无存，独黄公子澄有二三人，李仪制三才核而放之。院内俗不肯诣官，亦不易脱籍，今日某妓以事诣官，明日门前车马无一至者，虽破家必免人为之居间，裘马子弟娶一妓，各官司积蠹共窘吓之，非数百金亦不能脱。

大江入地丈余。南中之湿，非地卑也，乃境内水脉高，常浮地面，平地略洼一二尺，辄积水成池，故五六月霪潦得暑气搏之，湿热中人。四方至者，非疥则，即土著者不免，惟楼居稍却一二。

玄武湖大十数里，中洲为册库，以藏书籍，楼开东西牖，随日照之，得不蛀。初患鼠，赐督工老人毛姓者为土地乃安。非督册台省度支郎不得入其地。四山蘸翠，藕花满湖，香气袭人，月明之夕，游赏为最。

大报恩寺塔以藏唐僧所取舍利。神龙人兽，雕琢精工，世间无比。先是，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，剩金钱百余万，乃敕侍郎黄立恭建之。琉璃九级，蜃吻鸱尾，皆埏埴成，不施寸木，照耀云日。内设篝灯百四十四，雨夜舍利光间出绕塔，人多见之。嘉靖末，雷火，宫殿俱毁。

秦始皇以望气者之言，凿钟阜，断长垅，以泄王气，故名秦淮。其源一出句容之华山，一出溧水东庐山，合源于方山埭，西流入城，至淮青桥乃与清溪合，缘南城而出水关。水上两岸人家，悬桩拓梁为河房、水阁，雕栏画槛，南北掩映。夏水初阔，苏、常游山船百十只，至中流，箫鼓士女阗骈，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覩为景。盖酒家烟月之趣，商女花树之词，良不减昔时所咏。

牛首山寺西厢门有一窍，塔影入焉，见佛桌帷上，乃是倒挂，栏铃瓦，色相俨然，其傍树影又直立，可异也。然塔本西方创，故多异。余台双帙塔影乃落黄泥塘中，隔烟火三里，立塘畔，见影不见塔。近始为塘畔人家填塞之。又观《呈史》云：“泗州僧伽塔，一日影见于城中民家。”又《辍耕录》云：“松江城中有四塔，夏监运家在其东，而日出时，有一塔影长五寸，倒悬西壁上。”又《夷坚续志》云：“南雄延庆寺有三塔影，不以阴晴见，一倒影，二悬影，向上，如见人家厅堂上，主科名，见房厕，则凶。”此皆理之不可晓者。

凤阳龙兴之地，当时乃不建城郭。或谓，堪舆家以此地皇陵所奠，于城郭不宜。或又谓，圣祖念汤沐地，民力困于战争之后，不暇及也。然观汉高祖诛秦灭项，建都长安，亦不造城，而止作繚垣，周三百里。至惠帝始城长安。

吕梁洪石齿廉利，嘉、隆间，黄河涨，石渐入水，止水上盘涡。余癸酉上春官时犹及见之。至于丑涨甚，则盘涡亦无矣。今河渐涨，堤渐高，行堤上人与行徐州城等。若黄河年年如此，则自开辟以来，今不且在半天乎？何不涨于昔而涨于今也？向思之，不得其故，及今行遍宇内，始穷山川源委而悉之。盖此乃中龙过脉处也。泰山为中龙之委，自荆山大干生，至六蓼遂落平洋，牵连冈阜，至徐、邳过脉，北去而起泰山。黄河源流，泰山之北至直沽入海，此特泗水一派，浮流两洪之上耳。隋时，炀帝幸江都，引黄河入汴、泗，河始流断，龙脉隔泰山而北之，然中龙脉王伏地而行，河水流地上，毕竟不能断绝其脉

。而地脉之起伏有时，今此数十年正当其起也。脉{汾土}涌而起，故河身日擎捧而高，此岂铁埽帚、滚江龙之所能刷而低之乎？为此策者，真儿戏见也。过数十年后，地脉既伏，沙泥自去，河身自陷下耳。或谓：“地脉何以知其起伏？”曰：“济水昔行地上，王莽时伏地而行，遂至今不改，至趵突方穴而出，非耶？堪舆家指地坟而起者为吉，正谓下有气脉耳。”此理向无人识，须与通天地人者一抵掌。

清江板闸之外，乃淮河之身而黄河之委也。黄、淮合处，水南清北黄，嘉靖末年犹及见之。隆、万来，黄高势陡，遂闯入淮身之内。淮缩避黄，返浸泗、湖，水遂及祖陵明楼之下，而王公堤一线障河不使南，淮民百万，岌岌鱼鳖。余丁亥冬过淮，适值行河省臣常且至，因预与淮父老讲求之，上溯泗陵，下海口，始悉颠末，谓非另造一支河不可，众闻咋舌云：“黄河可造乎？”真落落难合也。余为析其故。桃源三叉庙有老黄河故道，武宗南幸，欲两岸牵挽龙舟，始塞泯之，今遗身犹隐隐存。若从此挑一河，与今河深阔齐，直至草湾，放淮水与之合，祖陵与淮城自无恙。欲浚海口者，非也。海口二百里，从何浚？且海口比河低甚，非海口罪。因为疏上之，而总河大臣与省臣谓余侵其事，百方阻不行。十年后余入太仆时，祖陵且坏，直指发其事，河臣削籍待罪，司空氏始悔余言之不用也。复遣省臣行视之，仍依余言，仅于入口处稍改，从上流黄坝口入，渔沟以东，与余前疏同，毕竟另造一黄河，费近百万。河成，淮出矣，方报浚，而黄河一夕南徙，又决黄固口一千二百余丈，下睢宁，当事者又恐徐、邳流竭，为运道梗，议浚议塞，漕河两大臣言人人殊。今尚筑舍道傍也。

黄河之冲，止利卷埽而不利堤石，盖河性遇疏软则过，遇坚实则斗。非不惜埽把之冲去也，计一埽足资一岁冲刷而止，明以一岁去此埽而护此堤也，来岁则再计耳。若堤以石，石不受水，水不让石，其首激如山，遂穿入石下，土去而石遂崩矣。余见近督河者所作石堤往往如此，而常自护过，不肯以为非。

淮、扬一带，扬州、仪真、泰兴、通州、如皋、海门地势高，湖水不侵，泰州、高邮、兴化、宝应、盐城五郡邑如釜底，湖之壑也，所幸一漕堤障之。此堤始自宋天禧转运使张纶，因汉陈登遗迹，就中筑堤界水，堤以西汇而为湖，以受天长、凤阳诸水，繇瓜、仪以达于江，为南北通衢，堤以东画疆为田，因田为沟，五州县共称沃壤。起邵伯，北抵宝应，盖三百四十里而遥，原未有闸也，隆庆末岁，水堤决，乃就堤建闸，实下五尺，空其上以度水之溢者，名减水闸，共三十六座。然一座阔五丈，则沿堤加三十六决口，是每次决水共一百八十丈而阔也，虽运济而田为壑矣。所赖以猪止射阳、广洋诸湖，出止丁溪、白驹、庙湾、石达四口耳。近射阳已涨与田等，它水者可知。丁溪、

白驹二场，建闸修渠，金钱以万计，不两年为灶丁阴坏之。又盐城民惑于堪舆之言，石达之闸启闭亦虚，止庙湾一线通海耳。近因淮溢陵寝，泗人告急，议者欲毁高堰，从海口道淮，以周桥之水从子婴沟入，武墩之水从泾河入，高良涧之水从汜光湖入，尚幸主议者见其难而中止耳。若从其请，欲尽从庙湾一线出，则高宝五郡邑沮洳昏垫之民永无平陆之期，畝亩赋税公私不将尽废矣乎！五郡邑水田额粮亦不少，泰州五万二千三百石，高邮二万九千九百石，兴化五万六百石，宝应一万二百七十石。

高家堰在汜光湖西北，乃汉扬州刺史陈登筑，当时水利大兴，宋转运使张纶修之，平江伯陈又修之，非今日始也。堰之地去宝应高可一丈八尺，高邮高可二丈二尺，而高、宝堤去兴、泰田有高一丈者，有八九尺者，其去堰愈下，不啻三丈有奇，若堰开，则水激如箭，登时巨浸，故议泗溢而欲开堰者，不为淮南计，未可也。或谓开堰则可导淮繇瓜、仪入江，不知淮南地繇高、宝而东则俱下，繇邵伯而南则又昂，漕河高于湖者六尺余，凿之通湖，流达瓜、仪，仅可转漕耳。今高庙一带四十里两岸如山峙，稍遇旱乾，常苦浅涩，且储五塘水预接济之。万历五年大辟通江诸口矣，湖水减不盈咫，漕河舟楫三十里内几不通，二十年又开金家湾、芒稻河矣，堤决如故，湖水东奔未少杀，此南北低昂之一验也。或又谓，堰不开则淮不出，不知堰下洪泽、阜陵诸湖亦低，与高、宝同，仰受淮水如釜底，皆清口沙限之如门槛，然辟清口则淮出矣。不然，二十一年，高涧决七十余丈而泗城水减不过尺许，则泗溢不尽繇堰也。此见陈大理想应芳《水议》中。

淮阳年少，武健鸷愎，椎埋作奸，往往有厄人胯下之风。凤、颍习武好乱，意气任人，雄心易逞。白下则鲜衣冶容，流连光景。盖六朝余习犹有存者，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。

维扬中盐商，其盐厂所积有三代遗下者。然长芦盐窃之淮阳卖，而淮盐又窃之江南卖。长芦之窃，其弊窳在往来官舫，淮盐之窃，其作奸在孟渎流徒。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，征银六十万两，可谓比他处独多矣，而鄢懋卿督理时，欲以增额为功，请加至百万，徵不足，则括郡县赎鍰及剥商人余貲足之，商人多破产，怨嗟载道。及嘉靖末年，分宜败，御史徐广上其状，司农覆议，始减照原额，从之。

扬州五塘，一陈公塘，延袤八十余里，置自汉陈登；一曰句城塘，六十里，置自唐李袭誉；一曰小新塘，一百一十里；一曰上雷塘、下雷塘，各九十里，皆创自先朝。千余年停蓄天长、六合、灵、虹、寿、泗五百余里之水，水溢则蓄于塘，而诸湖不致泛滥，水涸则启塘闸以济运河。嘉靖间，奸民假献仇鸾佃陈公塘，而塘堤渐决，鸾败而严世蕃继之，世蕃败而维扬士民攘臂承佃，陈

公塘遂废，一塘废而诸塘继之。夫五塘大于汜光、邵伯、五湖数倍，水既不入塘，惟于湖，故湖堤易决，他日堤东兴、盐、高、泰五州县之民悉为鱼矣。所佃之税止七百余金耳，视五州县之民数百万、粮二十余万何啻倍蓰之，而竟不可复者，则以今之所佃皆豪民、富商及院道衙门积役，其势足以动摇上官，故虽以家司寇督漕，吴太守理郡，皆锐意复之，竟亦中止。

广陵蓄姬妾家，俗称养瘦马，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，然不啻己生也。天下不少美妇人，而必于广陵者，春保姆教训，严闺门，习礼法，上者善琴棋歌咏，最上者书画，次者亦刺绣女工。至于趋侍嫡长，退让侪辈，极其进退浅深，不失常度，不致憨憨起争，费男子心神，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。

扬子江南零水与建业石头下水异，此出《茶经水辩》中。谓唐李季卿刺湖，遇陆处士，使操舟取南零水煮茶，陆扬以杓，曰：“江则江矣，非南零，似石头下水也。”既倾至半，曰：“是矣。”使服曰：“某所取南零水，抵岸，荡覆半，挹岸水增之耳。”李叹骇，问海内诸水优劣，羽曰：“楚水第一，晋水最下。”李命笔，羽遂次第二十水。欧阳公又传，羽论水，以山水上，江水次，井水下。又云：“山水，乳泉石池漫流者上，混涌湍濑勿食，令人有颈疾，江水取去人远者，井取汲多者。”张又新《小记》又云：“刘伯刍谓水之宜茶者七，皆出于羽。今次刘、陆水品：刘以扬子江第一，惠山石泉第二，虎邱石井第三，丹阳寺井第四，扬州大明寺井第五，松江第六，淮水第七。与羽皆相反。羽以庐山康王谷第一，惠山泉第二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，峡州扇子峡、虾蟆口第四，虎邱第五，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第六，扬子江南零第七，洪州西山瀑布第八，桐柏淮源第九，庐州龙池山顶第十，丹阳观音寺井十一，扬州大明寺井十二，汉江金州、中零十三，归州玉虚洞香溪十四，商州武关西路水十五，松江十六，天台千丈瀑布十七，郴州圆泉十八，严陵滩十九，雪水二十。如虾蟆口、西山瀑，天台瀑，羽皆口人弗食。”今使余尝一水，此水美恶则立辨之，明至口处，口已遗忘矣，安能并海内而记其次第。品藻之如余辈，真所谓鲜能知味也。若留都城内井，则皆秽恶不堪食，又多碱，余尝取秦淮水矾澄之。

茅山初名句曲，《道书》第八洞天第一福地，后因三茅君得道，于此上升，各占一峰，故又称三茅山。《金陵志》：“茅山与蜀岷、峨相首尾，蒋山实其脉之尽者。”固然。然茅山不得与岷、峨首尾也，为岷、峨尾者，乃天目耳。句曲亦从天目发龙。

太湖三万六千顷，山环七十二峰，中有洞庭两山，亦名包山，下有洞穴，潜行水底，九疑、衡岳无所不通，号为地肺。《道书》第九洞天，《禹贡》谓之震泽，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谓之具区。其别名曰五湖，以其派通五道。虞

翻谓，东通长洲松江，南通安吉溪，西通宜兴荆溪，北通晋陵之 菡湖，西南通嘉兴韭溪者是也。张勃《吴录》谓，其周行五百里，故以为名。《义兴记》谓，太湖、射湖、贵湖、阳湖、洮湖为五湖。韦昭谓，胥湖、蠡湖、洮湖、之 菡湖、太湖为五湖。《水经》谓，长塘、湖射、贵湖、上湖、之 菡湖、太湖为五湖。《图经》谓，贡湖、游湖、胥湖、梅梁湖、金鼎湖为五湖。《史记正义》谓，菱湖、游湖、溟湖、黄湖、胥湖皆太湖东岸五湾，为五湖。皆出臆度。

三江以吴松江为主，在吴江东，源出太湖，又名松陵江，又名松江，又名笠泽，经昆山入海。顾夷《吴地记》云：“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，东北入海为娄江，东南入海为东江，并松江为三江。”言经三江入海，非入震泽也，此与唐仲初《吴都赋》同，乃以吴三江言。其他如以松江、钱塘、浦阳为三江者，韦昭之注也。以历丹阳、毗陵入今大江者为北江，首受芜湖东至阳羨者为中江，分外石城过宛陵入具区者为南江，此黄颡 山之论也。以出岷山至楚邦名南江，至浔阳为九道名中江，至南徐州名北江，入海，此徐铉之注也。岷山，大江所出，峡山，南江所出，居山，北江所出，三江皆发源外蜀而注震泽，《禹贡》纪其源而及其委，此《山海经》之注也。此皆以天下言。大都三江既入，当以《吴地记》为正，盖此皆太湖水也。或者其初荡溢至江口，分而入海，乃遂底定，亦疏九河之意，何必牵强以至蜀都。

三江口在姑苏下流，《国语》所谓越王擒之于三江之浦是也。故当以《吴地记》为正。今吴松江本支虽间湮塞，河身故存，黄浦即东江之别名，刘河乃娄江之旧迹，刘河则自入海，黄浦入处则与吴淞共口矣。吴淞南至钱塘，内海盐、平湖、金山、华亭、上海共一捍海堤，并无涓滴自入江海，自吴淞北至京口，则七浦、杨林诸河径入海，白茆、福山、孟渎、九曲等河径入江，共二十余河。前代沧桑不能尽考，乃近日所导，则万历辛巳行水使者辟治江中淤塞四十里，复吴淞江这旧，又决去吴淞滩涨数十处，使太湖积水直流吴淞，又浚松之山泾等港，秀州、官盐铁、蒲汇、六磊等塘，泄淀泖之水于黄浦，浚苏之吴塘、顾浦、戚、虞、泾、南北横沥等处，泄昆、嘉、太仓诸水于刘河，复浚白鹤溪、荆城港、西泛、里河，泄长荡、荆溪诸水入外运河，其他白茆、七浦自入江海，又于夏驾、漫水、江口并建一闸。盖吴中唐以前未有水患，始自吴江长堤之筑。国初夏忠靖专力夏驾、新洋，一时裨益，其后，新洋湍悍深阔而吴淞脉微，土人以此称为漫水港。大都水之利害，古今异宜，数十年后，三吴又不知作何讲求耳。

姑苏张士诚王宫之址，当时取三兴土培筑以成者，谓嘉兴、长兴、宜兴也，止取兴义，辄轻用民力至此。本朝遂空其地，任民间自挖取之。

苏、松赋重，其壤地不与嘉、湖殊也，而赋乃加其什之六，或谓沉没三万

时，简得其庄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赋，或又谓张王不降之故，欲屠其民，后因加赋而止，皆不可晓。毕竟吴中百贫所聚，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，故虽赋重不见民货。然吴人所受粮役之累竟亦不少，每每金解粮头，富室破家，贵介为役，海宇均耳，东南民力良可悯也。今总吴中额赋、苏州县八，至二百二十六万四千石，松县三，至九十五万九十石，嘉县七，止六十一万八千石，湖州县六，止四十七万石，常、镇比嘉、湖虽过什之三，比苏松尚少十之六。

姑苏人聪慧好古，亦善仿古法为之，书画之临摹，鼎彝之冶淬，能令真贋不辨。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，苏人以为雅者，则四方随而雅之，俗者，则随而俗之，其赏识品第本精，故物莫能违。又如斋头清玩、几案、床榻，近皆以紫檀、花梨为尚，尚古朴不尚雕镂，即物有雕镂，亦皆商、周、秦、汉之式，海内僻远皆效尤之，此亦嘉、隆、万三朝为盛。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，动辄千文百缗，如陆于匡之玉马，小官之扇，赵良璧之锻，得者竞赛，咸不论钱，几成物妖，亦为俗蠹。

虎丘天池茶今为海内第一。余观茶品固佳，然以人事胜，其采揉焙封法度，锱两不爽，即吾台大盘不在天池下，而为作手不佳，真汁皆揉而去，故焙出色味不及彼，又多用纸封，而苏人又谓纸收茶气，咸盛以磁，其贵重之如此。余入滇，饮太华茶，亦天池亚，又啜蜀凌云，清馥不减也。然鸿渐《茶经》乃云：“浙西以湖州上，常州次，宣州、杭州、睦州、歙州下，润州、苏州又下；浙东以越州上，明州、婺州次，台州下；剑南以彭州上，绵州、蜀州次，邛州次，雅州、泸州下，眉州、汉州又下，而不及嘉与滇。”岂山川清淑之气钟之物者故与时异耶？

吴中子弟嗜尚乖僻，而欲立异上人，迺者一二怪民遂因而酿乱，翩翩裘马公子为所煽惑而入之，几堕家声。然有司不能拯解，缘以文致其词，捕风捉影，网罗成狱，以实上官之举，亦可悯也。

李太白晚依当涂令李阳冰，其族也，故宛陵山川一邱一壑、猿狙之窟、鼯鼯之宫，无所不到，赋咏亦多。双其向往谢公，属意青山，生则流连，死而葬之，真见古人风度。骑鲸捉月之事，幻妄可笑，不知何自得来。

山居人尚气，新都健讼，习使之然。其地本勤，人本俭，至斗讼则倾费不惜，即官司笞鞭一二、杖参差，便以为胜负。往往免人居间。若巨家大狱，至推其族之一人出为众死，或抹额叫阙，或锁喉赴台，死则众为之祀春秋而养子孙。其人受椎不死，则傍有死之者矣。他方即好讼，谋不至是。铺金买埒，倾产入关，皆休、歙人所能。至于商贾在外，遇乡里之讼，不啻身尝之，醖金出死力，则又以众帮众，无非亦为己身地也。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。

●卷三 江北四省

周、宋、齐、鲁、晋、卫，自古为中原之地，是圣贤明德之乡也，故皆有古昔之遗风焉。入境问俗，恍然接踵遇之，盖先王之泽远矣。故以次于两都。

河南诸水，以河为经，附河诸郡水，济、颍、睢、淝、溱、洧、伊、洛、涧俱入焉。北以卫河为辅，而漳于境外合之，南以淮河为辅，而汝自境内合之。然多截流横渡而已。春夏水涨则堤岸为鱼，冬水涸则沙滩成地，无舟楫之利，无商贾之埠，无鱼鳖之生，间或有之，亦不多也。惟南阳泌、潁育诸水皆南自入汉，若与中州无涉者，然舟楫商贾反因以为利。

中州山皆土垠，不生草木，亦不结钜，局气行于地而不行于山也。惟崧、高土皮石骨，苍翠相间，特出为奇。其他，则西南边境处间有青山，山脉亦自西南而来，下终南，历商洛、武关；东则一支循伊、洛、龙门而行，去为嵩山；南则一支出鲁山，经泌阳、桐柏去为荆山，直循淮、泗南行为正干。

黄河故道由大名趋河间往直沽入海。自隋炀帝欲幸江都，龙舟十四丈，汴水狭不能容，乃引河入汴，当时止一时度舟计耳，不意河流迅急，一入不回，遂为千百年之害。盖河北地势高，汴河身低，又河南土甚疏理，任其冲突奔溃，故一入不回。余见世庙时有欲求禹故道者，真迂儒之言也。

三门而下，石碛如山，连延百里，河过砥柱，响声如雷。汉时转漕关中，皆繇此路，不知何以挽舟而上。或谓古有月河，今石碛中皆无形影可求。

中州虽无山，然出美石，黑者如清油，白者如截肪，不若江南之粗理也。桐柏花石更佳，不减大理。诸果品味胜，为沙土所植。其田土甚宽，有二亩三亩作一亩，名为大亩，二百四十弓为小亩。地广人稀，真惰农也。

八郡惟睢、陈难治，以多盗故。光、罗山难治，以健讼故。卢氏、南召难治，以好逋故。洛中难治，以豪举故。荥阳、荥泽难治，以冲疲故。

大河南北自古为战争之地。治平以来，忘战久矣，官无一将帅，民无一兵勇，都阃诸职掌，不过具军卫尺籍焉已，民壮弓之设，止备郡邑勾摄，虽有唐、汝诸守备，名为防矿，而麾下无一卒，且白莲教诸左道与师尚诏、曹仑等往往窃发，安得谓中州尽无事也？若待有事，索兵则晚矣。故甲午饥民之乱，当事者袖手而计无出。余初入省垣，谓中州当立一游击，募兵二千，随地练习，以防意外。谭者以为迂。及陈金、王自简等变起，始信余言之不诬也。

四渎惟济水奇，性喜伏流，流虽伏，然迅急与地上等，本穿黄河截流而过，又能不与河水混，及其千里出地为跑突，高六七尺，济源出初之处，又能洄伏藏匿，所浮物至年余而出，若用机者然。造物之怪如是。

河北三府，幅员不能当一开封，业已分封赵、郑二府矣。近乃又改潞府于卫辉，城池既狭，人烟又稀，土田少沃，与衡阳相去远甚，且通省建藩已至六

国，尚有废府诸郡，两河民力疲于禄米之输甚矣，而诸藩供亿尚尔不足。诸藩惟周府最称蕃衍，郡王至四十八位，宗室几五千人，以故贫无禄者不得不杂为贱役，或作为非僻，稍食禄而无力以请名封者，至年六七十犹称乳名终其身。故诸无禄庶人，八口之饥馑既不免，四民之生理又无望，虽生于皇家，适以囚禁之，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。数年之内，生能愈繁，不知何以处之。

中州俗淳厚质直，有古风，虽一时好刚，而可以义感。语言少有诡诈，一斥破之，则愧汗而不敢强辩。其俗又有告助、有吃会。告助者，亲朋或征逋追负而贫不能办，则为草具，召诸友善者各助以数十百而脱之。吃会者，每会约同志十数人，朔望饮于社庙，各以余钱百十交于会长蓄之，以为会中人父母棺衾缓急之备，免借贷也，父死子继，愈久愈蓄。此二者皆善俗也。

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，多妖姬丽童，其人亦狡猾足使。城中寿山、艮岳乃宋时以童贯领花石纲为之者，石至数十丈，今尺块不存，不知移于何处。城外繁台，土人念“繁”为“博”，亦未审其义所自始。或云即梁孝王平台。又云师旷吹台，上有大禹庙，貌“河、洛思功”字，然庙貌狭，不称所以祠禹者。

周公测景台在登封五十里村中，旧郟县也，对箕山许由冢，有所遗量天尺存，其所竖小石碑，果夏至日中无影。古云，阳城天地之中。然宋时测景又近汴。唐颜鲁公又于汝宁城北小阜立天中山碑，亦谓夏至无影。

周公卜洛时，未有堪舆家也，然圣人作事，已自先具后世堪舆之说。龙门作阙，伊水前朝，邙山后环，、涧内里，大洛西来，横绕于前，出自艮方。嵩嵩为龙，左耸秦山为虎，右伏黄河为玄武，后缠四山，城郭重重无空隙。余行天下郡邑，未见山水整齐于此者，独南北略浅逼耳。

洛阳水土深厚，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，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。然葬虽如许，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，有金、银、铜、铁之气则发。周、秦、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，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余者，明器多用金、银、铜、铁，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。然大冢禁于有司，不得发，发者其差小者耳。古器惟镜最多，秦图平面最小，汉图多海马、葡萄、飞燕，稍大，唐图多车轮，其缘边乃如剑脊。古者殓用水银，此镜以掩心，久之，尸蚀而水银不坏，则镜收之，故朱砂、翡翠以年代久近为差。瓦羽觞不知其何始，冢大者得百千只，以蜡色而香者为佳，若气带泥微青而渗酒者，皆贗为之耳。郭公砖长数尺，空其中，亦以冢壁，能使千载不还于土。俗传，其女能之，遂杀女以秘其法。今吴、越称以琴砖，宝之，而洛阳巨细家墙趾无不有也。

洛阳住窑，非必皆贫也，亦非皆范砖合瓦之处。遇败冢穴，其隧道门洞而居，亦称窑道，傍穴土而居，亦称窑。山麓穴山而栖，致挖土为重楼，亦称窑。谓冬燠夏凉，亦藏粟麦不坏，无南方霉湿故也。

陕州灵、宝二城，皆西北滨河，南阻山，东南通一线路。河崖高寻丈，故水不溢入城。陕州城无水，乃自交口引涓涓来，四十里穿城楼上过，滴召公池中。

自函阳西行，左秦山，右邙山，皆绵亘数百里，直至函谷，中夹线路而已。邙山外则大河包之，秦山后则万山丛出，故秦关百二，真天险也。新安县在山上，东西可二里，南北仅百步，自新安上山，至义昌始下平坡，义昌，澠池所辖也，过澠池至硤口又上山。大抵入秦之道皆仰行。孟津在邙山外，止辖河坡一带，纵不过五里，横十之，与新安二县为洛中最小而疲。

卫水发源苏门山，如珠玑百万，飞跃可爱。苏门啸台为孙登、阮籍也，其后李之才、邵尧夫辈闻风兴起，今皆祀之，而独不及籍，岂谓籍人品在诸公下耶？

曹操七十二疑冢，皆聚于一处，不数十里而远，今亦有沉于漳河中者。陶九成曰：“会须尽伐七十二疑冢，必有一冢藏操尸。”余谓以操之多智，即七十二冢中，操尸犹不在也。

函谷新旧二关。旧函谷在灵宝，去河岸数十里，正老子骑青牛、尹喜望紫气处也。新函谷在新安。汉时重关内族，以谓帝里之民，故彻侯不治事者谓关内侯。楼船将军杨仆伐越归，耻为关外人，乃尽献家赀，请徙关内，武帝遂为移关于其家外以就之。汉家法纪乃至于是。

洛阳旧有永宁寺，后魏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。中有九层浮图，架木为之，举高九十丈，有刹复高十丈，合去地千尺，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。初掘基至黄泉下，得金像三十躯，太后以为信法之征，是以营建过度。刹上有金宝瓶，容二十五石，瓶下有承露金盘，三十重，周匝皆垂金铎，复有铁车巢四道，引刹向浮屠四角，车巢上亦有金铎，铎大小如一石瓮子，共一百十二铎。浮图四面，面有三户窗，上有五行金铃，合五千四百枚。复有金环铺首，殫土木之功，绣柱金铺，骇人心目，风中闻十余里。北有佛殿，形如太极。中有丈八金像一，人长金像十，绣珠像三，织成像五，奇巧冠世。僧房楼观千间，皆雕梁粉壁，青锁绮疏。异贲奇花，布满阶墀。园墙皆效宫墙，门效端门，夹以力士、金狮，皆饰金银珠玉，青槐绿水，路断飞尘。时有西域沙门达摩年百五十岁，云历游诸国，此寺精丽，遍阎浮所无也，极佛界亦无有此。孝昌二年大风，宝瓶落入地丈余，复更新之。后永熙三年二月，浮图为火所焚。初起第八极中，当时雷雨晦冥，杂下霰雪，百姓道俗观火者悲哀振天，时有三比丘赴火死，经三月不灭，有入地柱火，寻柱周年犹有烟气，其年五月，有人从象为郡来，云见浮图于海中，光明夺目海上人咸观之。详《伽蓝记》。

伏牛山在嵩县，深谷大壑之中数百里，中原战争兵燹所不及，故缙流衲子

多居之。加以云水游僧动辄千万为群，至其山者如入佛国，呗声梵响，别自一乾坤也。然其中戒律齐整，佛土庄严，打七降魔，开单展钵，手持贝叶，口诵弥陀，六时工课，行坐不辍。良足以引游方之目，感檀越之心，非他方刹宇可比。少林则方上游僧至者守此戒，是称禅林，本寺僧则啜酒啖肉，习武教艺，止识拳棍，不知棒喝。

南召、卢氏之间多有矿徒，长枪大矢，裹足缠头，专以凿山为业，杀人为生，号毛葫芦。其技最悍，其人千百为群，以角脑束之，角脑即头目之谓也。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，人迹不到，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。今所采者，咸近市井道路处也。闻此一时，貂以狐假虎，杀人而吮其血，按抚袖手而唯唯。宛、洛之间，初至报富室以为硃头，非厚赂不免。惟视矿脉，则于富人坟墓掘之，又非厚赂不免。其借歇公差、寄顿官物，必寻富人之庄，又非厚赂不免。贫人则自裹粮而执役，中产则计门摊以赔税，而奏官仲春等踉跄剥削，擅逞淫刑，亡论贫富人，皆坐诸汤火。藩司费万金之出，内帑不能得万金之入。昔人谓：“内帑之一金，府库之十金，民屋之百金也。”良然。朝廷此举，听于仲春之一言，仲春之肉不足食，第恐中州祸乱，不知所究竟也。

汝宁郡治二门两石台，旧吴元济牙台也。此淮、蔡之地，古称乱邦，险要之说不可以时平而废。府城正北突出为半规，建府治其中，流汝水于下。今汝啮于城之足矣，决汝水逆于西门，则城浸，凿河崖穴地道，则半规者坏而不守，非计也。汝属惟信阳据险，城筑于山冈之上，四面皆低，又洧师水在前，淮河在后，最易守。

汝宁惟光州所属光、固、商、息为南五县，通淮河，稍集商旅，聚南货，觉文物与诸县差殊，人才亦辈出。光山一荐乡书，则奴仆十百辈皆带田产而来，止听差遣，不费衣食，可怪也。商城自固始分，当时草草，分民不分土，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，田耕于固始村内，固始亦然，两县今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语。

确山南多稻田，近楚俗，北乃旱地，渐见风尘。其城四里，曾经流贼入屠之，今城中民不二三百家，又多缙绅巨族，女墙睥睨七百余，有城而谁与为守？且贸易、店铺、谷粟皆聚于东门之外，一燎则城中坐困矣。县后与学后又皆空地，气象萧索。余故移一集于城中空处，使人烟喧闹以招徕。目下生气且集，场既立，店舍渐兴，则谷粟可以次入城，而北归市之民即守城之众，亦以默寓百年久远之计。奈后来者不能深识余情而遽罢之。

汝宁称殷，然烟火稠，薪桂是急，雨雪连朝，即富室皆裂门壁以炊，朗陵近有煤山，然土嫩未成，余曾凿烧之，无炎，想百余年后用物耳。

汝宁本乐土，癸巳、甲午大荒，杀人以食，死尸横道，有骨无肉，汝、颍

城中明货人肉以当屠肆。最可恨者，宝丰杨松家有祖父，其祖饿甚，令松谋父烹之，松遂杀父，与祖共食，此亦天地之一大变也。故流贼四起，贼首确山、泌阳、桐柏间则陈金，汝宁则王商，汝、颍间则王自简，皆号召千百人，张輿盖、执干戈以叛。所幸浮、光、商、固五州县丰稔，助乱者寡，不能成大事也。盖荆山之北，汝宁之南，左有金刚台，右有栲栳山，皆乱民所必资。金刚台在商城，山高数十里，其上平原，周十余里，立营置寨，足屯数千人，土沃可耕，路险阻不得上，与麻城天台山相为犄角。栲栳山在确山、桐柏间，山高与金刚台同，其上则连大山，逶迤数百里不绝。吴元济昔据之以得淮、蔡，城墙、台基、阑干、石址俱存，俗又称方城山，谓即楚方城。如草泽、风尘二处，皆当扼塞。

宛、洛、淮、汝、睢、陈、汴、卫自古为戎马之场，胜国以来，杀戮殆尽。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，除缙绅巨室外，民间俱不立祠堂，不置宗谱，争嗣续者，止以殓葬时作佛超度所烧瘞纸姓名为质。庶民服制外，同宗不相敦睦，惟以同户当差者为亲。同姓为婚，多不避忌，同宗子姓，有力者蓄之为奴。此皆国初徙民实中州时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故也。

閭阎不蓄积，乐岁则尽数棗卖以饰裘马，凶年则持筐篋携妻子逃徙趁食。俗又好赌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，赌尽势必盗，故盗益多。且又不善盗，入其家则必杀人，乃所得皆重累易认之物，今日所劫衣履，明日即被服之而为人所获，故每盗或十余人骈首就戮，而计赃乃不值一金，余每心怜之而无法以脱也。

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，今日削发则为僧，明日长发则为民，任自为之。故白莲教一兴，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，官府无所查核，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，事息则回。无论僧行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。

关中多高原横亘，大者跨数邑，小者亦数十里，是亦东南冈阜之类。但冈阜有起伏而原无起伏，惟是自高而下，牵连而来，倾跌而去，建瓴而落，拾级而登。葬以四五丈不及黄泉，井以数十丈方得水脉，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。盖关中土厚水深，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，乃水出高原之义。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。

南山谓终南山也，脉自大散关而度，左渭右汉，黑白两龙江注之。其东出者，自武功、太白牵连而至商洛，皆是南山，如太行在燕、代随处异名耳。太白极高，上有积雪，盛夏不消，谚云：“武功、太白，去天三百。”山下军行鸣鼓角，则疾风暴雨立至，今乃为盗据而窟之，游人莫到，使山灵受污。武功亦北连太白，与之并峙。太华削成四方，高五千仞，自回心石以上仰蹶四十里，少华三峰副之。终南正南，亘蓝田、，中对长安，登者经樊川、杜曲。谚云

：“城南韦、杜，去天尺五。”韦乃安石别业，倒官中囊为之；杜则岐公墅而孙牧增为者。二曲为唐长安林泉，花竹最胜，今皆荒落。自此入山，走深谷大壑，即三四百里不能穷，中多修道求仙人数百岁者，云水游人往往觅得之。子午谷去城南百里，路自南通北，正对长安，故名，然止单人独骑可行。昔魏延请孔明出军，贵妃飞骑进荔枝，皆此。

长安为周、秦、汉、隋、唐所都，历代位置，亦非一处，然皆不出五十里之外。周后稷封邰，在城，今为武功县。其后，不失官，窜于戎狄，则庆阳有不城。公刘徙，邠州。太王迁岐，邠岐山。至文王迁丰，始近今长安之境，邠零陵县，丰水出其谷焉，灵台基址尚存。又东则为镐水，武王都镐，邠与丰东西对峙，相去二十五里，名宗周也。诸家皆言汉武穿昆明池，镐京故基沦入于池。秦始保西垂，至非子居犬邱，当是畜牧之地，邠今兴平，始皇改名废邱，示周废不复兴也。孝公始作咸阳，筑冀阙而都焉。其地九之南，渭水之北，山以南为阳，水以北为阳，故曰咸阳。然《史记》、《黄图》皆云，始皇都咸阳，引渭水贯都，以象天汉，横桥南渡，以法牵牛，则是跨渭水而都之。汉长安城在龙首山上，周丰、镐之东北也。龙首来自樊川，其初由南向北，行至渭滨乃始折而东。汉之未央据其折东高处为基，故宫基直出长安城上，建章、昆明皆在原西，而秦长乐离宫，汉修之，亦东西峙焉，其后以居母后，名东朝。《三秦记》曰：“此山长六十里，头入渭水，尾达樊川，头高二十丈，尾低可六七丈，色赤。”汉既据其上立未央宫矣，而山势尚东趋，唐大明宫又据其趋东之坵，故含元正殿高平地四十尺也。若此山方北行未东之时，垂坡东下为龙首原。原有六坡，象《易乾卦》，隋包六坡为都城，大兴宫殿，据第二坡应第二爻。唐建都因隋无改，止易宫名太极，至高宗风Φ，恶太极下湿，遂迁据东北山上别为大明宫，至山势尽处，引水以为蓬莱山池，因名大兴，为西内，大明为东内，又于别建兴庆宫为南内。此五代都长安大略也。咸阳有三，秦在在本朝县东三十里，隋城在县东北二十里，唐城在渭水北杜邮馆西。镐京东径磁石门及阿房之西门，名却口门，冀以吸口人隐刃，正在镐水入渭之处。汉都长安，其城在渭之南，而秦咸阳之东南也，故项羽自霸上而入秦都，皆曰西上咸阳也。隋都亦在长安，实汉城东南十三里。今西安府坐龙首山南十里，未央东南十四里，则今城正当大兴旧址。

长安中殿惟秦、汉最盛。想当时，秦、陇大木多取用不尽，若今嘉靖间午门、三殿灾，万历间慈宁、乾清灾，动费四五百万金、府库不足，取之事例，不足，又取之捐俸，不足，又取之开矿，一木之费辄至千金，川、贵山中存者亦罕，千溪万壑，山水为难，即欲效秦、汉，百一未能也。姑举两朝崖略：秦始皇所造宫室多在渭北，每破侯国，即放写其宫室，作之咸阳北坂上，以

所得美人充之，起咸阳而西至雍，规恢三百里，离宫别馆，弥山跨谷，复道相属，钟鼓帷帐不移而具。又三十五年别度渭南立上林苑，中建阿房宫，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坐万人，下建五丈旗，车行酒、骑行炙。记其绵亘，则阁道八十里，直抵丽山，表南山之阙以为塞，络樊川为池，以木兰为梁，以磁石为门，度渭，象太极阁道抵营室也。其他阳、或阳、平阳，橐泉、长杨、祈年诸宫，不暇殫举。汉修长乐，周二十里，又起未央宫，周二十八里，前殿东西五百尺，深百五十丈，高三百五十尺。至孝武，以黄金为壁带，文杏为柱，金铺玉户，华榱璧，雕楹玉饰，青锁丹墀。又作建章宫，周三十里，于宫西跨城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，为千门万户。前殿下视未央，别作凤阙对峙，并干楼楼阁俱高五十丈，辇道相属焉，而左凤阙、北员阙则高皆半之。甘泉宫周十九里，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。他如集灵、五柞、回中、北宫、长信，不暇殫举。《黄图》曰：“秦北至九，南至郿、杜，东至河西，西至、渭之交，东西八百里，南北四百里，离宫三百，相望联属，木衣绋绣，土被朱紫，宫人不移，乐不改悬，穷年忘归，犹不能遍。汉几千里，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。”

长安称关中，盖东有函关，西有散关，南有武关，北有萧关，而长安居其中，其他如大震关之在陇右，瓦亭关之在固原，骆谷关之在，子午关之在南山，蒲津关之在同州，豹头关之在汉中，设险守国，皆在名义之内。

始皇陵倚骊山下，作者刑徒数万，虽其璧玉为星辰，水银为江河，金帛机械无所不备，业已下锢三泉。然登陵望之，正当渭水反弓之处，即以堪舆论，固当二世而已。

自秦入蜀有三谷、四栈道。三谷者，其西南曰褒谷；南曰骆谷，从洋入；东南曰斜谷，从眉入。其所从皆殊。旧《志》谓：“骆谷、傥谷同一谷，褒谷、斜谷同一谷。”非是。其栈道有四出，从成、和、阶、文出者为沓中阴平道，邓艾伐蜀由之，从两当出者为故道，汉高帝攻陈仓由之；从褒、凤出者为今连云栈道，汉王之南郑由之；从城固、洋县出者为斜骆道，武侯屯渭上由之。此四道、三谷者，关南之险厄，攻取所从来固矣。语见何仲默《三秦志》中，然《志》称同一谷者，谓褒城谷南口曰褒，北口曰斜；洋县谷南口曰傥，北口曰骆。

关中三面距险，以东临六国诸侯言耳，非今之所称备边也。雍州山原皆从西北来，西北最高，羌虜据之，故关中视中原其势俯，视羌虜其势仰，甘、凉一路，云“断匈奴右臂”，盖不得已而以人为险守之也。近日虜侵，番常夺路横截而过，时或住牧其中，则西北之险我已与虜共之矣。此地非汉、唐挾伐，深入其阻，则番夷窃，中国安得宁居？闻之阴山瀚海，虜皆野祀汉武、唐宗

，如内土地神类，其威灵所慑久也。

关中郡邑最远者，如巩昌府成县去府东南六百里，两当县去府东五百六十里，阶州去府南八百里，皆白马氏所居武都故地；延安府葭州去府北六百里，神木县去府九百里，府谷县去府东北千一百里。皆周环河套之内。

余行汉中，过禹庙，问汉源，因见大安河自略阳来，其流尤大，不知当时何以表漾为源也，心疑之。及读《丹铅总录》，始知有东西汉焉。今引而记之。《总录》“祝穆曰：天下之大川以汉名者二，班固谓之东汉、西汉，而黎州之汉水源于飞越岭者不与焉。固之所谓东汉，则《禹贡》之导漾自番冢山，径梁、洋、金、房、均、襄、郢复至汉阳入江者也。西汉则苏代所谓‘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，乘夏水下汉，四日而至五谿’者，其源出于西河州徼外，经阶、沔与嘉陵水合，俗谓之西汉，又经大安、利、剑、果、合与涪水合入于江。”

蓝田关即秦关，图《七贤过关》者即此，盖是春雪初霁，张说、张九龄、李颀、李白、郑虔、孟浩然共访辋川王维也，当时郑广文自为图，有诗曰：“二李才名压二张，归鞭遥指孟襄阳。”

澄城县山崩，初为一山，至是东西分驰三四里，遗址平陷，良为一奇，此嘉靖丁未六月也。唐武后，临潼县因风雷涌出一山，初高六尺，渐高至二丈，因名庆山。以此知古称谷、洛水斗，信乎不诬。宋绍兴十四年亦有乐平水斗，有司奏言，河冲里田水中，类为物所吸，聚为一直行，高平地数尺，不假堤防而水自行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，亦高数尺，夭矫如长虹，声如雷，穿墙破楼，二水斗于杉墩，且前且却，十余刻乃解。正德中，又有文安县水忽僵立，是日天大寒，遂冻为冻柱，高五丈，四围亦如之，中空而旁有穴，后数日流贼过，人多避其中。山川且然，况人物乎？以是知造物之奇，无所不有。

庆阳缘边人善蛊术，有为稻田蛊者，能使其人腹中有土一块，中出稻芒，穿肠而死，树蛊者，则出树枝撑肠，是亦挑生之类。然则是术不独粤中有之。徐南孺分宪延庆，为余言曾阅其牒云。

宝鸡以西盖屋咸以板，用石压之，《小戎》曰：“在其板屋”，自古西戎之俗然也。此地流渠走水，依稀江南，在关中称沃土。

自古称栈道险，今殊不然，屡年修砌，可并行二轿四马。其褒、斜二谷俯黑龙江，咸乾滩乱石，不知汉张汤何以欲转漕于渭，岂古今陵谷星渊至是？其站皆军夫，以百兵为厩，置长，军无饷廩，惟自种山田数亩而已。今军日消而往来之络绎如故，是宜有以处之。入川如秋林、富村、古店诸站，丁庶而富，其气象又与汉中别。

会宁鲜流水源泉，土厚脉沉，泥淖斥卤，即凿井极深亦不能寒冽，居民夏惟储雨水，冬惟窖雪水而饮。峨眉大岳顶上无水亦然。

大陇首山牵连六七百里，其上多鸚鵡，行人过此，困顿欲绝，故《乐府》诗曰：“陇头流水，鸣声呜咽，遥望秦川，肝肠断绝。”崆峒山有玄鹤洞，深无底，中有三玄鹤时出，飞翔云际，游者见之以为瑞。鸟鼠同穴，出则飞走相为牝牡，此最异事。鸟曰余，鼠曰鼯。

宁夏居黄河下流，大坝可灌，自昔记之。万历辛卯之变，朝廷闻报，遂悬通侯之赏，不知庙堂议论何以张皇如此。当时有请城京师四隅者，有请塞潼关以拒贼出延庆者。夫至城京师，则中原属之谁耶？贼患其不出耳，若出延庆，而抚臣调兵以遮其前，督臣捣巢以截其后，此孙腔伐魏救赵之故智也，将安逃？抑有异者，土、孛、刘、许五贼不相君臣而并据弹丸，必无自固之理，即以关、张之义，亦必臣刘而可，若五大不相臣，则虽同父母兄弟骨肉无不相猜而相残者，可计日而用间以破之也。余曾滇中贻赵汝师少宰书，谓不必虑，当固守以徒其自败。果一月而五贼相猜，城遂溃。此一事耳，而举国若狂，平日所谓边才安在哉？若五贼推一人为主，而以其他投虏来入据之，则宁夏终非国有，是可虑耳。

无定河，河名也。此地浮沙善陷，與人急走急换足，不则陷矣。故名。

甘、凉处原中国地，晋《凉州志》云：“周衰，其地为狄，后匈奴使休屠、浑邪等王王月支，以地降汉，汉置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武威、金城，渭之河西五郡，南隔距羌而断匈奴右臂以通西域，故张骞通三十六国，班超复定五十余国，条支、安息至于海滨四万里外。”魏、晋后通者不过二三国耳。令人知两浙为会稽部，而不知后魏于敦煌侧置会稽部，人知维扬有瓜洲城，而不知唐于敦煌侧置瓜州城，人知严州有寿昌县，而不知唐于沙州南百五十里立寿昌县。古敦煌，今嘉峪关外地也。即晋之西海郡居延等县，元为亦集乃城，盖在肃州东北五百里。瓜州盖在肃州西五百里，即古西戎地，汉为玉门关。沙州城盖在卫西八百里，汉月支地。汉又有龙勒县，即寿昌地，亦即唐阳关。西北去又数百里为伊州柔远县，又西去数百里为蒲昌县，又北去数百里为唐安西府交河县，其地又远。而太宗所置伊西、庭州，高宗所置龟兹、于阗四镇，总之在玉门之外。而天宝以后，河西、陇右始陷吐蕃耳。本朝守嘉峪，弃玉门以外。大都甘州西去五百里为肃州，汉酒泉郡。肃州不及百里即嘉峪。若河西诸郡皆在甘州行都司之内。甘州即汉张掖，如甘州东北百二十里为山丹，亦张掖地。东五百里为镇番，东南三百里为永昌，五百里为凉州，南九百里为庄浪，皆汉武威。东南一千三百里为西宁，乃古湟中，即汉破羌县，属金城郡。古贤如张奂、张芝、索、索靖父子，咸敦煌人。

凉州称凉者，以西北风气最寒而名也，五六月，白日中如雪皑皑而下者，谓之明霜。

河套虽古朔方之地，但汉、唐来弃之已久。起宁夏至皇甫川，黄河北绕二千五百里即南，自川至定边亦一千三百里，以围径求之，当得纵横各一千二百里余。其中皆荒野荒原，惟虏可就水草住牧，安得中国人居之？即迁人实之，从何得室庐耕作？所谓得其地不足田，得其人不足守，幸而曾议不成耳。即成，费国家金钱数百万，取之终亦必弃，为虏复得。惟是铄出身任事之臣，一旦为奸臣所构陷，身首异处，不能不令志士发上指冠也。今以其颠末略志：先是，嘉靖丙午秋七月，套虏三万人入寇，大掠延庆，至三原、泾阳，曾公铄方以少司马总督三边，乃毅然请复河套，条为八议，计万余言。帝以连年虏寇，边臣无以逐虏为念者，深嘉铄志，切责本兵覆议之迟。丁未五月，虏入，大败我师，铄又袭击斩获之，帝又嘉赏铄，又令抚按参酌复套方略，因上营陈八图及地图一帙，帝又答以温旨，下部议可，属铄行，铄遂发甘肃总兵仇鸾十大罪，逮赴京，会是年澄城山崩，分宜严相嵩欲夺夏公言首辅，而陆炳亦怨言，助嵩图之。于是嵩以山崩故疏陈缺失，谓铄开边启衅，误国大计，言从中主之，淆乱国是。言诉不听，下九卿议。冢宰闻渊、御史大夫屠侨、宗伯费き、锦衣陆炳等希嵩指，劾言轻信铄，徇情拟旨。于是帝怒，夺言官致仕，逮铄赴京，是戊申正月也。时适俺答入套，延绥抚臣杨守谦奏称，套内先有狼台吉、薊台吉、都刺台吉驻牧，今俺答复蹋冰逾河，声势愈重。嵩遂拟旨，谓铄开衅生祸。复下九卿议。于是仇鸾讦铄：“谋国不忠，往年虏寇延庆，多杀伤，铄匿不闻，乃收诸将金钱万计，通贵近以免。铄明知诱杀、扑杀有禁，乃于丁未二月袭虏希功，致全军没，又匿不闻，臣久知套不可复，铄恶臣，行五千金陷臣，今陕人以调集尽窜，恐忧不在套，在边圉之内。”时皆谓是疏嵩所授草。渊等又希嵩，论铄果匿边情，以万金贿言，当“交结近侍、扶同奏启”律。以三月论斩铄西市，并逮言于丹阳，用前律以十月斩言。

济河在汶上北，云即大清河。《禹贡》：“出于陶邱北，又东至于菏，又东北会于汶，又北东入于海。”酈道元谓：“济水，当王莽之世，川渎枯竭，伏地而行。”蔡九峰谓：“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，世谓济水经流其下，故今以趵突当之。然趵突又引入小清河，则大清河乃济之故道，非济之本流。”世间水惟济最幻，即其发源处，盘涡转毂能出入诸物，若有机者然。昔人以糠试之，云自趵突出。

大明湖下有源泉，又为诸泉所汇，当城中地三之一，古称遥望华不注如在水中。夏时，芰荷满湖，苇荻成港，泛舟其中，景之绝胜者，惜沿湖无楼台亭榭以助憩息。城中泉最多，如金线泉、南北两珍珠泉、舜泉、杜康泉、趵突泉。总之，趵突佳，入城与诸泉俱汇大湖，出北门，达小清河。

山左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，茅茨土阶，晏如也，即公卿家，或门或堂，必

有草房数楹。斯其为邹、鲁之风。

古称封禅者七十二君，今遗迹皆不存，亭亭云云等，存其名而已。泰岱之上，惟日观侧有秦封禅台。碑石则秦无字碑最古，当万化不化，大且重，故此石非泰山物、非驱山之铎良不能至此。

泰山香税乃士女所舍物，藩司于税赋外资为额费。夫既已入之官，则戴甲马、呼圣号、不远千里、十步五步一拜而来者，不知其为何也？不惟官益此数十万，众当春夏间，往来如蚁，饮食香楮，贾人旅肆，咸藉以为生。视嵩山、芦岳、雁荡、武夷士大夫车骑馆谷专为邑中之累者，其损益何啻星渊。

大清河，济水之故道，经流长青、齐河、历城、济阳、齐东、武定、青城、滨州、蒲台、利津入海。小清河一名滦水，即济之南，源发趵突，东北经章邱、邹平、新城、高苑、博兴、乐安入海，今亦为盐河，兼资灌溉。而淤塞流溢，久离故道，水利失而水害兴，各郡邑乃自以意为堤而以邻为壑，如新城、博兴、高苑之民，日寻干戈以竞通塞，非朝夕故矣。故为山东者，必当兴复河流，讲求故道。使竹口不辟则西民之水害不除，清河不修则东民之水利不举，恐田野荒芜，终无殷富之日。

孔子庙前之桧，围不四五尺，高与檐齐。而《志》称围一丈三尺，高五丈者，《志》所称旧桧也。此非手植，乃手植之余，盖手植者，金时毁于火，此其根株复萌蘖者。《志》称晋永嘉三年枯，隋义宁元年复荣，唐乾封二年枯，宋康定元年复荣，则所指手植者，元至正三年复荣，则所指今桧也。今肤理犹然生意，第不知荣于何日耳。

洙、泗，洙水自尼山来，入沂水同流，今之洙水桥亦非其旧也。泗水出陪尾山下，四源共会，故称泗，其源清澈可掬，出地激驶，滚滚有声。至曲阜，南洙北泗中为孔林，下济宁，入徐州，会汴达淮，今会通河夺之。雷泽，夏溢秋涸，泗时水入地，声如雷者经日，故云雷泽。汶水会七十二泉而成，至南旺分流南北济运，南流短而北流长。

周公之后有东野氏，有司复其庸调。世疑孔子万世有土而周公微不振，然孟子出孟孙氏，自是周公子孙。

山东东、兖二郡水患不尽由本地，本地水乃汶、泗也，流漕河南北则已，惟中州黑洋山水经澶渊坡而东奔曹、濮之间，以一堤限之，堤西人常窃决堤，兼以黑龙潭诸水汇平澎湃汪洋，其初咸自范县竹口出五空桥而入漕河，迩来桥口淤塞，河臣不许浚之出，恐伤漕水，遂缩回浸诸邑，而濮尤甚。癸巳余参藩行荒，至其地，为民讲求，止开州永固铺一路可开之以达漳河，而开民不肯让道，筑舍无成，乃奏记舒司空，谓河臣止论国计，不恤民生，司空甚衔余，竟格之。然东不开五空桥，西不开永固铺，濮上左右，岁为沮洳之场矣。

鱼台之在兖西犹釜底然。黄河身渐高，单、沛堤日益以高，而鱼台水不出，淹处至经四五年。舒司空欲开中心沟泄之以达宿迁，泄之良是也，第沟首接吕孟湖，而湖高又不能泄鱼台之水，新沟下又多礞砂，浚不深，仅仅一线泄漕河、汶、泗之溢者濡缕尔。故费五万金而卒无益于事，不出张宪副朝瑞之所料也。

东、兖之间，郡邑大小等，如滕，非昔五十里之滕也，西北可五十里，南则几百数十里而遥，东亦不下百里，而冈阜绵连，盗贼渊藪，故治之难，而滕、峰间再置一邑为善。若清平之侧又有博平，朝城之畔又有观城，则赘也。博平四隅乡村，每方不出二十余里，若观城东、西、北皆不过数里，止东南去十里余而已，此犹不及一大郡之城，何以为邑？

邹峰山秦始皇所登以立石颂功德处，一山皆无根之石，如溪涧中石卵堆叠而成，不其奇峭，而颇怪险。《禹贡》“峰阳孤桐”，乃特生之桐，非以一树为孤也，桐生特生者，谓受风声而，故堪琴瑟。今则枯桐寺前果只留一桐，足称孤矣，虽非禹时之旧，似亦不下千年物。万历戊、己间特荣一枝，次年旋坏。余癸巳冬适行荒至，问之，已仆地，寺僧将曳入而斧爨之，余急令扶植原所，累大石为坛，上为一亭覆之，各栖桐谢，以存禹迹，稍迟时刻则毁矣。固知神物成毁，良不偶然。

东平安山左右，乃盗贼渊藪，客舟屡遭劫掠。武德亦多盗之地，以北直、河南三界往来，易于窜匿。然其来也，必有富家窝引之，如近日路乡之败，千里闻名，有司皆折节下之，亦古者大侠郭解之流。

青州人易习乱，御倭长枪手皆出其地。盖是太公尊贤尚功，桓公、管仲首霸之地也。其走狗斗鸡，蹴六博之俗犹有存者。

登州三面负海，止西南接莱阳出海，西北五六十里为沙门岛，与鼉机、牵牛、大竹、小竹五岛相为联。其上生奇草美石，遥望紫翠出没波涛中，足称方丈、蓬壶。春夏间，蛟蜃吐气幻为海市，常在五岛之上现，则皆楼台城郭，亦有人马往来，近看则无，止是霞光，远看乃有，真成市肆，此宇宙最幻境界，秋霜冬雪肃杀时不现，而苏子瞻乃祷于海神，岁晚见之。余以十月大雪，见峨嵋佛光，与苏遇同奇。海舟度辽者，必泊诸岛避风，然泊者不知，而登、辽两岸乃俨然覩形影，真不可以常理断。

长山、沙门诸岛在登、莱外，大者延袤十余里，小者二三里，皆有饶沃田以千万计，犹闽、浙之金、堂诸山也。往者皆有禁，后郑中丞因新兵乏饷，疏垦以助之，亦山左一益。此田皆当于农时搭厂以居，隙则毁之以归，若架屋常住，恐窝引海寇，为患浙、闽间矣。而浙拘挛甚，则当事者之见殊也。

海运，洪武十三年粮七十万石给辽东。永乐五年，因都北平，部议粮运事

宜未决。九年，以济宁州别驾潘叔正言，命宋司空礼发山东丁夫十六万，浚元会通河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里以漕，然犹海陆兼运。十二年，议于淮、徐、德、通搬递为支运，继乃为兑运，又为改兑。其后河塞决不常，先司寇督漕，疏请试海运，其试海运者，非遂以海代漕，云必无漂流也，二三丈之河，风水不无损失，况大海乎？不过欲为国家另寻一路，以为漕河之副，如邱文庄所云者。行之二年，竟格于文网而止。只今朝鲜多事，恐此海道他日为倭夷占用而中国不敢行。今自登州东南大洋至直沽，详其路道，以备摭采：自元真岛始。元真岛者，大嵩、静海二卫之东南洋也。海船至此，转杵皂嘴、如收洋、八套，一程；北过成山头，西北望威海山，前投刘公岛，二百余里，用南风为顺风，一日而到，内可小湾泊十处，当回避十处，二程；自刘公岛西行，远望之罘岛，约二百里，用东风、东北风半日而到，内可小湾泊四处，回避四处，三程；自之罘岛开船，西六十里过龙洞直西，此备倭府外洋也，远望长山岛，西投沙门岛，约一百八十里，用东南风一日而到，内有小湾泊三处，回避六处，四程；自沙门岛开船，西南远望三山岛，约二百余里，用东风半日而到，内可小湾泊二处，回避四处，五程；自三山岛开船，过芙蓉岛直西投大西河口，约四百余里，用东风与东北风一日而到，内可小湾泊二处，回避三处，六程；自大西河开船投大沟河，约一百六十里，用西南风一日而到，内可湾泊三处，回避一处，七程；自大沟河开船投大沽河，约二百余里，望见直沽，俱无回避。此运船与倭船所同，谓大船湾泊避风也。若倭得志朝鲜，用小渔船、唬船偷风破浪而来，则旅顺口一朝夕绝流抵登，溯游三夕而抵天津矣。燃眉之急又可忽乎？

胶莱河与海运相表里，若从淮口起运至麻湾而迳度海仓口，则免开洋转登、莱一千五六百里，其间田横岛、青岛、黄岛、元真岛、竹岛、宫家岛、青鸡岛、刘公岛、之罘岛、八角岛、长山岛、沙门岛、三山岛，此皆礁石如戟，白浪滔天，其余小岛尚不可数计，于此得避，岂不为佳？奈胶莱浅涩，开凿之难，盖自元至元阿合马集议而来，佣费不貲，十载而罢。及今徐司空---、胡给事贾屡举屡废，或谓下有礞砂数十里，斧凿不入，或谓凿时可入，凿后全涨，或又谓开凿原水难，第当事者筑舍道傍。余观唐、宋漕政，皆代经六七更，水陆不常，舟车相禅，若可以此例举，则南北用舟，于中以车辆接之，亦可存其说以备临渴之一策也。余观黑龙江岩石廉利，陟峻寻丈，汉张汤尚欲于此通漕于渭，其与胶莱又奚啻十倍。

山东备倭府立于登州。癸巳、甲午间，倭方得志朝鲜，东人设备往往于是。余谓客曰：“此非山东之所谓备倭也。”曰：“祖宗不建府于登乎？”曰：“登州备倭之设，祖宗盖为京师，非为山东也。海上艨艟大舰乘风而来，仅

可抵登郡东面而止，过此而入则海套之元，大舰无顺风直达，欲泊而待风，则岸浅多礁石，难系缆。故论京师，则登州乃大门而天津二门也，安得不于登备之。”曰：“然则山东备何地乎？”曰：“以山东筹之，则登乃山东东北一隅，犹人家以有后水门也，尚有前堂在，倭从釜山、对马岛乘东风而来，正对淮口，然淮有督储部府，尚宿重兵，在倭不遽登岸也，其登必从安东、日照，此数百里无兵。然中国之殷瘠夷险，倭必有乡导预知之，而泰山香税，外国所艳闻也，则必驰泰安州。既则济宁商店咸在城外，倭必覬之而走济宁。又进则临清大贾所必覬也，而驰临清。掠劫既饱，然后入省城，此山东大厅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。不备前门而备后门乎？”曰：“然则当何备之？”曰：“总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，当从倭汛仪，以关中防秋例处之。登州至安东惟胶州为中，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，今遇汛时，当调登州总戎驻胶州，以南援安东、日照、安邱、诸城一带，而北仍不失救援，随侦随发，而调临清参戎于登州坐镇之，如总督出花马池、巡抚出固原例，汛毕，仍归本镇，是于备京师、山东经权两不失也。”曰：“临清不有粮艘巨万当护乎？”曰：“此非倭所欲也。据临清以绝粮道，邱文庄为中原不逞者言。倭隔海，止利在掠金耳。”曰：“何以知倭不入登、莱也？”曰：“登海浅，水行二十里皆淖途，前所云多礁，船不得泊即起岸，而登州地旷人稀，鲜富室，若清野待之，一望萧索，四五日必回舟，而大舟必漂去，又无渔船、客船可用之，故倭不走登州也。”曰：“登遂可无备乎？”曰：“不在今日也。倘倭得朝鲜，则登与旅顺口相对一岸，不用乘风，不须巨舰，只鹿舡一艘一夜而渡抵岸，方知此时难防又特甚焉，则非今日之比。故备寇者须知我险，须知彼情，难刻舟以求剑也。”后入与郑中丞言之，设安东备作。

晋中俗俭朴，古称有唐、虞、夏之风，百金之家，夏无布帽，千金之家，冬无长衣，万金之家，食无兼味。饭以枣，故其齿多黄，食用羊，故其体多肉，其朔风高厉，故其色多黯黑，而少红颜白皙之徒。其水泉深厚，故其力多坚劲，而少湿郁微肿之疾。地有洞，故其虏至可避，商有伴，故其居积能饶。惟五六月高暑炎烁之时，日则捉扇而摇，夜乃烧炕而睡，此不可以理诘也。

山西地高燥，人家盖藏多以土窖，谷粟入窖，经年如新，盖土厚水深，不若江南过夕即烂。惟隔岁开窖避其窖头气，一时刻卒然遇之，多杀人。其窖地非但藏粟，亦以避虏，虏人遇窖不敢入，惟积草熏之，然多其岐窞，即熏烟，有他窍出不为害。第家家穿地道，又穿之，每每长里余，尝与他家穿处相遇。江南洞在地上，皆天生，塞北洞在地下，皆人造。

平阳、泽、潞豪商大贾甲天下，非数十万不称富，其居室之法善也。其人以行止相高，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，一人出本，众伙共而商之，虽不誓而无

私藏。祖父或以子母息毛贷于人而道亡，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，子孙生而有知，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，则他大有居积者，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，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，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。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。且富者蓄藏不于家，而尽散之于伙计。估人产者，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，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。盖是富者不能遽贫，贫者可以立富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。

蒲、解皆平阳名郡，论州治则解不及蒲，论属邑则蒲不及解。

地震时，蒲州左右郡邑，一时半夜有声，室庐尽塌，压死者半属梦寐不知。恍似将天地掀翻一遍，砖墙横断，井水倒出，地上人死不可以数计。自后三朝两旦，寻常摇动，居民至夜露宿于外，即有一二室庐未塌处，亦不敢入卧其下。人如坐舟船行波浪中，真大变也。比郡邑未震处，数年后大首瘟疫盛行，但不至喉不死，及喉无一生者，缠染而死又何止数万。此亦山右人民之一大劫也。

河曲之地，取义于黄河一曲也。宋时为火山军，以其地有火山，岩石隙缝处烟气迸出，投之以竹皮木屑则焦，架之以鬲釜，水米则熟，其下似一团纯火，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，事理之甚奇者。

沁水出沁州沁源绵山之东谷，经岳阳、泽州，穿太行出覃怀入黄河。狐首诸经山，界水则止。太行绵亘宠厚，非一水所能界，故桑乾、滹沱、清浊漳皆穿太行而东。当黄、淮泛滥时，当事者欲引沁水入卫以分河势，不知河入中国，受泾、渭、澠、洛、汴、泗诸水，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势也，且沁出太行而南，皆山麓险阻，不能引而之卫，若沁可入卫，则河复禹故道当不难矣。诸葛孔明曰：“识时务者在俊杰。”

大同右卫军马坤女年十七，将适人，化为男子，嘉靖戊申七月也。后隆庆间有李良雨者，又化为妇人，妇妆见客不羞。今万历年间又有仪宾生儿之异，比闻之，乃一神托胎于其腹中，临产辄自言欲破肋出，其人惧，求从谷道，神嫌秽不肯，再三求之，请以香水数斛澡之，乃从，澡毕，遂灭形，不知去向。

成祖三犁虏庭，以三月出塞，四月至长清，南望北斗，名威虏镇，五月至斡难河，元人起此，名杀胡镇，已出万里，皆直东胜、受降地，正在山西之外。其后失守东胜。缩地而南，亦自山西始，最后石州之破，虏反深入山西内地，抢掠旬日，人马困惫，行走不前，虏至割毡裘下截弃去。使平日有备，即不能阻其深入，能击其惰归，亦可以得大胜也。

三受降城，东城在废东胜州北，今朔州西北四百里，汉云中郡；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，东去东城三百里，汉九原县；西城在古丰东北八十里。三城皆唐张仁愿所筑，以受北虏之降人者也。西城，开元圯于河，别置河东，宝历初又徙东城于绥远峰南，中城，辽、元置州县。今三城皆不守，而邱富

、赵全等乃道俺答为板升，以受中国之降人据之。板升众可十余万，中国百工技艺无所不有，赵全已为俺答造宫殿，乃入住之日，忽梁折，虏生疑，终身不敢入宫室，仍旧守水草住牧。全虽服上刑，他日边塞之祸，终溃于此。盖南有香山，北有板升，此虏寇之所必资也。

互市之举起于宣、大塞，盖老酋不忍其孽孙之爱，乃以赵全辈易把汉那吉归而成也。二十年来，亡论边民省杀一奔窜之祸，即中国夜不收命，每岁每塞所省若干人。然此事非王少保崇古在外担之，新郑相在内主之，中外安得享数十年太平？新郑良险诈恣横，然胆略当为盖世才子，而互市一断，实有功于国家。王少保后以躬揖之浅，台省纷言逐之，然岂知其当时塞上舍家舍命担当之事。盖少保之为马市议，非泛泛凭臆比者，前有两覆车在，当仇咸宁鸾之以马市媚虏而俺答屡犯宣、大，后口机泄，祸且及，密疏止之，乃罢市，逐史道。于壬子岁三月口世宗命复言开马市者论死，著之令。使少保言而内台执此令，少保之肉有几耶？又丁巳虏有逃妇桃松寨来归，总督杨顺纳之，上其状以为功，后俺答索之急，顺惧，上言虏情叵测，欲胁朝廷归之。未及决，俺答子黄台吉诈言以我叛人邱富易桃松寨，顺信之，予以松寨，而邱富竟不得。顺惧，以五千金赂巡按路楷弗言，后吴给事发其事，逮系削籍。把汉之事与松寨何异？使当时把汉去而赵全不归，少保又何以自解？犯此两鉴而慨然不以身家为念，真侠烈丈夫也。少保尝自言：“我视一家百口皆鬼，而以此颈自悬空中，方敢把担上肩，今台省少年谭何容易！”良然。

山西初守东胜，东胜失而后退守偏关，其后又退守宁武。不知三关者，偏、老为边，而宁为腹也，大同居东北为左臂，偏头、老营居西北为右臂，此山西之极边也，外户也。大同以内为宁武、雁门二关并峙，而宁、雁以内为省会，故宁、雁重门也。外户以屯重兵，进与之战，重门以严扼寨，退为之守，是国初之画也。今巡抚春居省会，秋出代州以防雁门，则东路之防备矣，何独于西路则大将舍偏关而守宁武若是之疏乎？昔者石州之败，虏欺偏、老无备以断其后耳。使当时驻以大将，虏安得深入重地？是当移宁武大将驻偏关。余盖于省垣条陈之，而时总戎畏远出，设为二关并峙、大将当居中调度之说以惑本兵，议遂寝。

互市始于宣、大，故王少保自议宣、大费最多，惟陕西年例不足用，宣、大既每年积羨多，难以花销，则奏报为省节，二三年即省十余万。边烽不警，惟以节省为功，督抚晋司马，司道晋开府，皆此物也。不但两镇军民，至今两镇官咸藉少保之余惠。惟是承平既久，武备渐弛，往时偏、老内外极多勇士，彼椎埋屠狗之辈，囊无金钱，则相率而捣巢偷马，得功邀赏，则叫呼饮博于妓馆中，诘之则云：“吾朝酗酒而夕报警，置杯骑马而出，知吾为人归为鬼

归，不乐何以也？”彼亦素办此志，如所谓不忘丧元者。互市而此辈无所用，老者死而壮者散为商贾，盖皆拘束于礼法尺寸之内，俗非不美，而边徼缓急无所赖藉，卫尉材官，舍介胄、释弓矢，而学以啾唔相高，非其业也。即如夜不收辈，往者宿草地，结胡妇，负囊卧雪中，遇兵刃则死焉，故得虏情最真。今则遥望而道听，漫答应一时则已，并其道路不识者有之矣。眼底虏幸亦无大志，设吉囊、俺答辈复生，何以待之？魏司马学曾不深自思，惟遽大言，一旦绝虏市，是张空拳为无米之炊也。举朝皆眯目而是之，脱市绝而衅起，不知其袖手何以策应？余故不待逮系而必知其宁夏之无成也。

晋俗勤俭，善殖利于外，即牧畜亦藉之外省。余令朗时，见羊群过者，群动以千计，止二三人执随之，或二三群一时相值，皆各认其群而不相乱，夜则以一木架令跳而数之，妓妇与肩酒者日随行，翦毛以酬。问之，则皆山以西人。冬月草枯，则麾羊而南，随地就牧，直至楚中洞庭诸湖左右泽藪度岁，春深而回。每百羊息羔若干，翦毛若干，余则牧者自得之。

●卷四 江南诸省

江南地拓自汉武帝，其初皆楚羈縻也，故楚在春秋、战国间其强甲于海内。余尝至广右而叹秦皇、汉武之功也。语县《广游志》中。故以次于江北。

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。浙西俗繁华，人性纤巧，雅文物，喜饰，多巨室大豪，若家僮千百者，鲜衣怒马，非市井小民之利。浙东俗敦朴，人性俭啬椎鲁，尚古淳风，重节概，鲜富商大贾。而其俗又自分为三：宁、绍盛科名逢掖，其戚里善借为外营，又佣书舞文，竞贾贩锥刀之利，人大半食于外；金、衢武健负气善讼，六郡材官所自出；台、温、处山海之民，猎山渔海，耕农自食，贾不出门，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。

杭州省会，百货所聚，其余各郡邑所出，则湖之丝，嘉之绢，绍之茶之酒，宁之海错，处之磁，严之漆，衢之橘，温之漆器，金之酒，皆以地得名。惟吾台少所出，然近海，海物尚多错聚，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。

杭、嘉、湖平原水乡，是为泽国之民；金、衢、严、处邱陵险阻，是为山谷之民；宁、绍、台、温连山大海，是为海滨之民。三民各自为俗，泽国之民，舟楫为居，百货所聚，闾阎易于富贵，俗尚奢侈，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；山谷之民，石气所钟，猛烈鸷愎，轻犯刑法，喜习俭素，然豪民颇负气，聚党与而傲缙绅；海滨之民，餐风宿水，百死一生，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，以不通商贩不甚富，闾阎与缙绅相安，官民得贵贱之中，俗尚居奢俭之半。

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，西、南二面临大江，西北岩 Ω 插天，虽岛道亦无，止东南面平夷，又有大湖深濠，故不易攻，倭虽数至城下，无能为也。此唐武德间刺史杜伏威所迁，李淳风所择。杭城诚美观，第严之薪，湖之米聚诸

城外，居人无隔宿之储，故不易守。陈同父乃谓决西湖之水可以灌杭州，语泄，窃辛帅马而逃。西湖虽有闸堰，第灌城之水须江河之流方可，湖水无深源洪波，灌从何施？同父豪杰，议论乃尔尔。若六月七月之间，塞镜山之口，亦吾台可忧事。处州之城，登南明山则一目尽之，其地且多矿徒，非计也。

丁丑年，长星之变昏则舒芒数丈，拍拍有声，经月不止。说者谓是拖练尾指东南，当有兵。然此后十余年浙中良多故，辛壬间，罗木营兵变起于月粮留难，闯入督府，拉吴中丞出而窘辱之，遣张司马住，未至而又有民变起于编派，火夫奸民，聚而劫夺城中，烧毁陈都谏等家，当事者稍以便宜定之。其后，青衿士又屡屡不逞，如嘉如湖围挫有司，学使者不能制。南人向柔脆，不能为此乱萌也。虽旋起旋定，然亦多故矣。说者又谓当有大兵方应，然今已二十年，即有眚灾，当远矣。

浙有三石梁，南明山石梁蜿蜒卧地，雁荡石梁斜飞倚天，天台石梁则龟脊横空，深壑无底，奔雷飞瀑，惊目骇魂，非修观遗生者莫能度。

杭俗儂巧繁华，恶拘检而乐游旷，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，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，然皆勤劬自食，出其余以乐残日。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，即缙绅家亦然。城中米珠取于湖，薪桂取于严，本地止以商贾为业，人无担石之储，然亦不以储蓄为意。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，夜则归市沽酒，夫妇团醉而后已，明日又别为计。故一日不可有病，不可有饥，不可有兵，有则无自存之策。

古者妇人用安车，其后以舆轿代之，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，无轿制也。陶渊明病足，乃以意用篮舆，命门生子弟舁之。王荆公告老金陵，子侄劝用肩舆，荆公谓，自古王公贵人无道者多矣，未有以人代畜者。人轿自宋南渡始。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，岂其遗耶？

游观虽非朴俗，然西湖业已为游地，则细民所藉为利，日不止千金，有司时禁之，固以易俗，但渔者、舟者、戏者、市者、酤者咸失其本业，反不便于此辈也。

杭城北湖州市，南浙江驿，咸延袤十里，井屋鳞次，烟火数十万家，非独城中居民也。又如宁、绍人什七在外，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。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，即一邑之众，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之半者，岂天运地脉旋转有时，盛衰不能相一耶？

官、哥二窑，宋时烧之凤凰山下，紫口铁脚，今其泥尽，故此物不再得。间有能补旧窑者，如一炉耳碎，觅他已毁官窑之器，捣筛成粉，素面附之，以烂泥别涂炉身，止留此耳，入火遂相傅合，亦巧手也。近惟处之龙泉盛行，然亦惟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，非独摩弄之久，亦其制造之工也。新者色黯质噪，火气外凝，殊远清赏。

嘉兴滨海地洼，海潮入则没之，故平湖、海盐诸处旧有捍海塘之筑，此非独室庐畎亩民命所系，即其约束诸水出于黄浦，则嘉禾全郡一滴不泄，宜其声名文物甲于东南。

浙十一郡惟湖最富，盖嘉、湖泽国，商贾舟航易通各省，而湖多一蚕，是每年两有秋也。闾阎既得过，则武断奇赢、收子母息者益易为力，故势家大者产百万，次者半之，亦孚封君。其俗皆乡居，大抵嘉禾俗近姑苏，湖俗近松江，缙绅家非奕叶科第，富贵难于长守，其俗盖难言之。

农为岁计，天下所共也，惟湖以蚕。蚕月，夫妇不共榻，贫富彻夜搬箔摊桑，江南用舟船，无马，偶有马者，寄邻郡亲识，古人谓，原蚕，马之精也，彼盛则此衰。官府为停徵罢讼。竣事，则官赋私负咸取足焉，是年蚕事耗，即有秋亦告匮，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。

宁、绍之间，地高下偏颇，水陡不成河。昔人筑三数坝蓄之，每坝高五六尺，舟过者俱系为于尾，榜人以机轮曳而上下之，过乾石以度，亦他处所无也。度剡川而西北则河水平流，两岸树木交荫，莲荇菱芡浮水面不绝，鱼梁罾笱，家家门前悬挂之，舟行以夜，不避雨雪，月明如罨画，昔人谓，行山阴道上，如在镜中，良然，又云，秋冬之际，殆难为怀。

绍兴、金华二郡，人多壮游在外，如山阴、会稽、余姚生齿繁多，本处室庐田土，半不足供，其僮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，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，次者兴贩为商贾，故都门西南一隅，三邑人盖栉而比矣。东阳、义乌、永康、武义万山之中，其人鸷悍飞扬，不乐畎亩，岛夷乱后，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，次亦立致千金，故九塞、五岭满地浙兵，岛寇亦辄畏之。得南人之用。其后遂骄恣黠猾。越检制人，召之难服，散之难销，往往得失相半。

绍兴城市，一街则有一河，乡村半里一里亦然，水道如棋局布列，此非天造地设也？或云：“漕渠增一支河月河，动费官帑数十万，而当时疏凿之时，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？”余曰：“不然。此本泽国，其初只漫水，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，故曰菰芦中人。久之，居者或运泥土平基，或作圩岸沟渎种艺，或浚浦港行舟为，日久非一时，人众非一力，故河道渐成，砌渐起，桥梁街市渐饰，即嘉、湖诸处，意必皆然。今淮阳青草、郡伯诸湖，安知异世不如是，又安知越中异日不再为谷？昔□□□太湖干，中露出石街屋址，可类推矣。”

会稽禹穴窆石陷入石中，上锐下丰，可动而不可起，真神异也，或者禹葬衣冠之所，又谓生而藏秘图者。太史公云：“上会稽，探禹穴”，明谓此无疑。杨用修强以石纽村当之，石纽乃大禹所生，会稽则其所葬，彼禹穴二字，乃后人所作也。

王右军舍宅为戒珠寺，贺季真舍宅为千秋观，皆在会稽，古人多有然者，王摩诘亦舍辋川为寺。

三江口乃绍兴守汤绍恩所造，锁一郡之水，外以阻海潮之入，内以泄诸水之出，旱则闭，潦则启，则裨益于地方，兼亦堪輿所系。

绍兴惰民，谓是胜国勋戚，国初降下之，使不与齐民列。其人止为乐工、为舆夫，给事民间婚丧。妇女卖私窝，侍席行酒与官妓等。其旁业止捕鱖、钓水鸡，不敢干他商贩。其人非不有身手长大、眉目姣好与产业殷富者，然家虽千金，闾里亦不与之缔婚，此种自相为嫁娶，将及万人，即乞人亦凌虐之，谓我贫民非似尔惰民也。余天台官堂亦有此种，四民诸生皆得役而詈之，撻之不敢较，较则为良贱相殴。愚尝为叹息之，谓人生不幸为惰民子孙，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补陀大士道场亦防汛之地，在海岸孤绝，与候涛山隔，旦晚两潮。近日香火顿兴，飞楼杰阁，巍然胜地。春时进香人以巨万计，舍贖如山，一步一拜，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。俗传洋里莲花、洞中灯火与鱼篮、鹦鸟倏忽云端，虽不可尽信，然就近日龙二守之呓语，要不可谓无鬼物其间，是亦神道显化，难以常理测。

宁、台、温滨海皆有大岛，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，或十之三，咸大姓聚居。国初汤信国奉敕行海，惧引倭，徙其民市居之，约午前迁者为民，午后迁者为军，至今石栏、碓磨犹存，野鸡、野犬自飞走者，咸当时家畜所遗种也，是谓禁田。如宁之金堂、大榭，温、台之玉环，大者千顷，少者亦五六百，南田、蛟诸岛则又次之，近缙绅家私告恳于有司，李直指天麟疏请公佃充饷，萧中丞恐停倭，仍议寝之。然观诸家垦种皆在倭警之后，况种者农时篷厂，不敢列屋而居，倭之停否亦不系此。迺许中丞抚闽，郑中丞抚山东，又有疏开之。

明、台滨海郡邑，乃大海汪洋，无限界中，人各有张蒲系网之处，只插一标，能自认之，丈尺不差。盖鱼虾在水游走，各有路径，阑截津要而捕捉之，亦有相去丈尺而饶瘠天渊者。东南境界，不独人生齿繁多，即海水内鱼虾，桅柁终日何可以亿兆计，若淮北、胶东、登、莱左右，便觉鱼船有数。

浙中惟台一郡连山，围在海外，另一乾坤。其地东负海，西括苍山高三十里，浙北则为天姥、天台诸山，去四明入海，南则为永嘉诸山，去雁荡入海。舟楫不通，商贾不行，其地止农与渔，眼不习上国之奢华，故其俗犹朴茂近古。其最美者有二：余生五十年，乡村向未闻一强盗，穿窬则间有之；城市从未见一妇人，即奴隶之妇他往，亦必雇募肩舆自蔽耳。

《道书》称洞天三十六、福地七十二，惟台得之多。临海南三十里，第十九，盖竹洞为长耀宝光之天；天台西五里，第六，玉京洞为太上玉清之天；黄

岩南十里，第二，委羽洞为大有空明之天；仙居东南三十里，第十，括苍洞为成德隐元之天。福地，黄岩有东仙源、西仙源，天台有灵墟、桐柏。其他非《道书》所载者，刘、阮桃源，寒山、拾得灶石，皇华丹井，张紫阳神化处，司马悔桥，蔡经宅，葛仙翁丹邱，智者塔，定光石，怀荣、怀玉内身。自古为仙佛之林。

方正学先生生台之宁海，故靖难之际，吾台正学先生姨与其夫人皆死节，而先生门人则卢公元质、林公嘉猷、郑公智，又黄岩王公叔英与其夫人，仙居卢公迥、郑公子恕并其二女，临海郑公华。今之八忠则祠，五烈未祠。又有东湖樵夫。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。

温州城中九山分列，其一居中，谓之九斗城，葱茜可爱。其张文忠公宅乃肃皇所赐第，敕将作大匠治之，门屏河桥，俱拟宫府，前代所未有也。

雁荡一山，说者谓，宋时海涛冲激，泥去石露，古无此山也。审是，则必洼陷地下然后可尔，今此山原在地上。或者又谓，乾道中伐木者始入见之，今左自谢公岭、右自斤竹涧以望，奇峰峭壁，万仞参天，横海帆樯，百里在目，何俟伐木入者始见耶？若海涛冲激至雁荡之巅，温、台、宁复今日有人？第谢康乐守永嘉，伐木通道，登临海峤，业已至斤竹涧，有诗，而亦未入此，见与不见，又所未晓。

台、温二郡，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，稻麦菽粟尚有余饶。宁波齿繁，常取足于台，闽福齿繁，常取给于温，皆以风飘过海，故台、温闭耀，则宁、福二地遂告急矣。

田土惟兰踊贵，上田七八十金一亩者，次亦三四十，劣者亦十金，然所赋租，饶瘠颇不相远。龙游俗亦如之。龙游善贾，其所贾多明珠、翠羽、宝石、猫睛类轻较物，千金之货，只一人自赍京师，败絮、僧鞋、蒙茸、乡监缕、假痲、巨疽、膏药皆宝珠所藏，人无知者。异哉，贾也。

衢州橘林，傍河十数里不绝，树下芟如抹，花香橘黄，每岁两度堪赏，舟楫过者乐之，如过丹阳樱桃林。

淳安小邑，其扁于学宫对云：三元及第，九世同居。即繁剧佳丽之邑，无能胜之者。

浙渔俗傍海网罟，随时弗论，每岁一大鱼汛，在五月石首发时，即今之所称鲞者。宁、台、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，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，以下子故浮水面，每岁三水，每水有期，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，皆有声。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，鱼声向上则下网，下则不，是鱼命司之也。舵师则夜看星斗，日直盘针，平视风涛，俯察礁岛，以避冲就泊，是渔师司鱼命，舵师司人命。长年则为舟主造舟，募工每舟二十余人。惟渔师、舵师与长年同坐食，余则颐使之，犯

则之，至死不以烦有司，谓之五十日草头天子也。舟中床榻皆绳悬。海水咸，计日水以食，窖盐以待。鱼至其地，虽联舟下网，有得鱼多反惧没溺而割网以出之者，有空网不得只鳞者。每期下三日网，有无皆回，舟回则抵明之小浙港以卖。港舟舳舻相接，其上盖平驰可十里也。舟每利者，一水可得二三百金，否则贷子母息以归。卖毕，仍去下二水网，三水亦然。获利者，牟从金伐鼓，入关为乐，不获者，掩面夜归。然十年不获，间一年获，或偿十年之费。亦有数十年而不得一赏者。故海上人以此致富，亦以此破家。此鱼俗称鲞，乃吴王所制字，食而思其美，故用“美”头也。

浙盐取暑天海涂晒裂咸土而埽归之，用海水洒汁煎成。行盐有定界，私咸有令甲，然只绳其小者，捕兵无私盐当罚，则偷覩小民之肩挑背负者执而上首功，若乡村巨姓，合百余人，执铁担为兵，买百余挑，白日鱼贯而荷归之，捕兵不惟袖手不敢问，且远避匿，盖此辈而觅捕兵之，以泄平日之忿，死则弃之，官府且不敢发也。

倭以丁未寇浙。始以朱公紈巡抚，朱至，严禁巨家大侠泛海通番者。又立钩连主藏之法，以双檣大舰走倭岛互市向导者长屿人林恭等若干人正典刑，于是海上诸大族咸怨，少司马詹荣希分宜指，复犹豫，御史周亮遂劾紈擅杀乖方，遣给事杜汝楨就讯之，拟闽海道柯乔、都司卢镗死，朱惧逮，仰药。此浙立巡抚、杀巡抚之始也。代朱者止王公齿得善改，亦以他事死，其后张公经论死，李公天宠论死，胡公宗宪逮系死，十五年间，无巡抚得全者。至赵公孔昭，岛寇不来，始身名两全耳。

市舶司，国初置于太仓，以近京，后移福、浙，虽绝日本而市舶不废，海上利之。后夏公言当国，因宋素卿、宗设仇杀，遂罢市舶。自后番货为奸商所笼，负至数十万，番乃主贵官以商，而贵官取负更甚，番人失利，乃为寇。贵官则让有司不御寇，及出师，又设计以恫喝番人，于是番怒，日焚掠。一二不逞先儒导翼之，而王五峰、毛海峰等遂以华人居近岛，袭王者衣冠，假为番寇，海上无宁岁矣。朱公紈严禁之，骤不得法，为贵官所反陷。御史董威乃复请宽海禁。是浙倭之乱，咸浙人自致之。

倭寇浙始丁未，止辛酉。破黄崦、仙居、慈、昌国、临山、{郭}衢、石浦、青村、柞林、吴淞诸卫县，围余姚、海宁、上海、平湖、海盐、台州诸郡县。十五年间，督抚踵死。盖前此皆仓卒无备，至壬子王公齿始练兵选将，得俞大猷、汤克宽、卢镗等，焚之于补陀，击之于太仓，杀萧显，败尹凤，浙人始知兵。甲寅，齿去而代者非人，又复蹂躪，仅得王江泾之捷。丙辰，胡公宗宪雄行阔略，始败之于皂林，击之于梁庄，杀徐海，擒麻叶，降王直、毛海峰。而谭公纶与戚继光、刘显相继至，又有白水洋之捷，崇明沙之捷，浙人始力

能胜倭，志在杀倭，至今称南兵，皆其遗也。故论浙中倭功，当首祠胡公、谭公以及俞、汤、卢、刘、戚等。而戚功在闽，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。似此名将，又何可得而抑厄之使愤懑死，安得不解壮士之体。为此厉阶者谁耶？

张公经之逮，逮示至，而王江泾捷，斩获且数千，竟不赎，与魏司马宁夏事同。魏犹半出上怒，张则全自赵文华陷之也。世庙时，张半洲、杨魏村、曾石塘之死，读其事，泪数行下。张犹自处稍乖，杨、曾全无罪。

江右，江以章、贡为大，泽以彭蠡为阔，十三郡水皆归焉，总会于九江而出，大姑、小姑二山拦扼之，此山川之最胜，亦都会之天成也。大姑在府城东南湖中，小姑在彭泽北百里，皆谓其四面洪涛，屹然独耸。而俗乃以“孤”为“姑”，谓是二女之精，江侧有彭郎矶，遂谓彭郎者小姑婿也。欧阳永叔云：“余过小孤山，庙像乃一妇人，而敕额为圣母。”岂止俚俗之谬耶？

江右洞天福地，如庐山在南康西北二十里，古名南障，世传周武王时，匡俗兄弟七人结庐隐于此。叠障九层，周五百余里，山有五老峰、三石梁、竹林寺，《道书》第八洞天。虎溪在九江城南，晋惠远在东林送客过此，虎辄鸣号，一日送道士陆修静，不觉过溪，相与大笑。《道书》以为七十二福地之一。豫章西山乃省会最胜处，其势与庐岳等，山在大江之外三十里，一名厌原山，《道书》第十二柱宝极真之天，古今仙踪最多。初济江十里有盘石，名石头津，自石头西行，有梅福学仙处，名梅岭，岭之南，有葛仙翁炼丹处，名葛仙峰，峰之上，有洪崖先生乘鸾憩处，名鸾冈，冈之西，有王子控鹤处，名鹤岭，岭之畔，有萧史游处，史大萧小萧峰，亦名萧仙坛，又有水出山椒，名吴源，高下十堰，溉田万余顷。麻姑山在建昌城西南十里，山有五老、万寿等峰，麓有桃花源，其前第二谷，水飞流而下，有瀑布二百余尺，世传麻姑得道，其坛有颜鲁公书碣，《道书》丹霞小有洞天。阁皂山在临江府六十里，山形如阁，色如皂，相传汉张道陵、晋丁令威、葛孝先皆尝修炼于此。山有凌云峰、漱玉泉、磨剑池，《道书》第三十三福地。龙虎山在贵溪西南八十里，高峰插云，两崖对峙，若龙虎然。汉张良八世孙张道陵修炼之所，《道书》三十二福地也。道陵道成，去蜀之青城山杀鬼上升。今山中亦有飞升台。其所遗经符章与剑印以授子孙，代号天师，阅世之后，多有灵验。说者谓其印剑之神，非子孙道术也。县南亦有鬼谷山、鬼谷洞，周围四里，有苏秦台、张仪井，亦《道书》第十五洞天。

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、陆二先生，鹅湖、白鹿，兴起斯文。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、敬斋胡先生居仁、东白张先生元祯、一峰罗先生伦，各立门墙，龙翔凤起。最后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，左朱右陆，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，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，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，弁髦诸前辈讲解，其在于

今，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。第鱼目鼠璞，何地无之，后之为阳明之学者，江右以吉水、安福、于江为盛。于江独以广大为法门，人情厌拘检而乐纵诞，则阳浮慕其名于此而阴用学术于彼者，未有不藉口者也。德清许司马孚远尝著论曰：国家崇正学，国初迄弘、正之间，人才彬彬，当时学者稍滞旧闻，不达天德，拘固支离，容或所不免，故江门、姚江之学相继而兴。江门以静养为务，姚江以良知为宗，其要，使人反求而得诸本心而后达于人伦事物之际，补偏救弊，其旨归与宋儒未远也。江门之派至增城而浸晦，姚江之派复分为三：吉州仅守其传，淮南亢而高之，山阴圆而通之。而亢与圆者又各有其流弊，颜、梁之徒本于亢而流于肆，于江之学出于亢而入于圆。其后姚安者出，合圆与肆而纵横其间，始于怪僻，卒于悖乱，盖学之大变也。德清曾守于江，其言当不谬。

江、浙、闽三处，人稠地狭，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，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，足不出外则技不售。惟江右尤甚，而其士商工贾，谭天悬河，又人人辩足以济之。又其出也，能不事子母本，徒张空拳以笼百务，虚往实归，如堪舆、星相、医卜、轮舆、梓匠之类，非有盐商、木客、筐丝、聚宝之业也。故作客莫如江右，而江右又莫如抚州。余备兵澜沧，视云南全省，抚人居什之五六，初犹以为商贩，止城市也。既而察之，土府、土州，凡猥不能自致于有司者，乡村间徵输里役，无非抚人为之矣。然犹以为内地也。及遣人抚緬，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，自永蛙以至緬莽，地经万里、行阅两月，虽异域怪族，但有一聚落，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。所不外游而安家食，俗淳朴而易治者，独广信耳。

江右俗力本务啬，其性习勤偷而安简朴，盖为齿繁土瘠，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。又其俗善积蓄，技业人归，计妻孥几口之家，岁用谷粟几多，解囊中装A 1 2入之，必取足费，家无廩，则床头瓶罍无非菽粟者，余则以治缝浣、了征输，绝不作鲜衣怒马、燕宴戏剧之用。即囊无资斧者，且暂逋亲邻，计足糊家人口，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。以故大荒无饥民，游子无内雇，盖忧生务本，俗之至美，是犹有《蟋蟀》、《流火》之风焉。若中原人，岁余十斛粟则买一舟乘之，不则，醪饮而赌且淫焉，不尽不已也。

江右俗以门第为重，其列版籍以国初黄册为准，其坊厢乡都里长，咸用古册内祖宗旧名，子孙顶其役不易其名也。家虽贫穷，积逋甚，然尚有丁在，则必百方勉力，众擎之，不肯以里排长与他家，与则恐他人侮且笑之。其新发产殷富之家，纵贫者不敢逊让。余台亦有此俗，然下乡近海则然，上乡山居者则否。

江右素称治安之区。正德六年，诸郡县盗贼蜂起，赣州、南安有华林寨、

码瑙寨贼，其后，抚州有东乡贼，饶州有桃源洞贼。其始，行劫村落，官府捕之急，遂窜匿山谷，据险立寨。其渠魁姓名不甚著，公移止称某地贼，官兵讨之，抚之不从。赣贼执参政赵士贤，华林贼攻破瑞州，江右大震。事闻，命都御史陈金总戎务，檄宪副周宪讨华林贼，兵败死之，乃檄田州等府狼兵协诸路官兵进剿。其土酋岑猛等多骄横无节制，金姑息之，又檄按察使王秩、知府李承勋同剿，勋招降贼黄奇置麾下，以计破华林贼，遂移兵击码瑙、东乡，皆平之。惟桃源尚猖獗，然见诸寨平，又畏狼兵悍，遂乞降，后复叛，入徽、衢等处，金复督兵追袭，浙东兵夹击之，乃平。大都江西之盗，始终以招抚为害云。

乾一、坤二、离三、震四之类，俗称乳名，江右无一家一人而非是者，然用以记行第、联族属、次长幼之序最佳。至于书券治讼，自有正名，亦故不用而专用此，不知其解。故直指谳狱，惟江右为难，爰书中皆此等姓名，其重辟大盗，连篇累牍者，视前则混后，据后则失前，且不独一牍也，又有他人他事亦与此同名类姓者，甚不便于简阅。亡当也。

铁柱宫乃旌阳许真君锁蛟处也。旌阳弃官归豫章，视其地为浮洲，蛟螭所穴，乃以神术觅蛟精于太守宫中诛逐之，入此井中，铸铁为柱，下施八索，钩锁地脉，以屏水妖。誓曰：“铁柱系红舟，万年永不休，后有兴谋者，终身不到头。”又曰：“天下大乱，此处天忧，天下大旱，此处薄收。”其井水黑色，深莫测，与江水相消长。余以四月过之，泥淖涨与地平。真人又谓，赣江百怪丛居，虑为后害，复铸铁柱二十，在子城南亦以铁索縻之，永镇蛟蜃。然江右所称蛟迹非一，如丰城城东西有二蛟穴，其中积水，四时不竭，旧传蛟精常蛰于此，旌阳以符咒逐之。饶州城南江中有蛟穴，五日，乡人于此竞渡，俗称怀蛟水。都昌县有蛇骨洲，晋永嘉中，长蛇二十余丈断道吸人，旌阳杀蛇聚骨成洲。县北亦有旌阳磨剑池。奉新县有镇蛟石，在延真观内，亦旧传旌阳逐蛟入穴，以巨石书符压之，今石碣尚存。其地亦有旌阳试剑石。宁州东隔水一里有磨剑池，亦旌阳逐蛟处。建昌县有七靖井，其地黄龙山有蛟为渊，辄作洪水，旌阳擒之，钉于石壁，法北斗穿七井镇之，曰：“海昏之地，府属当阳，南昌之州，龙安之场，上缭、艾县，古城之冈，地连蛇穴，寻截川江，占其地土，防民之殃，于今立靖，万古吉祥。”

龙沙在豫章城北，江水之滨，白沙涌起，堆阜高峻，其形如龙，俗为重九登高处。旧有讖云：“龙沙高过城，江南出圣人。”今沙过城十余年矣。昔许旌阳斩蛟，蛟子逸去，散游鄱湖，弟子请悉诛之，旌阳曰：“吾去后一千一百二十〇年，岁在三丙，五陵之内，当有八百地仙出，自能诛之，毋劳今日尽也。”今正当三丙间，去其岁不及二十年，又有龙沙之应。《旌阳子记》亦云

：“五陵为教主，古月一孤峰。”意其所谓圣人者，神仙之流与。

滕王阁，府城西章江门城上其故址也。西临大江，唐高祖子元婴都督洪州，阁成命至，封滕王，故以名。后阎伯屿重修，因九日宴宾客，欲夸其婿吴子章之文，令夙构之，时王勃省父至马当，去南昌七百里，水神告之故，且助以风，一夕而至，预会。阎请诸宾序之，皆辞，且及章，勃乃不辞而赋，阎不悦，令吏给笔札候之，得句辄报，至“落霞孤鹜”，叹曰：“此天才也。”后又有王绪为赋，王仲舒为记，故韩退之称三王之文。

徐孺子祠在东湖小洲上。记云：“章小经南昌城西，历白社，其西有孺子墓，又北历南塘，其东为东湖，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，号孺子台。吴太守徐熙于墓隧种松，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，晋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，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，今亭尚存，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，又尝为台也。余为太守之明年，始即其地结茅为祠，图孺子像，祠以中牢，率州之人拜焉。”此曾子固笔也。苏云卿祠亦在百花洲上，以配徐孺子。

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，故其下当有陶埴，应之本朝，以宣、成二窑为佳，宣窑以青花胜，成窑以五彩，宣窑之青，真苏汭亭泥青也。成窑时皆用尽，故成不及宣，宣窑五彩堆垛深厚，而成窑用色浅淡，颇成画意，故宣不及成。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，世庙经醮坛戈亦为世珍。近则多造滥恶之物，惟以制度更变，新诡动人，大抵轻巧最长，古朴尽失，然此花白二瓷，他窑无是。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，凡舟车所到，无非饶器也。近则饶土入地渐悉，多取于祁、婺之间，婺人造土成砖，磨砖作浆，澄浆作块，计块受钱，饶人买之以为瓷料。

白鹿洞书院在五老峰下，始自南唐，以李善道为洞主，建学置田，以给诸生，至宋而大盛，与嵩阳、石鼓、岳麓为四大书院，盖是晦翁过化之处，岩壁间多遗手泽，然其地逼塞蒸湿，无夷旷之致，惟是松风石溜与五老秀色幽寒动人云。白鹿者，唐李渤与兄涉俱隐洞中，养白鹿以自娱，至今间有见者。

康郎山忠臣三十五人，南昌忠臣十四人，乃国初与陈友谅决战于江西者。其在鄱湖，纪信诳楚，冠服投江则韩成之力，在南昌，昼夜巡城，伏弩殒命则赵德胜为上。是举也，本朝之王业定矣。友谅既死，则士诚辈皆栖息余魂耳。然友谅既据九江、武昌，不能西向埽清中原以据上游，而徒东与吴仇，且恋恋以南昌、九江是亟，宜其死也。

赣州赣水乃章、贡二水合名也。章水源出南安聂都山，流府城西，贡水源出汀州新乐山，流府城东，皆环城而北合于一。又北流过万安，其地怪石𠵼，喧流湃，有十八滩，古称险厄败舟，余携家过，心危之，至则见安流耳，岂余度险之多故耶？吉州惶恐诸滩，又不在十八滩之列。

南赣称虔镇，在四省万山之中，辖府九，汀、漳、惠、潮、南、韶、南、赣、吉；州一，郴；县六十五，即诸郡之邑也，卫七，赣州、潮州、碣石、惠州、汀州、漳州、镇江。卫所官一百六十四员，军二万八千七百余名，寨隘二百五十六处，专防山洞之寇也。正、嘉之间，时作不靖，近称宁谧，要在处置得宜尔。

大庾岭，南龙之干，而水分南海、东海之流者也。梅福为南昌尉，其后隐居于此，故又称梅岭。后人亦因而种梅其间。道路险狭，今为张曲江所凿而开者，江、广百货所由地。

吉安夙称节义之乡，然至宋而盛，其祠有四忠、一节，祀欧阳文忠修、杨忠襄邦、胡忠简铨、周文忠必大、杨文节万里，其后有文信国天祥、邹侍郎汾凤，又有太学王炎午、布衣刘子俊、彭震龙、刘自昭、张云，皆信国门客，始终以死报信国者。至本朝靖难，又有周纪善是修、曾御史凤韶、魏御史冕、王编修良、颜沛县伯玮、王教谕省、邹大理瑾、彭大理与明八人，良非他处所及。余台靖难时亦有八忠。

樟树镇在非城、清江之间，烟火数万家，江、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，足称雄镇。

武宁有所谓常州亥者，初不知何谓，问之，乃市名。古人日中为市，今吴、越中皆称市犹古语也。河南谓市曰集，以众所聚也。岭南又谓市曰虚，以不常会多虚日也。西蜀又谓市曰，如疟疾间而复作也。江南恶以疾名，止称亥，又可捧腹。

射蛟浦在湖口县西南，一名黄牛γ。昔汉武帝欲登南岳，以道阻江、汉，望祭山，浮江泛舟，亲射蛟于浔阳江中获之。此自英雄大略之主，敢作敢为之事，意到即行，无人敢诱之，亦无人能止之者，若后世，即无此等事。

奉新有樟柳神者，假托九天玄女之术，俗名耳报。乃其地有此树，人取树刻儿形而传事之。其初乃章、柳二家子死，共埋于树下，久之其树显灵。儿形以一手掩耳，贯以针，炼以符咒，数以四十九日，耳边传言则去其针。其神乃小儿，故不忌淫秽，不讳尊亲，不明礼法，随事随报，然亦不能及远，亦不甚知来。其术炼之有用万家土、万人路者，土谓燕窠，路谓板桥，取伴其神裹之，验最速，若用金银诸物者，则皆冀以诓赚而去，非实也。其神之依人，则任共为盗而亦听之，故是儿神不明礼法。近见一二缙绅亦有事此神以谭幽吊诡者，最可笑。

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、晏公者，其神皆生于江右。萧公讳伯轩，庞眉、美髯、白皙，生而刚直，善善恶恶，里闾咸质之。没于宋咸淳间，遂为神，附童子言祸福，乡人立庙于新淦县之大洋洲，洪武初曾遣官谕祭。晏公名戍仔

，亦临江府之靖江镇人也，浓眉、虬髯，面如黑漆，生而疾恶太甚，元初以人材应选，入为文锦局堂长，因疾归，登舟遂奄然而逝，乡人先见其驺从归，一月讣至，开棺无所有，立庙祀之。亦云本朝封平浪侯。

湖广在春秋、战国间称六千里大楚，跨淮、汝而北之，将及河。本朝分省，亦惟楚为大，其辖至十五郡，如郢之房、竹山，荆之归、巴东，与施、永、偏桥、清浪等卫所，动数千里，入省逾月，文移之往复，夷情之缓急，皆所不便。而辰、永督学，屡合屡分，郢、沅开府，或罢或兴，黎平生儒，此考彼试，种种非一。况贵竹、粤西两省，杂以徭僮夷苗，主以卫所，间以土酋，咸不成省，院司以官至者，人我咸鄙夷之。谓当以辰州、沅州、靖州分属贵阳，永州、宝庆、郴州分属粤西，则十三省大小适均，民夷事体俱便。

三湘总之一湘江也，其源始海阳而北入洞庭。其流过永而潇水入之，是谓潇湘，过衡而蒸水入之，是谓蒸湘，过常而沅水入之，是谓沅湘。湘江其初最清，百尺而毛发可鉴，比会众流、下洞庭始浊。湘君湘夫人古今以尧女舜妃当之，唐人用以为怨思之诗，然计舜三十登庸，厘降二女于沔，即年二十，而舜以百十岁崩苍梧，二女亦皆百岁人矣。黄陵啼鹃，湘妃竹泪，至今以为口实，可笑也。

《禹贡》“九江孔殷。”释之者云，即洞庭也。沅、渐、元。辰、溆、酉、丰、资、湘九水皆合于此，故名九江。又九江，沅、资、湘最大，自南而入荆江，自北而过洞庭名。《战国策》云：“秦与荆战，大破之，取洞庭五。七月间，岷、峨雪消，江水暴涨，自荆送逆入洞庭，为之改色。”

楚有四楼。仲宣楼在当阳城上，倚曲沮，夹清漳。今荆州城上楼，乃五代高季兴建望沙楼故址也，宋陈尧咨更今名晴川楼，南对黄鹤，从武昌望之佳。黄鹤以制胜，如莲瓣垂垂，洲渚掩映，岳阳以境胜，八百里洞庭，一发君山，眼界奇绝。总之，岳阳为上，黄鹤次之，晴川、仲宣又次之。

武当谓山阜高大、非玄武不足以当之，今其巨阪造天，危峦逼汉，良然。然自天柱而外，别无奇诡之观，徒土木之伟丽尔。当文皇造五宫时，用南五省之赋作之，十四年而成，此殆不可以万万计者。当时胜国府库蓄积既多，而五岭、九边咸无兵饷岁例之费。今日国家财力何能尔尔。

《志》称黄鹤楼在府城西南隅黄鹤矶上。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。又云费文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。唐阎伯程作《记》以文事为信。或者又引梁任记，谓驾黄鹤之宾乃荀环，字叔，非文也。宋张亦辩其非。

洞庭水浅，止是面阔。括风，惊涛软浪，帆樯易覆，故人多畏之。湖中有数蛟，有喜食糟粕者，遇舟中携糟物过，出而夺之，有喜食朱砂者，遇舟中携

朱砂过，出而夺之，夺则涛兴浪起，或危舟楫，赍此物者，或重裹以犬羊之郭。余以端午过洞庭，风流大作，时儿女或以朱砂涂耳鼻者，舟人亦请弃之，余笑谓，老蛟乃窃此分文之余乎？已而风息，类藉口如是。

洞庭水涨，延袤八百里，盗贼窃发，乃于岳州立上江防兵备，辖三哨官兵侦治之。上哨，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县哨，约三百余里，南接苍梧，北达荆、郢，东会汉、沔，为洞庭左臂，哨内小巡把总一，哨官鹿角，磊石、穴子、湘阴哨四，巡简鹿角、营田各一，信地兵船自府五里至南津港、荆埠港、河公庙、新墙河口、万石湖、鹿角、啄钩嘴、磊石、鲫鱼夹、青草港、彦公埠、穴子哨、白鱼场、营田司大头寨横岭芦林潭，水退，各船分移于扁山、高沙洲、沉沙港、芦林潭等地。中哨，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圻三百六十余里，西北通巫峡，西抵辰、沅，东南极潇、湘，为洞庭右臂，哨内小巡把总一，哨官明山一，巡简古楼一，信地兵船自君山后湖、蓼荆湾过洞庭大湖，至昌蒲台、昌蒲台内、石门山迤西、白苑矶迤北、傅家圻，自昌蒲外迤东、团台、吉山、古楼、明山，水退，分移布袋口、洞庭夹、白水夹、上下井滩等信地。下哨，长江一带，自岳州至嘉鱼界墩子口，约三百余里，南吞七泽，北迎湘、郢、东连浔、黄，西接三巴，为洞庭咽喉，哨内小巡百户一，哨官茅埠、竹林各一，巡简黄家、瓦子、城陵、白螺、鸭栏、茅镇、石须共七信地，兵船过江北岸瓦子湾、藤站湖、盐船套、杨圻脑、黄家穴、上茅湾、西辽嘴、西岸流水口、白螺矶、杨林山、白螺山、王家保、新堤口、茅埠镇、乌林矶、竹林湾、杜家洲、纪家洲，东岸城陵司、团山矶、象骨港、道人矶、青江口、高家墩、石头口、六溪口、邱公湾、墩子口、嘉鲁县。此万历乙酉冯仁轩露备兵岳州时刻图。

古今谭形胜者，皆云关中为上，荆、襄为次，建康为下。以今形胜，则襄阳似与建康对峙者，建康东、南皆山，西、北皆水；襄阳西、南皆山，东、北皆水。以势则襄山据险而建山无险，以胜则江水逆来而汉水顺去。故论荆、襄则襄不及荆，其规模大而要害揽也。荆州面施、黔，背襄、汉，西控巴峡，东连鄢、郢，环列重山，襟带大江，据上游之雄，介重湖之尾，为四集之地。蜀汉据而失之，骁将既折，重地授人，僻在一偏，不卜而知其王业之难成也。

江陵作相，九列公卿半△楚人，如吕相国调阳、方司马逢时、李司空幼滋、曾司空省吾、刘司寇一儒、王少宰篆、谢司徒鹏举、陈宗伯恩育、汪冢宰宗伊各据要路。其后，吴相继之，则许相国国、王相国，锡爵、徐宗伯学谟、姜宗伯宝、顾司马章志、方司徒宏静、王司寇世贞、王御史大夫樵、赵少宰用贤、程司徒嗣功、顾司马养谦。今则豫章渐盛，衷御史大夫贞吉、蔡冢宰国珍、徐司空作、邓少宰以赞、范宗伯谦、董司空裕。虽其间弹冠引兑、贤不肖人人

殊，然偶一宰执起，则公卿相随而出，亦关此方气运地脉一时之盛也。

襄阳夙称多耆旧古迹，余曾有《吊襄文》。如大堤，古筑之以捍汉水者也，后遂为游乐之地，男女蹋歌，《乐府》有《大堤曲》，曰：“汉水横襄阳，花开大堤暖。”曰：“大堤诸女儿，花艳惊郎目。”西北二十里隆中山，诸葛孔明隐处，枣阳有南阳城，想所云“躬耕南阳”即此，非宛中之南阳也。城南见山，羊叔子所登而叹，其云：“自有宇宙，便有兹山，由来贤哲登此者多矣。而皆湮没无闻。”此语千古悲咽。祜没，襄人感之，为立碑流涕，名岷山堕泪碑。山畔习家池，后汉习郁依范蠡养鱼法穿之，谓其子曰：“必葬我近鱼池。”后山简镇襄，爱之，辄游池上，醉而名之曰高阳池，诗称“倒著白接，酩酊还骑马”者是。岷山又有杜甫故宅，习池亦有王粲井，甫诗云：“清思汉水上，凉忆岷山巅，吾家碑不昧，王氏井依然。”城西十里万山，乃郑交甫所见游女为解佩处，云此山之曲隈也。山下有万山潭，晋杜预伐吴勒碑纪功，一置万山之上，一置兹潭之下，云他日恐深谷为陵也。唐鲍溶诗云：“襄阳太守沉碑意，身后身前几年事，汉江千古未为陵，水底鱼龙应识字。”府西北为夫人城，昔朱序镇襄阳，苻坚围之，序母韩氏谓城西北必坏，领百余婢增筑二十丈，贼果溃西北，众守新城而退，名夫人城。东南三十里鹿门山，庞德公隐居其上，刘景升所过而叹异之者，其后，居士庞蕴复居之，男女不婚嫁，共学无生，白日坐化，其后，孟浩然复来居之。府治西文选楼，梁昭明太子聚贤士刘孝威、庾肩吾、徐、江伯操、孔敬通、惠子、徐陵、王囿、孔乐、鲍至等十余人，号高斋学士，著《文选》于此。郡北樊城隔汉江与襄阳对峙，周仲山甫所封，关羽围曹仁于樊城北。沔水有斩蛟渚，乃襄阳邓遐挥剑处，人知斩蛟有澹台周处而不知有遐。又有楚昭王、庄王、淳于髡、黄宪、刘表等墓，尤卽、ガ、舂陵等城，其人又有尹伯奇、卞和、司马德操、张柬之、杜审言、皮日休诸人。

蕲、黄之间，近日人文飏发泉涌，然士风与古渐远，好习权奇，以旷远为高，绳墨为耻，盖有东晋之风焉。然其一段精光亦自铲埋不得。毋论士大夫，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，如周元孚、董夫人辈。又毋论诗文，近且比邱尼辈出，高谭禅理，如所云澹然、明因、自信等，余盖于李卓吾八《观音问》中崖略见之。李以菩萨身自任，踪迹太奇，其与耿司寇以学问相倾，不啻事司刃。

蕲竹为器，抽削如丝，纤巧甲于天下。复有蕲艾、蕲龟、蕲蛇。艾则惟荆王府内片地出者佳，然不多得。蛇与龟皆生于他乡村。蛇则头有方胜，尾有指甲，两目如生，自刳肠盘屈而死者，可已大风。龟则背有绿毛可辟虽蝇虫，置之书篋，数年不死，然多贗者，以小龟涂马矢放阴沟中，绿毛自生，携出者不久即落也。竹则以色莹者可簟，节疏者可笛，带须者可杖。

赤壁山，《一统志》云在江夏东南九十里。唐《元和志》亦称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，北岸乌林与赤壁相对，即周瑜焚曹操处。图经乃谓在嘉鱼县西七十里。至宋苏轼又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。盖刘备居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，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，又赤壁初战，操军不利，引次江北，则赤壁当在江南，今江、汉间言赤壁者五，汉阳、汉川、黄州、嘉鱼、江夏，惟江夏之说合于史。

衡山禹碑，唐刘禹锡、韩昌黎皆有诗，宋朱晦公、张南轩至衡岳寻访不获，其后晦翁作《韩文考异》，遂谓退之诗为传闻之误，盖以耳目所限为断也。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云：“禹刻在岫嵎峰，又传在衡山云密峰，昔樵人曾见之，自后无有见者，宋嘉定中，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，以纸拓七十二字，刻于夔门观中，后俱亡。”近张季文金宪自长沙得之，云自宋嘉定中何某摹于岳麓书院者，斯文显晦，信有神物护持。其文“承帝曰嗟”至“窜舞永奔”实七十七字云，二误也。此见杨用修《录》中。

九疑山乃南龙大干行龙之地，其峰有九，参差互映，望而疑之，故名九疑。盖山有九水，四水阳流，注于南海，五水阴流，注于洞庭。五水者，潇、湘、舜源水、沅水、水水等也。九峰谓朱明、石城、石楼、娥皇、女英、舜源、箫韶、桂林、杞林。大舜陵在其中，太史公所谓“舜崩苍梧之野，葬于零陵之九疑”者是也，今不知其处，惟于箫韶峰下立庙祭之，秦皇、汉武皆以道阻不得过江、汉而望祭焉，宋置陵户，禁樵采。

宜章登舟即古所称泷水，两崖咸石，颇似巴江，以其形似龙然，故称泷。然水小而险，最善坏舟，不数日而达广之韶，其势甚速，然仅可用舢舨，力不能载十石，不若蜀舟之大也。韩文公入潮阳由此。

永近粤，乡村间稍杂以夷獠之俗，男子衣裙曳地，妇女裙裤反至膝止，露跣足，不避秽污，著草履者其上也。首则饰以高髻，耳垂大环，铸锡成花，满头插戴。一路铺递皂快、舆夫、马卒之徒，皆以妇代男为之，致男女混杂戏剧，官不能禁。

长沙卑湿，贾生赋以死，古今一词。余过其地，见长沙虽湿，非卑而湿也，盖犹在洞庭上流，岳渚、汉阳尚在其下，安言卑也？惟诸郡土皆黑壤，而长沙独黄土，其性黏密不渗，故湿气凝聚之深，谊洛阳人，故不宜也。卑湿之地当以闽、广为最，漳、泉葬者，若全棺入地则为水所宿。番禺，江一日两潮汐至苍梧，其地下可知。

辰州在五溪、二酉之间，盖汉五溪蛮地，亦曰武陵蛮，谓武陵有五溪、雄溪、溪、酉溪、无溪、辰溪，俱在今泸溪县辖。马伏波所征，其称“上潦下湿，视飞鸢踣踣坠水中，思少游”语即此。余行其地，登水边石洞数处，咸云伏波避暑洞，当时谣云“鸟飞不度兮，兽不能临”。嗟哉！武溪何毒霪也！由

辰溪八十里即大酉，云黄帝藏书处，黔中他洞皆湿，惟大酉独干洁，遥望洞口石脊，亦似桥山。小酉在贵竹酉阳。

郧地介河南、湖广、陕西、四川四省，山谷厄塞，林箐蒙密，既多旷土，又有草木可采掘而食，自古为逋流之地。国初邓愈剿除之，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，天顺中岁，饥民又徙入，不能禁，至成化元年，乱乃生，刘千斤挟石和尚，僭号改元。遣尚书白圭讨平之。未几，余孽李胡子又乱，再遣项忠，忠乃招谕捕发，还乡者百四十万，编戍者万人，然后击杀李胡子。十二年，流民复集，都御史李宾恐逐之生乱，请因而抚定之，使占籍以实襄、邓户口，乃命副都原杰往籍流民，得十一万三千户，遣归者一万六千余，愿留者籍之，改郧县为郡，治以开府，至今乃安。高岱谓：“项忠之荡定，乃一时之功，原杰之经略，则百世之利。”

黎平府立于湖广五开卫之中，原为犬牙相制之意，虽其壤接平溪，然夷箐难行。其路复出楚中，既过沅州则皆楚地，复经黔阳、会同、靖州、铜鼓，四五百里方至。过他省而抵巴郡，毋论远，如事体何？又青衿子弟，由楚督学选就试，方入贵试院，旧时，贵院于黎平士子有暗记，如两都监生例，及乙酉遣京官主考，朱卷无识，遂至一榜中黎平十人，已占贵三之一，贵士遂哄然不欲黎士就贵试。此于夷情、士习、官体、文移均属未妥。

施州、保靖、永顺正当海内山川土宇之中，反为瓠种类盘踞。施州东抵巴东五百里，西抵酉阳九百里，南抵安定碕、北抵石柱司各七百里，依稀闽、浙全省地。而永顺东、南、西、北咸径六百里。保靖东西亦五百里，南北半之。其俗男不裹头，女衣花布，亲丧打葬，就日而埋，疾病则击铜鼓、沙锣以祀鬼神，居常则渔猎腥膻、刀耕火种为食，不识文字，刻木为契，短裙椎髻，常带刀弩为威。其人杂夷獠，不可施以汉法，故历代止羁縻之。本朝笼以卫所、土司，有事调之则从征，逮之则不至。南去为辰州，又南为柳、庆，族皆其种，俗迹近之。秦、汉所称黔中之地。然辰以南屡经征伐，其人遂分夷、汉。夷者统以土司，汉者治以有司，不若施、永之一概羁縻也。然虽汉人、汉法之处，其城市者衣服言语皆华人，而山谷间亦颇杂以徭俗，不尽纯也。

楚中与川中均有采木之役，实非楚、蜀产地，皆产于贵竹深山大壑中耳。贵竹乏有司开采，故其役专委楚、蜀两省。木非难受而采难，伐非难而出难，木值百金，采之亦费百金，值千金，采之亦费千金。上下山阪，大涧深穴，根株既长，转动不易，遇穴坎处，必假他木抓搭鹰架，使与山平，然后可出，一木下山，常损数命，直至水滨，方了山中之事。而采取之官，风餐露宿，日夕山中，或至一岁半年。及其水行，大木有神，浮沉迟速，多有影响，非寻常所可测。

天生楠木，似专供殿庭楹栋之用。凡木多轮盘屈，枝叶扶疏，非杉、楠不能树树皆直，虽美杉亦皆下丰上锐，顶踵殊科，惟楠木十数丈余既高且直。又其木下不生枝，止到木巅方散于布叶，如撑伞然，根大二丈则顶亦二丈之亚，上下相齐，不甚大小，故生时躯貌虽恶，最中大厦尺度之用，非殿庭真不足以尽其材也。大者既备官家之采，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，载负至吴中则拆船板，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。力坚理腻，质轻性爽，不涩斧斤，最宜磨琢，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，此名香楠。又一种名斗柏楠，亦名豆瓣楠，剖削而水磨之，片片花纹，美者如画，其香特甚，之，亦沉速之次。又一种名瘿木，遍地皆花，如织锦然，多圆纹，浓淡可挹，香又过之。此皆聚于辰州。或云，此一楠也，树高根深，入地丈余，其老根旋花则为瘿木，其入地一节则为豆瓣楠，其在地上者则为香楠。

楚本泽国，最称多鱼，淮、扬、吴、越之地未尝非水乡，然未若长沙、武陵之间鱼可以泽量者，亦地产异也。大江上下则美鲟、鳊，然此鱼虽佳而最丑恶，如身长五尺则鼻亦四尺余，惟鼻长，故口在鼻下如在腰间，鱼虾遇辄避，苦不得食，每仰游，开口接而食之。今所造硬骨而适口者，即鼻肉也，而鼻善痛，稍触之则彻骨不禁，而鱼鼻长又善触，故游必鼻向上、尾向下，又不敢近岸，畏崖石，取者探其情，极易得之。此种为江鱼，可网不可畜。其鬻种于吴、越间者为鲢鲁，最易长，然不种子，或云楚人来鬻者，先以油饼饵之，令不诞也。细者如针，千余头共一瓿盛之，在彼无不活者，吴、越人接手中即以渐死，若随接随入池中，又无不活者。入池当夹草鱼养之，草鱼食草，鲢则食草鱼之矢，鲢食矢而近其尾，则草鱼畏痒而游，草游，鲢又随觅之，凡鱼游则尾动，定则否，故鲢、草两相逐而易肥。计然为十洲三岛为此故。草鱼亦食马矢，若池边有马厩，则不必饲草。

广东，南越地，秦已为南海郡，后龙川令赵佗格命自王，汉武始征之。其当时，兵以四道入，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，出桂阳，下汇水。以今观之，意泚匡水也。泚匡在英德县东南四十里，一名水，又名泚匡浦，源出永州界，过阳山，下三水与浈合。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，出豫章，下横浦。横浦在今南安。此则过大庾岭，由曲江下浈水入越者也。故归义、越侯二人为戈船下，厉将军出零陵，下漓水，抵苍梧，即今广右府江。使驰义侯因巴、蜀罪人发夜郎兵，下江，咸会番禺，即今广右左江。从蜀盘江过贵竹跌水，此皆滩险不可舟，至田州、泗城方可进舟，先与府江会于苍梧，东行至三水亦与浈合。其云咸会番禺者，总之之词也。

广中称岭外者，五岭之外也。五岭释不同，裴氏《广州记》云：“大庾、始安、临贺、桂阳、揭阳。”邓德明《南康记》云：“五岭者，台岭之峤五岭

之第一岭也，在大庾；骑田之峽五之第二岭也，在桂阳；都庞之峽五岭之第三岭也，在九真；萌渚之峽五岭之第四岭也，在临贺；越城之峽五岭之第五岭也，在始安。”据此，则九真与揭阳稍殊，余四岭同。乃《淮南子》又曰：“始皇利越之犀角、象齿、翡翠、珠玕，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，一军塞罽城之岭，一军守九疑之塞，一军处番禺之都，一军守南野之界，一军结余干之水。”罽城在武陵西，南接郁林，九疑在零陵，番禺在南海，南野、余干在豫章。其说又不同。若云五岭地方，当如《广州》、《南康》二记，盖其所言，乃南龙大干横过空缺处，皆当守寨也。《淮南》云云，岂秦皇所戍者五岭其名也，而当时调度，又不拘拘于此五处耶？

广南所产多珍奇之物。如珍则明珠、玳瑁。珠落蚌胎，以圆将为贵，以重一钱为宝；玳瑁龟形，截壳为片，贵白胜黑，斑多者非奇，出近海郡。石则端石、英石。端溪砚贵色紫润而眼光明，下岩为上，子石为奇；英德石色黑绿，其峰峦窝窠摺纹，扣之有金玉声，以为窗几之玩。香则沉香，出黎母山，以密久近为差。花则茉莉、素馨，此海外香种，不耐寒，具陆贾《南中花木记》。果则蕉、荔、椰、蜜、蕉，绿叶丹实，其木攒丝，食其实而抽其丝为布；荔枝园，五月累累然，色如赤弹，肉如团玉，或云闽荔甘，广荔酸；椰子树似槟榔，叶如凤尾，实如切肪，琢其皮可为瓢、杓、否卷；波罗蜜大如斗，剖之若蜜，其香满室，此产琼海者佳。木则有铁力、花梨、紫檀、乌木，铁力，力坚质重，千百年不坏；花梨亚之，赤而有纹；紫檀力脆而色光润，纹理若犀，树身仅拱把，紫檀无香而白檀香。此三物皆出苍梧、郁林山中，粤西人不知用而东人采之。乌木质脆而光理，堪小器具，出琼海。鸟则有翡翠、孔雀、鸚鵡、鸕鶿、潮鸡、鸬，翡翠以羽为妇人饰；孔雀食蛇，毛胆俱毒，最自爱其尾，临河照影，目眩投水中；鸚鵡红嘴绿衣，不减川、陕，有纯白者胜之；鸕鶿满山乱啼，声声“行不得哥哥”，行旅闻之，真堪泪下，似山鸡，以家鸡斗之则可擒，其羽光彩，汉以饰侍中冠；潮鸡似鸡而小，颈短，能候潮而鸣；鸬羽些须可杀人，止大腹皮树入药，刮去其粪。兽则有潜牛、暴牛、熊，潜牛鱼形，生高肇江中，能上岸与牛斗，角软则入水湿之，坚则复出；暴牛出海康，项有骨，大如覆斗，日行三百里；熊有似牛、似人，胆明如镜，亦有蚺蛇胆，用与熊异，熊治热毒，蚺治杖毒。鱼之奇而大者有鲸、鳄、锯、昔、鲸鱼吹浪成风雨，头角可数百斛，顶上一孔大于瓮；鳄鱼如鲛鲤，四足长数丈，登涯捕人畜食之；昔鱼大盈丈，腹有洞，贮水以养其子，左右两洞容四子，子朝出暮入宿，出从口，入从脐；锯鱼长二丈，则口长当十之三左右，齿如铁锯，生于潮、惠为多。其他红螺、白蚬、龟脚、马甲、蚝、蜆等，名品甚多，不可枚计。若夫犀、象、椒、苏、岐南、火浣、天鹅、片脑之类，虽聚于广，皆西洋诸国

番舶度海外而来者也。

俗好以葵叶嚼槟榔，盖无地无时，亦无尊长，亦无宾客，亦无官府，在前皆任意食之，有问，则口含而对，不吐不咽，竟不知其解也。或以炎瘴之乡，无此则饮食不化，然余携病躯入粤、入滇，前后四载，口未能食锱铢，亦生还亡恙也。大都瘴乡惟戒食肉、绝房帟，即不食槟榔无害，渠土人食者，惯耳。滇人所食槟榔又与广异，广似鸡心、如果肉，滇如羌核、似果壳，滇止染灰，亦不夹葵叶。葵一名苗，即蜀人所造酱者也。蔓生，叶大而厚，实似桑椹，其苗为扶留藤，人食之，唇如抹朱。杨万里云：“人人藤叶嚼槟榔，户户茅檐覆土床。”

广中地土低薄，炎热上蒸，此乃阳气尽泄，故瓜茄咸经冬不凋，留之阅岁，从原干又开花结子，不必再种也。结之三四岁，气尽方枯，又得气早，余以五月过端州，其地食茄已可两月矣。

南中多榕树，树最大者长可十丈，荫数亩，根出地上亦丈余，臬司分道中一树，根下空洞处可列三棹，同僚尝醪饮其中。余参藩广右，尝过榕树门下，树附地而生，刳其根空处为城门也。

香山岬乃诸番旅泊之处，海岸去邑二百里，陆行而至，爪哇、渤泥、暹罗、真腊、三佛齐诸国俱有之。其初止舟居，以货久不脱，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，诸番遂渐效之，今则高居大厦，不减城市，聚落万头，虽其贸易无他心，然设有草泽之雄，睥睨其间，非我族类，未必非海上百年之隐忧也。番舶渡海，其制极大，大者横五丈，高称之，长二十余丈，内为三层，极下镇以石，次居货，次居人，上以备敌、占风。每一舶至，报海道，檄府衙验之，先截其桅与舵，而后入岬，若入番江，则舟尾可搁城堞上，而舟中人俯视城中。又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仑奴者，俗称黑鬼，满身如漆，止余两眼白耳，其人止认其所衣食之主人，即主人之亲友皆不认也。其生死惟主人所命，主人或令自刎其首，彼即刎，不思当刎与不当刎也。其性带刀好杀，主人出，令其守门，即水火至死不去，他人稍动其肩輿则杀之，毋论盗也。又能善没，以绳系腰入水取物。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。

潮州在唐时风气未开，去长安八千里，故韩文公以为瘴疠之地。今之潮非昔矣，闾阎殷富，士女繁华，裘马管弦，不减上国。然开云驱鳄潮阳之名犹在，故今犹得借此以处迁客。盖今起万历丙戌，十载内无邑无之，如孙比部如法尉潮阳，杨给谏文焕尉海阳，陈祠部泰来尉饶平，林都谏材尉程乡，高大行攀龙尉揭阳，周尚宝宏祐尉澄海，刘都谏宏宝尉惠来，沈文选昌期尉大埔，周御史元尉平远，皆同时迁客也。止普宁一邑无人耳。潮，国初止领县四，海阳、潮阳、揭阳、程乡，今增设澄海、饶平、平远、大埔、惠来、普宁六邑，此

他郡所无。

潮州为闽、越地，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，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。南干自九疑来过大庾岭至龙南、安远，其夹汀与赣、夹建宁与建昌界，度分草而趋草坪者，正干也。至龙南不过安远即南行，接长乐、兴宁趋海丰入海者，分南行一支也。其南支似隔闽于东、广于西，故惠州诸邑皆立于南支万山之中，其水西流入广城以出，则惠真广郡也。潮在南支之外，又水自入海，不流广，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、漳平壤相接，又无山川之限，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，而其语言又与漳、泉二郡通，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，故曰潮隶闽为是。

罗浮山在惠州博罗县西北三十里，昔传有山自海上浮来，与罗山合而为一，故称罗浮。《道书》十大洞天之一也。《志》称山高三千六百丈，周三百余里，蟠三十二峰，峦岫既秀，洞壑复幽。峰曰飞云、曰玉鹅、曰麻姑，洞曰石臼、曰水帘、曰朱明、曰黄龙、曰朱陵、曰黄猿、曰蝴蝶，其选也。大小二石楼，登之可望沧海。楼前一石门，方广可容几席。二山相接处有石磴，状如桥梁，名曰铁桥，桥端两石柱。人迹罕到。

端溪在肇庆江南，与羚羊峡对峙，山峻壁立，下际潮水，而以上、中、下岩分优劣。故《砚谱》曰：“石以下岩为上，中岩、上岩、龙岩、半岩次之，蚌穴下。”《志》云：“岩石为上，西坑次之，后磨为下。”今有新旧穴之分，旧穴石色青黑，温润如玉，上生石眼，有青绿五六晕，而中心微黄，黄中有黑睛一，形似鸬鹚之眼，故以名。眼多者数十，如星斗排连，或有白点如粟，贮水方见，隐隐扣之与墨磨俱无声，为下岩之石，今则绝无有。上岩、中岩之石，紫者亦如猪肝，总有一眼，晕小形大，扣之、磨之俱有声，即今之端石是也。眼分三种，活眼者晕多光莹，泪眼者光昏滞而晕朦胧，死眼者虽具眼形，内外俱焦黄无晕。欧谱唐公曰：“眼乃石之精，如木之节，不知者以为病。然古有贡砚于眼者，似又不贵眼也。”又《砚录》云：“眼生于墨池外曰高眼，生于池曰低眼，高为贵，不知此特匠手之巧耳。又有上焉者，名子石，生大石中。”《唐录》云：“山有自然员石，剖其璞焉谓之子石，此最发墨，难得，欧、苏极重之。”蚌穴石亦深紫，眼黄白微青，不正，无瞳而翳，坚润不发墨，与半岩石相类。

南中造屋，两山墙常高起梁栋上五尺余，如城垛然，其内近墙处不盖瓦，惟以砖成路，亦如梯状，余问其故，云近海多盗，此夜登之以望守御也。

雷州以雷名，或曰以在雷水之阳。雷水在擎雷山下，源出海康县铜鼓村，南流七十里，东入于海，其初因雷震而得源者也。或又以为地濒南海，雷声近在檐宇之间。又读《雷公庙记》，则云：“陈太建初，州民陈氏者因猎获一

卵如囊，携归家，忽霹雳震之而生一子，有文在手曰‘雷俗’，为雷种后，名文玉，为本州刺史，有善政，没而以灵显，乡人庙祀之。”后观《国史补》又云：“雷州春夏多雷，秋日则伏地中，其状如彘，人取而食之。”夫雷霆天之威也，雷可食乎？以此为雷，是妄之妄也。想炎海阳气所伏藏，变为蠕动之物，此造化所不可晓者尔。

廉州中国穷处，其俗有四民：一曰客户，居城郭，解汉音，业商贾；二曰东人，杂处乡村，解闽语，业耕种；三曰俚人，深居远村，不解汉语，惟耕垦为活；四曰蛋户，舟居穴处，仅同水族，亦解汉音，以采海为生。郡少耕稼，所资珠玑，以亥日聚市，黎、蛋壮稚以荷叶包饭而往，谓之“趁墟”。

珠池在合浦东南百里海中，有平江、青婴等三数池，皆大蚌所生也。海水虽茫茫无际，而鱼虾蛤蚌，其产各有所宜，抑水土使然，故珍珠舍合浦不生他处，其生犹兔之育，惟视中秋之月，月明则下种多，昏暗则少，海中每遇万里无云、老蚌晒珠之夕，海天半壁闪如霞，咸珠光所照也。旧时蛋人采珠之法，每以长绳系腰，携竹篮入水，拾蚌置篮内则振绳，令舟人汲上之，不幸遇恶鱼，一线之血浮水上，则已葬鱼腹矣。蚌极老大者，张两翅亦能接人而坏之，后多用网以取，则利多害少。珠池之盗，鸣锣击鼓、数百十人荷戈以逞，有司不敢近，然彼以劫掠无赖为生，白手挈蛋人而窃之，多少所不论，皆其利也。若官司开采则得不偿失，万金之珠，非万金之费无以致之。世宗朝尝试采之，当时藩司所用与内库所入，其数具存，可镜矣。盗珠者虽名曰禁，实阴与之，与封矿同。不则，此辈行掠海上无宁居，然亦非有司之法所能也。

琼州，南海中一大岛，中峙高山，周围乃平壤。南夷之性，多险阻而不乐平旷，故黎人据险先居之，在平壤者，乃能通中国声教，则后至而附聚焉者也。黎人其先无世代，一日雷掇一蛇卵堕山中，生一女，岁久，有交趾蛮过海采香者，因与为婚，生子女，此黎人之祖，故山名黎母山。以有五峰，亦名五指山。山极高大，屹立琼、崖、儋、万之间，为四州之望。每昼，云雾收敛则五峰耸翠插天，昏时蔽不见。旧传婺女星曾降此山，亦名黎婺山。诸黎环居，其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，耕作省地者号熟黎。黎人之外始是州县，四州各占岛之一隅，北风扬帆，徐闻一日而渡。

琼地本东西长南北缩，《志》称“东至海岸五百里，西至海岸四百里，不及千里而遥，其至海南崖州乃云一千四百里者，中隔黎山，由弓背上行也，周围二千余里。”沉速诸香皆出其内。沉乃千年枯木、土蜂穴之，酿蜜其中，不知年代，浸透木身，故重者见水而沉，不甚沉者，未遍也。今之皆蜜，密尽而烟销，浸而未透者，速也，得气而未浸者，牙也。

苏子瞻谪海外，其自称为醉人所推骂，自喜不为人认识。虽未必尽然，然

其言自是胸中洒落，虚舟飘瓦，不为臆行忤物之致。其《量移谢表》云：“疾病连年，人皆相传为已死，饥寒并日，臣亦自厌其余生。”读之令人悚然。

铜柱在钦州分茅岭之下，汉马伏波立以界钦州、安南者。或曰柱乃在安南境中，援当时誓云：“铜柱折，交人灭。”今交人过其下，每以石培之，遂成邱陵，惧其折也。又有古铜鼓，蛮人重之，今廉、钦村落土中尝有掘得者，亦去伏波所余。

●卷五 西南诸省

蜀、粤入中国在秦、汉间，而滇、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。相去虽数千年，然皆西南一天，为夷汉错居之地，未尽耀于光明，故以次于江南。

蜀有五大水入。嘉陵江从汉中自北入，岷江从松潘自西北入，大渡河从西番自西入，马瑚江出云南自西南入，涪江出贵州自南入，总会于瞿塘三峡向东而出。以七百里一线之路，当贵、滇番汉之流，故江水发时，一夜遂高二十丈，至滟如马，此海内水口之奇也。江行在两崖间，天造地设，如凿成石岬，其狭处，谓非亭午不见日，月影亦然。霜降水涸，仅如溪流，自四月至九月，石险水深，行人不敢渡，为其湍急，舟一触石则如齑粉。蜀舟甚轻薄，不轻又难为旋转，谚云：“纸船铁舢工。”蜀江篙师，其点篙之妙，真百步穿杨不足以喻，舟船顺流，其速如飞，将近崖石处，若篙点去稍失尺寸，则迟速之顷转手为难，舟遂立碎，故百人之命悬于一人。上者犹可牵船，篾缆名曰火仗，长者至百丈，人立船头，望山上牵缆人不见，止以锣声相呼应而已。犹幸寡崖无树木句，上者但畏行迟，不惧触石，所谓“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”也，若火仗一断，则倒流碎石，与下无异。夏水下川，则虽一日江陵，真以身为孤注也。巫山神女庙，宋时范成大谓有神鸦送客，余乃未见。滟实一石，远望之乃似碎石合成者，土人谓其下有三足，如鸡足也，某年大旱得见之。

蜀锦、蜀扇、蜀杉古今以为奇产。锦一缣五十金，厚数分，织作工致，然不可以衣服，仅充茵褥之用，只王宫可，非民间所宜也。故其制虽存，止蜀府中，而闾阎不传。扇则为朝廷、官府取用多，近皆滥恶不堪。板出建昌，其花纹多者名抬山，谓可抬而过山也，此分两稍轻，尺寸较薄，然人以其多纹反爱之。有名双连者，老节无文，似今土杉，然厚阔更优，多千百年古木。此非放水不可出，而水路反出云南，即今丽江，亦即泸水，亦即金沙江，道东川、乌蒙而下马湖，其水矾 γ 礁汇，奔驰如飞，两岸青山夹行，旁无村落。其下有所谓万人嵌者，舟过之辄碎溺，商人携板过此，则刻姓号木上，放于下流取之，若陷入嵌则不得出矣。嵌中材既满，或十数年为大水所冲激则尽起，下流者竟取之以为横财，不入嵌者，亦多为夹岸夷贼所勾留，仍放姓号于下流，邀财帛入取之。深山大林，千百年斫伐不尽。商贩入者每住十数星霜，虽僻远万里

，然苏、杭新织种种文绮，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。妖童娈姬，比外更胜，山珍海错，咸获先尝，则钱神所聚，无胫而至，穷荒成市，沙碛如春，大商缘以忘年，小贩因之度日。至于建人补板，其技精绝，随理接缝，瞠目爪之，莫辨形踪。然余尝分守右江，闻融、怀以北夷人有掘地得板厚止寸余、坚重如铁、胜建是十倍者，一片易数金，数十家共得之，云是孔明征羌归途过此，伐山通道入土年深者。余欲觅一蜕乘，恐差役缘此为奸以挟夷人，乃寝。

川中郡邑，如东川、芒部、乌撒、乌蒙四土府亡论，即重庆、夔府、顺庆、保宁、叙州、马湖诸府，嘉、眉、涪、泸诸州，皆立在山椒水，地无夷旷，城皆倾跌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。惟成都三十余州县一片真土，号称沃野，既坐平壤，又占水利，盖岷、峨发脉，山才离祖，满眼石垆，抱此土块于中，实天作之，故称天府之国云。

四川官民之役惟用兵、采木最为累人。西北、西南州县多用兵，东南多采木，惟川北保、顺二郡两役不及，颇号乐土，即协济不无，然身不俱往，纵罹残惫，亦免死亡。

杨用修谓：“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。李太白寓江陵、山东、池州、庐山，而终于采石。老苏欲卜居嵩山，东坡欲买田阳羨。魏野之居陕州，苏易简之居吴门，陈尧佐之居嵩县，陈去非之居叶县，母廷瑞之居大冶，虞允文之居临川，牟子才之居川，杨孟载之居姑苏，袁可潜之居笠泽。”岂以其险远厌跋涉耶？

大禹生于石泉县石纽村，即今之石鼓山，其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。《华阳国志》称夷人营。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，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，云畏禹神能藏之，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，云禹灵已宥之。唐李白亦书“禹穴”二字于石，杨用修遂以太史公所上之禹穴即此也，非会稽，盖穿凿之过。

李太白称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不知者以为栈道，非也。乃归、巴陆路，正当峡江岸上，峻阪岩，行者手足如重累，黄山谷谪涪云：“命轻人瓮头船，行近鬼门关外天。”人瓮，在秭归城外，盘涡转毂，十船九溺。鬼门关正在蜀道，今人恶其名，以其地近瞿塘，改瞿门关，亦美。此地名为楚辖也，蜀不修，蜀请楚修，楚谓虽楚地，楚人不行，蜀行之，楚亦不修。万历戊子，徐中丞元泰抚蜀，邵中函陞抚楚，徐饷工费八百金于楚以请，邵修之而还其金，至今道路宽夷，不病倾跌。惟是归、巴郡邑僻小残惫，不足供过客之履履，携家行者，苦于日不完一站则露宿，少停车之所，又荒寂无人烟聚落，故行者仍难之。

蜀中俗尚缔幼婚，娶长妇，男子十二三即娶，徽俗亦然。然徽人事商贾，毕娶则可有事于四方，川俗则不知其解。万历十年间，关中张中丞士佩开府

其地，每五里则立一穹碑严禁之，每朔望阖邑报院，邑中婚娶若干家，某家男女若干岁，犯禁者重罪之。然俗染渍已久，不能遽变也。

白下石头城仅西北里余若金城石郭，天设之险无如重庆者，嘉、巴两水隔石脉不合处仅一线如瓜蒂，甚奇，此龙脉尽处，止可固守为郡邑，非霸业之资也，故明氏据以为都，不能自存。不如成都沃野千里，真天府国也。然僻处西南，栈道、巴江隔限上国，毕竟非通都大衢，止可偏霸一隅，非王业之资也，故蜀汉以来至于孟氏，咸不能出定区宇。

离堆山在灌口，乃秦蜀守李冰凿之以导江者也。《记》称“鳖灵治水，杜宇让王”，其世纪不可考，若只以川中一省，则冰之绩亦千万世永赖之，不减神禹也。今新都诸处，飞渠走浚，无尺土无水至者，民不知有荒旱，故称沃野千里，又江流清冽可爱，人家桥梁扉户，俱在水上，而松阴竹影，又抱绕于涟漪之间，晴雨景色，无不可人。

内江、富顺虽分辖两府，然壤接境连，实△片地，故声名文物等埒，不相上下，犹余姚、慈之在浙东也。

诸葛孔明八阵图余见在川中者两处，新都牟弥镇陆阵图也，夔府鱼复浦水阵图也。牟弥镇石堆，云一百二十八，乃石卵叠成，土人云，尝为人取去，其堆不减，种艺者犁平之后，亦然，此神其说，不可知。然遗踪至今千余年，不可谓无神鬼呵护者，余亦取一石置輿中。鱼复浦则仅存八磧、一短垅，云六十四者，皆妄也，此登城望之，昭然为泥淖，不可抵其下。然瞿塘象马，江水如雷沸，而此八磧常存，则无论无六十四，亦至怪矣。

夔州之面和以云阳之盐，能使乘湿置书篋中而经岁自干不坏。余戊子秋过夔，庚寅春居广右，尚食夔面也。

荔枝生于极热之地，闽、广外惟川出焉。唐诗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乃涪州荔园所贡也，故飞骑由子午谷七日而达长安，荔子尚鲜。今涪国一株存，以献新扰民，近为一司李摄篆，始断其命，根而绝之。此虽美意，然千年古木，一旦无端毁折之，良可惜也。余意若唐物，即存至今，未必花果，或者其遗种所嗣续，如孔林之桧耳。

孔明五月渡泸，虽非泸州，亦即此泸水上流千余里，在今会川地，名金沙江，又名黑水，其水色黑，故以泸名之。当时渡泸，即从云南北胜、姚安入。北胜，古浪蕖地，姚安，古弄栋地，今北胜去会川有捷径，止可人马单行，数日而至，不能通大军也。沈黎《古志》：“谓孔明南征，由今黎州路，黎州四百余里至两林蛮，自两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州，十程至泸水，泸水四程至弄栋，即姚州也。”两林，今之邛部长官司。

川北保宁、顺庆二府，不论乡村城市，咸石板地，当时垫石之初，人力何

以至此。天下道路之饬无逾此者。

乌思藏所重在僧，官亦僧为之。其贡道自川入，俗称喇嘛僧，动辄数百为群，联络道途，骚扰驿递，颇为西土之累。

栈道虽称川，今实在陕，三峡虽称川，今实在楚。今之栈道非昔也，联輿并马，足当通衢。盖汉中之地，旧隶蜀故。

汉夜郎县属郡，唐属珍州。郡本且兰国，在今播州界，珍州今改为真州长官司，在播州宣慰司东北二百里。真州长官司南六十里有怀白堂，昔人建以怀李白。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，其古碑字已磨灭。

松潘有铁索桥，河水险恶，不可用舟，又不能成梁，乃以铁索引之，铺板于上，人行板上，遇风则摆荡不住，胆怯者坐而待其定方敢过。余在滇中见漾濞江、怒江亦有此桥，皆云诸葛孔明所造也。杨用修《丹铅总录》引《西域传》有“度索寻勺之国”，《后汉书》“跋涉悬度”，注：“鸡谷不通，以绳索相引而度。”唐独孤及《招北客辞笮》：“复度一索，其名为笮，人悬半空，度彼绝壑。”今蜀松、茂地皆有此，施植两柱于河两岸，以绳为其中，绳上一木筒，所谓勺也，欲度者则以绳缚人于勺上，人身以手缘索而进，行达彼岸，复有人解之，所谓“寻勺”也。用修川人，意见此制。余所见特索桥耳。

王全斌伐蜀，下之，进图，欲并取滇云，宋太祖持玉斧画大渡河为界，曰：“此外非吾有也。”以故滇云全省弃于段氏，三百年间，士大夫宦游之迹不至。

广西水自云、贵交流而来，皆合于苍梧。左江正派始于盘江，北盘江出乌撒，绕贵普安之东，南盘江出沾益、六凉、澄江、通海，而皆会于阿迷，绕贵罗雄之南，两江合而下泗城、田州，至南宁合江镇又与丽江合（丽江出交广源川，经太平、思明府），而下横州，至浔州南门为郁江，即古江，汉武帝使归义侯发蜀罪人下江会于番禺即此。右江正派始于柳江，源出都匀府，下独山，经庆远至柳城与大融江合（大融江出靖州，经怀远），过柳州至江口与洛溶江合（洛溶江出义宁，经洛溶），下象州与都泥江合（都泥江出贵州程番府经南丹、来宾）始浊，乃入大藤峡。出峡抵浔州北门为黔江，亦名浔水，黔、郁二江合于浔东门而下苍梧，与府江合，乃出封川过广东入海。府江者，漓江也，漓水源兴安之海阳山，一水相离，北入楚为湘江，南入桂为漓江。漓江南下，秦始皇命史禄凿为灵渠，取桂林、象郡。后唐李渤筑斗门其间，经广右省城，亦名桂江，下平乐而至梧，由肇庆、广州二郡而后出海，几八百里。海潮乃一日两至苍梧，虽山多而拔地无陂陀故也。

广右山，正北自黔中生，桂林西北自贵竹生，柳、庆、南、浔正西自广南生，太平诸土州俱本省止。惟黔中一支从武冈出湘、漓二水间、起海阳山为南

龙正脉，迤透东行作九疑。九疑北四水流楚，南四水流广，再东则大庾是也。其西南自交而入者则为思明、郁林、廉、雷、高、肇而止于石门。

自灵川至平乐皆石山拔地而起，中乃玲珑透露，宛转游行。如栖霞一洞，余秉炬行五里余，人物飞走，种种肖形，锤乳上悬下滴，终古累缀，或成数丈，真天下之奇观也。广右山多蛇虺，独不藏匿，洞中极其清洁。若舟行阳朔江口，回首流盼，恐所称瀛海、蓬莱三岛不佳于是。

土官争界、争袭，无日不寻干戈，边人无故死于锋镝者，何可以数计也。春秋、战国时事当是如此，若非郡县之设，天下皆此光景耳。当知秦始皇有万世之功。

云、贵土官各随流官行礼，禀受法令，独左、右江土府州县不谒上司，惟以官文往来，故桀骜难治，其土目有罪，径自行杀戮，时有以官祖母、官母护印者，其族类文移亦称官弟、官男。

右江土兵喜于见调，调土兵，人给行粮俱为土官所得，兵自赍粮以往，且献名倍役者之数，以规粮给，即岁额戍守之兵，亦残衰不堪用。然国家立法初意，第欲使之分其民以为我役，姑以戍守为名耳。左江兵弱，更不堪调。

土州民既纳国税，又加纳本州赋税，既起兵调戍广西，又本州时与邻封战争杀戮，又土官有庆贺、有罪赎，皆摊土民赔之，稍不如意即杀而没其家，又刑罚不以理法，但随意而行，故土民之苦视流民百倍，多有逃出流官州县为兵者。

右江土州县据险、法严，土民无如其官何，而官抗国法。左江土州县官畏国法，然势弱，往往为土民逐驱弑逆，而官又无如民何。此两江土官之大较也。

奉议卫设于贵县，驯象设于横州，南丹设于宾州，皆在左、右两江之中，要使控制蛮夷，声息援接，五屯以备藤峡，昭平以续江道，建置俱不为无意。

三江户其初多广东人，产业牲畜皆在舟中，即子孙长而分家，不过为造一舟耳。婚姻亦以嫁，州县埠头乃其籍贯也，是所谓浮家泛宅者。吴船亦然，然多有家在岸。

广右山俱无人管辖，临江山官府召商伐之，村内山商旅募人伐之，皆任其自取，至于平原旷野，一望数十里不种颗粒，僮人所种止山衡水田，十之一二耳，又多不知种麦粟，地之遗利可惜也。

地产蝮蛇性善淫，土人缚草为刍灵，粉饰之，蛇见则抱而戏，人径裂胸而取其胆，蛇对面而不知也。若击而取之，击头则胆随头，击尾则胆随尾，久而死，胆亦化矣，徒遗水，胆不足用也。取蛇而笼之，如路遇妇人，笼内顿跌几

欲绝。孔雀、鸕鹚、白鹇、翠鸟多出东、西粤，但养之不甚驯，亦不能久存。

古田既征，议善后者，以广右盐利归之官，藩司每年出银五万两，命一府佐领至广买而易之，计利出入几二万，故迩来兵饷稍足。

广东用广西之木，广西用广东之盐，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，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。广东人性巧，善工商，故地称繁丽，广西坐食而已。

永以西尽于粤江，妇女裙裤咸至膝，膝以下跣而不履，头笄而耳则全。

广右山川之奇，以赏鉴家则海上三神山不过，若以堪舆家，则乱山离立，气脉不结。府江两岸石阜如锦、如旗、如鼓、如鞍、如兜鍪、如叠甲、如兰，无非兵象，宜徭僮之占居而世为用兵之地也。江南虽多山，然遇作省会处，咸开大洋，驻立人烟，凝聚气脉，各有泽藪停蓄诸水，不径射流。即如川中，山才离祖，水尚源头，然犹开成都千里之沃野，水虽无滞，然全省群流总归三峡一线，故为西南大省。独贵州、广西，山牵群引队向东而行，并无开洋，亦无闭水，龙行不住，郡邑皆立在山椒水，止是南龙过路之场，尚无驻蹕之地，故数千年暗汶，虽与吴、越、闽、广同时入中国，不能同耀光明也。

广右石山分气，地脉疏理，土薄水浅，阳气尽泄，顷时晴雨叠更，裘扇两用，兼之岚烟岫雾，中之者谓之瘴症，春有青草瘴，夏有黄梅瘴，秋有黄茅瘴，秋后稍可尔。中之者不宜遽表，宜固元气、节食寡欲、戒动七情，稍服平胃、正气二散。俗忌夜食，食必用槟榔消之，忌早起，起即用杯酒实之。孙直指刻《岭南卫生方》可览。

府江两岸六百里湍流悍激，林木翳暗，徭僮执戈戟窜伏，钩引商船，劫夺盐米，甚至杀官伤吏，屡剿不止，只为深林密箐，彼得伏而下，我不得寻而上也。万历戊子，韩少参绍议召商伐去沿江林木，开一官路，令舆马通行。平乐抵昭潭二百里，昭潭抵苍梧界三百三十五里，各冲会哨六百四十里，自贺县抵东安乡又抵庞冲共二百三十六里。总之凿石五千二百五十二丈，为桥梁四百七十有五，铺亭一百三十有三，渡船十有三，率用戍守士卒，止用库银六千两。松林、鼓锣二峡尤称险绝，并力凿之。自此徭僮种田输租，不敢出劫舟船，昼夜通行，可谓耀暗汶于光明者矣。

广右一路可通贵州，一路通云南，一路通交。其通贵州者，乃由田州横山驿八十里至客庄驿，五十里归洛驿，一百二十里往泗城州〔店土〕驿，一百二十里路城驿，一百二十里安隆长官司，四十里打饶寨，六十里北楼村，五十里过横水江至板柏村，七十里板屯土驿，六十里洞洒村，二十里安龙所，六十里鲁沟至贵州。孙直指欲通此，使有事之日不单靠贵竹一路，甚善。第贵竹大路，乃当兵威大创之后，其西八站，又奢香自开。今太平无事时忽有此举，土官疑其改土为流，阳顺而阴挠之，故终无成。且安隆三日路亦自崎岖，不可开也

桂林石细润，玲珑奇巧，虽雕绩不如，胜于太湖数倍，一种名灵芝盆，觚岸如荷翻状，其洼夸隙成九曲之池，大小随趣，以置净室前，种小花树其上，养金鱼数十头，亦奇赏也。

桂林无地非山，无山而不雁荡，无山非石，无石而不太湖，无处非水，无水而不严陵、武夷。百里之内，独尧山积土成阜，故名天子田，独七星山一片平芜，故名省春岩。平乐以上，两岸咸石壁林立，则溪中皆沙滩无石，舟堪夜发。平乐以下，两岸土山迤行，则江中皆石矾岩笋，动辄坏舟。李序斋闻余言笑曰：“尚欠二句。”余曰：“何也？”李曰：“无县非人，无人而不徭僮，无人无妇，无妇而不蓬跣。”众乃大噱。

靖江府御门而见藩臬，坐受一拜，以次而起，虽禄千石，爵视郡王，其尊贵乃在诸亲藩之上。宗室二千人，岁食藩司禄米五万两，故藩贮不足供，而靖宗亦多不能自存者。

广右异于中州，而柳、庆、思三府又独异。盖通省如桂平、梧、浔、南宁等处，皆民夷杂居，如错棋然，民村则民居民种，僮村则僮居僮耕，州邑乡村所治犹半民也。右江三府则纯乎夷，仅城市所居者民耳，环城以外悉皆徭僮所居，皆依山傍谷，山衡有田可种处则田之，坦途大陆纵沃，咸荒弃而不顾。然僮人虽以征抚附籍，而不能自至官输粮，则寄托于在邑之民，僮借民为业主，民借僮为佃丁，若中州诡寄者然，每年止收其租以代输之官，以半余入于己。故民无一亩自耕之田，皆僮种也，民既不敢居僮之村，则自不敢耕僮之田，即或一二贵富豪有买僮田者，止买其券而令入租耳，亦不知其田在何处也。想其初改土为流之时，止造一城，插数汉民于夷中则已，是民如客户，夷如土著，田非不经丈量，亦皆以空牒塞责，故幅员虽广而征输寡、逋负多。

怀远、荔波二县皆土夷，县官不入境，止有就居于邻县，每年入催钱粮一次而已。然复怀远易，荔波难。荔波无一民，皆六种夷杂居，自思恩县西去，陆行数百里，深则重沟，高则危岭，夜则露宿，昼无炊烟，人多畏而不敢入。怀远旧县去融县止百里，新县虽深入二百里，乃有民三村，且县前大榕江，上通楚靖下达柳、象，舟行又便，而怀、治二堡哨兵二百，领以千户，缓急可恃，故比荔波易。余业已择于汇县水口立怀远城，将江中所过板税之，岁得百金，可备公费，委之怀远尉郑良恣，行之有绪矣，而转滇中，故未竟事而行，后闻龚宪副一清终其事。

瑶僮之俗，祖宗有仇，子孙至九世犹兴杀伐，但以强弱为起灭，谓之打冤。欲怒甲而不正害甲也，乃移祸于乙，而令乙来害甲，谓之著事。白昼掠人于道，执而囚之，必索重赂而赎乃归，谓之堕禁。两村相杀，命毙不偿，毙者以

头计，每头赔百两或几十两，以积数之多寡多贵，实无两也，而以件代之，如豕一为一两，而一鸡一布亦为一两也。抚安僮老为其和毕，则截刀为誓，始不报冤，谓之赔头。谚云：“瑶杀瑶，不动朝，僮杀僮，不告状。”

语云，十年不剿则民无地，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。又云，征蛮法，全剿不如歼魁，明捕不如暗执。土官干戈，无日不寻，然止自相屠戮，渠各自有巢穴在，不敢出向中州，可以无虑。惟有瑶僮为梗，然亦禽兽，无雄举远志，不过劫掠牲畜而已。自韩襄毅之征藤峡，王文成之设九司，嗣后大举虽无，小丑间作。至世庙末，劫藩司，杀黎大参极矣。迨乃征处古田、征府江、征怀、征八寨，召商伐木，江河道路始通。前者，各瑶僮往来江边，钩船截路，杀人越货，即邮筒，非集兵不行，惟古田一举，大快积愤，盖诸瑶据险，初不虞官兵之遂入也。

瑶僮之性，幸其好恋险阻，傍山而居，倚冲而种，长江大路，弃而与人，故民夷得分土而居，若其稍乐平旷，则广右无民久矣。

蛊毒，广右草有断肠，物有蛇、蜘蛛、蜥蜴、蜚良，食而中之，绞痛吐逆，面目青黄，十指俱黑。又有挑生蛊，食鱼则腹生活鱼，食鸡则腹生活鸡。验蛊法，吐于水，沉不浮，与嚼豆不腥、含矾不苦皆是。治蛊：饮白牛水血立效。王氏《博济方》“归魂散”《必用方》“雄珠丸”皆要。

余善水刻漏。李月山谓，滇中夏日不甚长。余以漏准之，果短二刻，今以月食验之，良然。万历二十年五月十六望，月食，据钦天监，行在乙亥夜，月食八分一十九秒，月未入见食七分一十七秒，月已入不见食一分二秒。初亏在寅一刻五更三点，正东。食甚在卯初刻，在昼，复圆卯正三刻，正西。食甚月离黄道箕宿七度八十八分二十七秒。据此，称月食不见一分乃卯初。余在云南救护月生光一半以上，不及三分尚见。岂地高耶？抑算者入昼总以不见称耶？又已食八分，天止将明，未及昼也。则信似日稍短耳。

两山夹邱垅行，俗谓之川。滇中长川有至百十余里者，纯是行龙，不甚盘结，过平夷以西，天地开朗，不行暗ホ中，至漾濞以西，又觉险峻がテ，然虽险，犹不暗也。行东西大路上，不热不寒，四时有花，俱是春秋景象。及岐路走南北土府州县，风光日色寒热又与内地差殊。土官多瘴。余入景东，过一地长五里，他草不生，遍地皆断肠草，輿人驰过如飞。似此之地，安得不成瘴也？断肠草之叶为火把花，干为酒吊藤，根名断肠草，滇人无大小，裙袖中咸赍些须以备不测之用，其俗之轻生如此。

采矿事惟滇为善。滇中矿硎，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，未尝辍也。滇中凡土皆生矿苗。其未成硎者，细民自挖掘之，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，于法无禁。其成硎者，某处出矿苗，其硎头领之，陈之官而准焉，则视硎大小

，召义夫若干人，义夫者，即采矿之人，惟硐头约束者也。择某日入采，其先未成硐，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，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，及硐已成，矿可煎验矣，有司验之。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，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，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，一聚为官课，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，一聚为公费，则一切公私经费，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，一聚为硐头自得之，一聚为义夫平分之。其煎也，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，硐口列炉若干具，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而领煅之。商贾则古者、屠者、渔者、采者，任其环居矿外，不知矿之可盗，不知硐之当防，亦不知何者名为矿徒。是他省之矿，所谓“走兔在野，人竞逐之”，滇中之矿，所谓“积兔在市，过者不顾”也。采矿若此，以补民间无名之需、荒政之备，未尝不善。

金沙江源吐蕃，过丽江、北胜、武定、乌撒、东川入马瑚江，出三峡，滇池水过安宁入武定合之。云南旧有议开此江以通舟楫，使滇货出川以下楚、吴者。余初喜闻其议，会黄直指复斋锐意开之，已遣人入闽取舟工舵师而黄卒。余同年郭少参朝石欲必终其事，余多方侦之，绘为图，乃知此江下武定境皆巨石塞江，奔流飞驶，石大者纵横数丈，小者丈余，间有平流可施舟楫处，仅一二里绝流横渡者也。若顺流而下，两岸皆削壁，水若悬注，巨礁岩承其下，自非六丁神将安能凿此？过万人嵌，深潭百丈，杉板所陷，舟无不碎溺者。又皆夷人所居，旁无村落，即使江可开，舟亦难泊，适为夷人劫盗之资也。天下有谭之若美而实不然者，类如此。滇有两金沙江，东江出东海，即此；西江下缅甸，过八百媳妇入南海。东江狭而险，西江平而阔，隔岸视牛马如羊，然皆源自吐蕃，中隔澜沧与怒江二江，地尚千里，而当时条陈开江有作一江论者，谓恐通缅人。最可笑。

滇云地旷人稀，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，然为土人之累亦非鲜也。余谪囚阅一牒，甲老而流落，乙同乡壮年，怜而收之，与同行贾，甲喜得所。一日，乙侦土人丙富，欲赚之，与甲以杂货入其家，妇女争售之，乙故争端，与丙竞相推毆，归则致甲死而送其家，吓以二百金则焚之以灭迹，不则讼之官。土人性畏官，倾家得百五十金遗之，是夜报将焚矣，一亲知稍慧，为击鼓而讼之，得大辟，视其籍，抚人也。及侦之，其事同、其骗同、其籍贯同，但发与未发、结与未结、或无幸而死、或幸而脱，亡虑数十家。盖客人讼土人如百足虫，不胜不休。故借贷求息者，常子大于母，不则亦本息等，无锱铢敢逋也。独余官澜沧两年，稔知其弊，于抚州客状，一词不理。

省会吉壤莫过于五云山下。当黔国封赏时，圣祖命以自择城中善地造府第，画图进呈。黔国乃择此地，拓架大厦数层，比进呈，圣祖览图，以朱笔横作一画于其层院中，云前面作云南布政司。以故黔国宅至今无大门，惟作曲街

，开东向出，其图至今藏于沐氏。

乐土以居，佳山川以游，二者尝不能兼，惟大理得之。大理，点苍山西峙，高千丈，抱百二十里如弛弓，危岫入云，段氏表以为中岳。山有一十九峰，峰峰积雪，至五月不消，而山麓茶花与桃李烂熳而开。东汇洱河于山下，亦名叶榆，绝流千里，沿山麓而长，中有三岛、四洲、九曲之胜。春风挂帆，西视点苍如蓬莱、阆苑，雪与花争妍，山与水竞奇，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。且点苍十九峰中，一峰一溪飞流下洱河。而河崖之上，山麓之下，一郡居民咸聚焉。四水入城中，十五水流村落，大理民无一垆半亩无过水者，古未荒旱，人不识桔槔。又四五月间，一亩之隔，即倏雨倏晴，雨以插禾，晴以刈麦，名甸溪晴雨。其入城者，人家门扃院落捍之即为塘，之即为井。谓之乐土，谁曰不然？余游行海内遍矣，惟醉心于是，欲作菟裘，弃人间而居之。乃世网所撻，思之令人气塞。

迤西土官惟丽江最黠，其地山川险阻，五谷不产，惟产金银。其金生于土，每雨过则令所在犁之，输之官，天然成粒，民间匿铢两者死，然千金之家亦有饿死者。郡在玉龙山下，去鹤庆止五十里而遥，然其通中国只一路，彼夷人自任往来，华人则叩关而不许入，一人入，即有一关吏随之，随则必拉以见其守，见则生死所不可知矣，故中国无人敢入者。且均一郡守职也，而永宁、蒙化等守咸君事之，元旦生辰，即地隔流府者不敢不走謁，其謁也，抹额叩头，为其扶舆而入，命之冠带则冠带而拜跪，命之归则辞，不命咸不敢自言。其自尊不啻皇家，坐堂则乐作，而乐人与伺班官吏、隶卒咸跪而执役，不命之起，则终日不起，以为常。其父子不相见，见则茶酒咸先尝之，祖父以来皆十年，以外则相弑。而其毒药又甚恶，勘其事者，如大理、鹤庆二太守，咸毒杀之，鹤庆缙绅亦往往中其毒。鹤庆人亡论贵贱大小，咸丽江腹心，金多故也。余备兵澜沧，正渠助千金饷于朝廷，欲请敕加大参衔，奏下部行，院道相视，莫敢发，余乃备笔驳罢之。遂毁敕书。后陪巡鹤庆，最为戒心，乃得生还。幸也，他如沅江、庆南亦不逞，然无甚于丽江者。

丁苴、白改盗山箐在临安、南安、新化之间，乃百年逋寇，辛卯夏因緬报调兵，后緬退而兵无所用，吴中丞遂檄邓参戎子龙移师袭之。夷盗止长于弓弩，不知火器，邓击以大炮，声震山谷，盗骇谓后山崩，巢穴当毁，乃四散走，遂悉荡平之。人谓吴好用兵邀功，然此举良为得策。

永昌即金齿卫。金齿者，土夷漆其齿也。诸葛孔明征孟获破藤甲军，今其夷人漆藤缠身，尚有藤甲之遗。余闻之同年保山令杨君文举也。其初只南征一军处于此地，谓之诸葛遗民，今则生齿极繁。然其地乃天地穷尽处，而其人反红颜白皙，得山川清丽之气，而言语服食悉与陪京同。其匠作工巧，中土所无

有，皆乐土地。自有缅莽之乱，调兵转饷，闾阎始惫。

琥珀、宝石旧出猛广井中，今宝井为缅所得，滇人采取为难，而入滇者必欲得之，大为永昌之累。余在滇中闻其前两直指皆取琥珀为茶盏，动辄数十，永民疲于应命，可恨也。

各盐井惟五井多盗。其盗最黠而横，其穴前临井、后倚深林大箐，巨阪遥岑，过此则为吐蕃之地，故缓之则劫人，急之则走番，追兵见箐不敢深入，最为害也。路内即箐贼，尝坐箐中射过客而颠越其货，又其射皆毒弩。技最精，夷贼习射者，于黑夜每三十步插香一枝，九十步插三香，黑地指火影射之，一矢而三香俱倒方为上技。余已约邓参戎子龙，欲从永昌捷径抄番人后袭之，以濒行，不果。

莽酋王南海去永昌尚万里，行阅两月，与东北走京师同。但半月而至金沙江，则缅与中国之界也。其初，莽瑞体者，亦缅甸六宣慰之一，世宗朝为猛广所杀，只骑不留，乃求救于中朝，廷议不之许，其人遂发愤，孤身走洞吴，起兵，不数年遂尽有南海之地，埽平诸夷，复仇猛广，固亦蛮貊一英雄也。今莽应龙即其子尔。诸葛孔明南征至江头城，与今莽都海岸仅隔六日之程，若王靖远所到则与此尚远，为其地远，莽人亦不能深入，惟是岳凤句之，曾一至姚关，余则皆莽酋分布之。部曲近金沙江者，过江盗杀诸土寨而劫掠之耳，势不得不出兵应之。而滇中兵每出则于蛮哈，其地在蛮哈山下，江之北岸，最毒热多蝇，人右手以匕食，则左手乱挥蝇，稍缓，则随饭入喉中。即土人，遇热甚亦翦发藏入水避之。而缅之犯又每于夏热之时，内地兵一万，至其地者常热死其半，故调一兵，得调者先与七八金安其家，谓之买金钱，盘费、刍菽不与焉。故调兵一千，其邑费银一万，而此土兵不甚谙于战陈，不调则流兵少，不足以当，数年间内地民缘此以糜烂穷极，是调兵之难，一难也；永昌至蛮哈半月，省城左右至永昌又半月，山阪险峻，运米一石，费脚价八金，仅一兵三月粮耳，滇兵之调每以数万计，是转饷之难，二难也。坐是，蕃臬以至士民无不畏用兵，而大中丞与永兵备则云：“今日失一寨，十年后亦追谓某抚某道手失也，而兵不得不用，彼无职掌者可高议不用兵也。”如是，则亦不得而尽外之，但须以不用之心行不得已之事。盖永以外将帅偏裨，无不乐用兵以渔猎其间者，故缅至，每每作虚报。如辛卯夏，余闻缅二千人渡江，而参戎报二十万也。永以内总戎大将又喜，一出兵则渠随路削人，以张皇其事。是在大中丞主持之，弗为虚报所惑而遽调兵，以镇定行之，则内地之福也。即今屯田三宣，饷得策矣，而兵之调，岁岁骚动，终非久长之画。以余之意，必起自金沙江，将三宣夷寨尽迁内地，四方空千里不留一人，则彼既不得因粮于敌，若转饷而至，其受累与我同，缅夷盗劫之辈庶其阻江而止乎？大宁神京拥护，哈密屡世属

夷，本朝业已弃之，无非权其利富之重轻，于云南万里外千里荒服之地，何有不然？滇人终无息肩之期矣。

缅人于壬辰岁以贡物入，余时在澜沧。犒之牙象一，母象一。番布古喇锦、金段诸布帛皆与中国异，一金瓿嵌碎宝极工。盖先是张宪使文耀遣黎邦桂入缅探事，黎说之而来。据邦桂对余云：“莽酋应龙在五层高楼上，柱皆金髹，呼邦桂与席地坐，谓渠未尝侵中国，乃其部下为盗也。渠亦是汉地，乃诸葛亮孔明所到，有碑立江头城。一金塔高数十丈，照耀天日，众酋所依归，其人只片布裹身，无上衣下裳。酋持斋念佛，不用兵，用时，例以大缅莽一击，声闻数十里，如中国之烽燧者，则千里外夷兵皆自裹粮而来，不若中国转饷之难也。缅莽者，即以为大铜鼓之号。”邦桂之言虽真伪不可知，然其物已千金之外，非虚也。当事者必驳之，谓邦桂私物，误矣。如此等事，使为之处置得宜，令其钐束部曲，受其封贡，西南可以遗数岁之安。既不能以大胆肩之，毕竟此物亦为之含糊泯灭，夷酋安得不忿然以逞，及其羽书一至，然后周章兵饷，徒疲内地之民，是当事者之谋国不良而自取破败也。

广南守为侏智高之后，其地多毒善瘴，流官不敢入，亦不得入，其部下土民有幻术，能变猫狗毒骗人，往往爰书中见之，然止以小事惑人，若用之大敌偷营劫寨，未能也，有自变，亦有能变他人者。此幻术迤西夷方最多，李月山备兵于滇，亲见之，载在《丛谈》及某《篷窗日录》最长。撮附于左。

云南十四府、八军民府、五州，惟云南、临安、大理、鹤庆、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，颇饶沃，余俱瘠壤警区。在大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，百蛮杂处，土酋割据，但黔、宁遗法，沐氏世守，比广西、贵州土官不同，差有定志。而西有澜沧卫，联属永安、丽江以控土番，南有金齿、腾冲以持诸甸，东有沅江、临安以扼交趾，北有曲靖以临乌蛮，各先得其所处。惟寻甸、武定防戍稍疏，木邦、孟密性习叵测，元江、景东土酋称桀，老挝、车里姻好，安南、阿迷、罗台瘴疠微梗，广南、富州界临右江。所当加意。

沅江、丽江、蒙化、景东等府，师宗、弥勒、新化、宝山、巨津、和曲、禄劝、兰顺等州，元谋等县，役无定纪，故科无定数。惟大理、太和十年一役，邓川、宾州、腾越、北胜、赵姚、浪穹、永平五年一役，云南县三年一役，余州县一年一役。

贸易用贝，俗谓贝以一为庄，四庄为手，四手为苗，五苗为索，盖八十贝也。

全省四路。一自贵州乌撒卫入曲靖沾益州，为通衢。乌撒卫实居四川乌撒府之地。又一自贵州普安入曲靖。又一自广南府路出广西安隆、上林、泗城。今黔国禁不由。又一自武定路从金沙江出四川建昌卫。今亦莽塞。

六诏乃西南夷云南全省之地。夷语谓王为诏，其都在大理、丽江、蒙化三府及四川行都司建昌等卫，而居大理尤久。六诏俱姓蒙氏，凡名，嗣代各项父名下一字。蒙舍诏在蒙化府，浪穹诏在浪穷县，邓赅诏在邓川府，施浪诏在浪渠县，麽些诏在丽江府，蒙隼诏在建昌卫。六诏惟蒙舍居南，蒙舍至皮罗阁始强盛，灭五诏，尽有其地，遂总名南诏，迁居太和城，子阁罗凤用段俭魏为相，获唐西泸令郑回而尊之，至其孙异牟寻创立法制，修议礼乐，设三公、九爽、三托诸府之官以分其任，回复劝寻归唐，是开南诏声名文物者，段、郑之力居多。蒙氏历年二百五十，而郑氏、赵氏、杨氏迭兴，皆不久，至石晋天福间段氏始立，元世祖得南诏降，段为总管，迄我朝尚为镇抚不绝。

诸省惟云南诸夷杂处之地，布列各府，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戍夫耳。百夷种曰人、爨人，各有二种，即黑罗罗、白罗罗。麽些、秃老、紫门、蒲人、和泥蛮、土獠、罗武、罗落、撒摩、都摩、察依人、沙人、山后人、哀牢人、哦昌蛮、懈蛮、魁罗蛮、傅寻蛮、色目、河、寻丁蛮、栗〔此夕〕，大率所辖惟、罗二种为多。人与汉人杂居，充役公府。罗罗性疑，深居山寨，人得给而害之。广南、顺宁诸府，俗好食虫，诸处好食土蜂。南徼缅甸、木邦、老挝、车里、八百、千崖、陇川、孟艮、孟定，俱女服外事。

云南风气与中国异，至其地者乃知其然。夏不甚暑，冬不甚寒，夏日不甚长，冬日不甚短，夜亦如之，此理殆不可晓。窃意其地去昆仑伊迤，地势极高，高则寒，以近南故寒燠半之，以极高故日出日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。镇日皆西南风，由昆明至永昌地渐高，由通海至临安地渐下，由临安至五邦、宁远地益下，下故热。五邦以南，民咸翦发以避暑瘴。宁远旧属临安府，黎利叛，陷入安南，分为七州。林次崖谓钦州四洞原内属，不知宁远大于四洞多矣。地多海子，盖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，亘古不淤不堙，犹人之首上脉络也。水多伏流，或落坎，辄数十百丈飞瀑，流沫数十里。

云南一省以六月二十四日为正火把节。云是日南诏诱杀五诏于松明楼，故以是日为节。或云孟获为武侯擒纵而归，是日至滇，因举火祓除。或又云是梁王擒杀段功之日，命其属举火以禳之也。二十后，各家俱燃巨燎于庭，人持一小炬，老幼皆然，互相焚燎为戏，烬须发不顾，贫富咸群饮于市，举火相扑达旦，遇水则持火跃之。黑盐井则合各村分为二队，火下斗武，多所杀伤，自普安以达于云南，一境皆然，至二十五乃止。

麓川俗，其下称宣慰曰昭，其官属则有昭孟、昭录、昭纲之类。乘则以象，虽贵为昭孟，领十余万人，赏罚任意，见宣慰莫敢仰视，问答则膝行，三步一拜，退亦如之，贱事贵、少事长皆然。小事则刻木为契，大事则书緡字为檄，无文案。男贵女贱，虽小民视其妻如奴仆，耕织、贸易、差徭之类皆系之

，虽老非疾病不得少息，生子三日后，以子授其夫，耕织自若。男子皆髡首黥足。人死则饮酒作乐，歌舞达旦，谓之娱死。其小百夷、阿昌、蒲缥、哈喇诸风俗与百夷大同小异。（《月山》）

南甸宣抚司有妇人能化为异物，富室妇人则化牛马，贫者则化猫狗。至夜，伺夫熟睡，则以一短木置夫怀中，夫即觉仍与同寝，不觉，则妇随化去，摄人魂魄至死，食其尸肉。人死则群聚守之，至葬乃已，不尔，则为所食。邻郡民有经商或公事过其境者，晚不敢睡，群相警戒，或觉物至则群逐之，若得之，其夫家急以金往赎，若登时杀死，则不能化其本形。孟密所属有地羊，当官道往来之地，其人黄睛，黧面，状类鬼，翦旧铜器联络之，自膝缠至足面以为饰。有妖术，能易人心肝肾肠及手足而人不知，于牛马亦然，过者曲意接之，赏以针线果食之类，不则，离寨而死，剖腹皆木石。车里、老挝风俗大抵相同。过景东界，度险数日皆平地，贵贱皆楼居，其下则六畜，俗多妇人，下户三四妻，不妒忌，头目而上或百十人供作，夫死则谓之鬼妻，皆弃不娶，省城有至其地经商者赘之，谓之上楼，上楼则翦发不得归矣，其家亦痛哭为死别也。凡食牲，不杀，咒而死，然后烹。楚雄迤南口夷名真罗武，人死则裹以獐、鹿、犀、兕、虎、豹之皮，抬之深山弃之，久之随所裹之皮化为其兽而去。又蒲人、缥人、哈喇，其色俱正黑如墨，有被杀者，其骨亦黑，盖乌骨鸡类。

贵州古罗施鬼国。自蜀汉夷酋有火济者，从诸葛武侯征孟获有功，封罗甸国王，历唐、宋皆不失爵土，洪武初，元宣慰使霭翠与其同知宋钦归附，高皇帝仍官之为贵州宣慰使司，隶四川，其思州宣慰使为田仁智，思南宣慰使为田茂安，暨镇远等府隶湖广，普安、镇宁等州隶云南。霭翠死，妻奢香代立，宋钦死，妻刘氏代立。刘氏多智术，时马焯以都督镇守其地，欲尽灭诸罗酋，代以流官，乃以事裸挞奢香，欲激怒诸罗夷为兵端，诸夷果怒欲反，刘氏止之，为走京师，上令招奢香至，问曰：“汝诚若马都督，我为汝除之，何以报我？”奢香曰：“世戢罗夷不敢为乱。”上曰：“此汝常职，何云报也？”奢香曰：“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，愿刊山通道，给驿使往来。”上许之，谓高后曰：“吾知马督无他肠，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。”乃召马斩之，遣奢香归。诸夷大感，为除赤水、乌撒道，立龙场九驿达蜀。今安氏即霭翠后。

贵州设山上中高而外低如关索。乃贵镇山四水倾流，内无停蓄，北二水一出涪江、一出泸江，东一水出沅江，南二水一出左江、一出右江。有水源而无水口，故是行龙之地，非结作之场也。

贵州多洞壑，水皆穿山而过，则山之空洞可知。如清平十里云溪洞，水从平越会百里来，又从地道潜复流，云洞尽处，水声汤汤如溪流，洞右偏，土人又累石为堤，引支水出洞南，灌田甚广。新添毋珠洞，发卫六七里，陟降高崖

即见流水入山椒穿洞过，出水处亦一洞，乃名毋珠，尝有樵者至洞中，数石子随一大石，似子逐母，夜有珠光，故名也。最奇者，普安碧云洞为一州之壑，州之水无涓滴不趋洞中者，乃洞底有地道，隔山而出，洞中有仙人田，高下可数十畦，石塍回曲界限，俨如人间，岂神仙所尝种玉禾者耶？其无水而旷如者，偏桥飞云洞。由月潭寺左拾级而登，仰视层岩如峰房燕窠，级穷，上小平台，石栏围绕，台后，岩嵌入绝，岩上如居人，重檐覆出，而石乳悬窦，怪诡万状，洞前立二石，突兀更奇。他如镇远凌圆洞、清平天然洞、安庄双明洞与平坝喜客泉、安庄白水，或道左而未过，或舆过之而未穷其胜，不能一一纪之。

出沅州而西，晃州即贵竹地；顾清浪、镇远、偏桥诸卫旧辖湖省，故犬牙制之。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，两岸皆苗。晃州至平夷十八站，每站虽云五六十里，实百里而遥，士夫商旅纵有急，止可一日一站，破站则无宿地矣。其站皆以军夫。辰州以西，轿无大小，官无贵贱，舆者皆以八人，其地步步行山中。又多蛇、雾、雨，十二时天地暗{勿目}，间三五日中一晴霁耳，然方晴倏雨，又不可期，故土人每出必披毡衫，背笠，手执竹枝，竹以驱蛇，笠以备雨也。谚云：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。”其开设初只有卫所，后虽渐渐改流，置立郡邑，皆建于卫所之中，卫所为主，郡邑为客，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。卫所治军，郡邑治民，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。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，民即苗也，土无他民，止苗夷，然非一种，亦各异俗，曰宋家，曰蔡家，曰仲家，曰龙家，曰曾行龙家，曰罗罗，曰打牙牙乞牙老曰红牙乞牙老，曰花牙乞牙老曰东苗，曰西苗，曰紫姜苗，总之瓠子孙。椎髻短衣，不冠不履，刀耕火种，樵猎为生，杀斗为业。郡邑中但征赋税，不讼斗争。所治之民，即此而已矣。

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，不问新旧，徒为民累。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、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，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，反得其用。

夷人法严，遇为盗者，缚其手足于高桅之上，乱箭射而杀之。夷俗射极巧，未射其心膂不能顷刻死也，夷性不畏亟死，惟畏缓死，故不敢犯盗。贵州南路行，于绿林之辈防御最难，惟西路行者，奢香八驿，夫、马、厨、传皆其自备，巡逻干才周皆其自辖，虽夜行不虑盗也。夷俗固亦有美处。

贵州土产则水银、辰砂、雄黄，人工所成，则缉皮为器，饰以丹朱，大者箱柜，小者筐匣，足令苏、杭却步。雄黄一颗重十余两者佩之宜男，土官中有为盘为屏以镇宅舍者。砂生有底如白玉，台名砂床，箭头为上，墙壁次之。虽曰辰砂，实生贵竹。

关索岭，贵州极高峻之山，上设重关，挂索以引行人，故名关索，俗人讹以为神名，祀之。旁有查城驿，名顶站，深山邃箐，盗贼之辈实繁有徒，缙绅

商贾过者往往于此失事，而以一卫尉统逻卒获之。

安宣慰，唐时人家，渠谓：“历代以来皆止羁縻，即拒命，难以中国臣子叛逆共论。”故时作不靖，弗安礼法。其先宣慰不逞，阳明居龙场时向贻书责之。其彼安国亨格诏旨，朝廷遣使就讯之，令其囚服对簿，赦弗征，而国亨后亦竟桀骜如故，院司弗能堪。今安疆臣袭，又复悖戾，不遵朝廷三尺，如贵竹长官司改县已多年，而疆臣犹欲取回为土司，天下岂有复改流为土者？故江长信疏欲剿之，未知廷议究竟何似。

养龙坑长官司有坑在两山之间，停蓄渊深，似有蛟龙在其下，当春时，腾驹游牝，夷人插柳于坑畔，取牝马系之，已而云雾晦暝，类有物蜿蜒与马接者，其生必龙驹。

镇远，滇货所出，水陆之会。滇产如铜、锡，斤止值钱三十文，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。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，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。镇远则从舟下沅江，其至武陵又二十站，中间沅州以上、辰州以下与陆路相出入，惟自沅至辰陆止二站，水乃经口盈口、竹站、黔阳、洪江、安江、同湾、江口共七站。故士大夫舟行者，多自辰溪起，若商贾货重，又不能舍舟，而溪滩乱石险阻，常畏触坏。起镇远至武陵，下水半月，上水非一月不至。

思、石之间，水则乌江，发源播之南境，下合涪江，陆与水相出入，此川、贵商贾贸易之咽喉也，即古夜郎地。思南府西有古郡城，汉末所筑者。古郡领扶欢、夜郎等县，或云夜郎在珍州，珍属播，与今思明接界。

播州东通思南，西接泸，北走綦江，南距贵州，万山一水，抱绕萦回，天生巢穴，七日而达内地。然其地坐贵竹而官系川中，故杨酋应龙伺川中上司则恭，见贵竹则倨，川议赏，贵议剿，非一日矣。及王中丞继光仓卒举事，挫辱官兵，于是天讨难留，而又加以七姓五司素被伤残，赴阙请剿，然后酋畏惧天兵之至，情愿囚首抹腰听剿处分。盖彼酋因子死巴狱而又防七姓之侵陵，故死不敢入重庆而不惮囚服了事者，其情也，qs何敢辄萌口变，而此中又曾拒王师，故心疑之而不敢前。余弟圭叔守重庆，觐知颠末，单车入往谕之，彼遂出松坎来迎。松坎者，此入三日而彼出五日程也。其后，乃于安稳搭盖衙门，听司道口台入而□□而罢。是行也，实贤于数万师矣。